

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

謝少章著

新中國書局



571.28071
889
2

目次

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	劉少奇·····	一
什麼是國際主義·····	列寧·····	三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	甘馬利·····	三
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	斯大林·····	六
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	列寧·····	七
民族問題·····	斯大林·····	九



852049

民族獨立與國際主義……………特萊寧……二

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毛澤東……六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毛澤東……二〇

四月代表會議關於民族問題決議案……………列寧……一〇九

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勝利和

蘇聯人民深刻的國際主義感…………………二二

蘇維埃愛國主義及國際主義…………………二八

情報局關於南共狀況的決議…………………三三

中共中央委員會關於

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的決議

一七〇

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脫離了

馬、列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

一七〇

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修改了

馬列主義關於黨的學說

一七〇

鐵托的民族主義正引向那裡去

一七〇

附 錄

中共中央東北局關於最近時期學習內容的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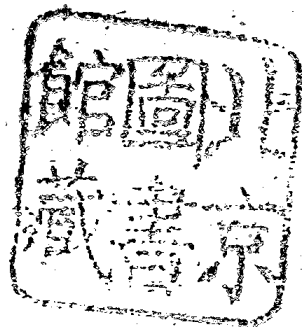
一七〇

「情報局關於南共決議」中的名詞簡釋

一七〇—一七三

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

劉少奇



保、羅、匈、波、蘇、法、捷、意各國共產黨所參加的情報局會議關於南共問題的決議，斥責了無產階級叛徒鐵托集團的反蘇立場，指出鐵托集團的這種反蘇立場，乃是從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綱領出發，是走上了叛變勞動者的國際團結事業及轉向民族主義立場的道路。在這個決議上說：「這種民族主義的立場，可能使南斯拉夫蜕化爲一般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喪失南斯拉夫的獨立，變南斯拉夫爲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我們中共中央關於南共問題的決議，也指出：鐵托集團由於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系列的基本觀點，因而陷入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資產階級政黨的泥坑；同時又說明了情報局作出上述決議，乃是「爲保衛世界和平民主事業，保衛南斯拉夫人民免受美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所應盡的職責」。那末，什麼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民族問題的關係是怎樣的？爲什麼鐵托集團的反蘇立場會使南斯拉夫受美國帝國

主義的愚弄和侵略，而喪失南斯拉夫的獨立，變南斯拉夫爲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本文打算說明這些問題。同時，爲着使問題清楚起見，本文不得不涉及目前世界的一些根本的狀況。

一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

民族問題是與階級問題相聯繫的。民族的鬥爭是與階級的鬥爭相聯繫的。正如斯大林所說：「在各個不同的時期，各個不同的階級出現在鬥爭舞台上，而每個階級都按照它自己來了解「民族問題」。因此，「民族問題」在各個不同的時期服務於各種不同的利益，具有各種不同的色彩，而這是以那一個階級和在什麼時候提出這個問題爲依據。」

因此，我們要了解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必須首先了解資產階級這一個階級。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即英文（Nationalism）或譯爲國家主義）的民族觀，即資產階級對於民族的看法及其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是根據它的階級基礎，從資產階級一階級的狹隘利益出發的。

大家知道：資產階級這一個階級的利益，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剝削的基礎上，追求利潤又利潤，有高的利潤，還要更高的利潤。資產階級又分裂有幾種不同的階層，即使在同一階層之中，也還分裂有幾個不同的集體。而爲着追求自己的利潤，除開不顧一切地剝削無產階級而外，即使

在資產階級同一階級之中，他們也是不惜在尖銳的競爭中，互相吞併，大魚吃小魚，大資產階級吞併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以及這一集團排擠或吞併另一集團。資產階級要佔有國內生產資料與國內市場，但因為它的利潤貪慾並沒有滿足的界限，它還要向國外擴大，在國外佔有市場、原料出產地與投資場所，使其他民族爲本國資產階級服役，從而剝削其他民族、同時擠掉他國的資產階級或它的競爭者。剝削僱傭勞動，又在資產階級內部互相競爭、排擠、壓迫、吞併、戰爭，以致世界大戰。——經過一切方法以求達到國內的獨佔與世界的獨佔，這就是資產階級追求利潤的天性。這就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階級基礎，也是資產階級一切思想形態的階級基礎。

從這樣的階級基礎出發，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就是：在自己國內，要使整個人民的利益服從於它這一階級的利益，把它這一階級或其中某一土層階級的利益，放在全國人民的利益之上，並企圖由他們壟斷「民族」這個名義，宣佈自己是本民族的代表或本民族利益的保護人，以作爲欺騙人民的工具；同時，在國外，則把自己民族（實質上是指它的上層階級）和其他民族的利益對立起來，企圖把自己民族放在其他民族之上，在可能的時候，就去壓迫和剝削其他民族，以其他民族的利益爲犧牲，並從國外的掠奪中分出一部份以收買國內一部份人，去和緩與分裂本國人民對於它的反對。這種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發展的最高形式，就是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統治，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希特勒、

墨索里尼和日本軍閥的侵略戰爭，就是現在以美國帝國主義爲首的世界帝國主義陣營所正在進行的奴役全世界的計劃。

當着一個民族被其他民族壓迫，或在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資產階級爲了自己階級的利益而和這類壓迫發生矛盾的時候，它是可以在一定條件之下，和人民一起，對這類壓迫進行一定程度的鬥爭的。例如：美國獨立戰爭與南北戰爭時代的資產階級，法國大革命時代的資產階級，意大利統一運動時代的資產階級，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參加民族革命的資產階級。但是，當着資產階級在得勢以後，能够壓迫其他民族的時候，它就馬上變成這種情形的反面，去壓迫其他民族，成爲其他民族的壓迫者。正如英、美、法、德、意、日等國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一樣，在它們得勢以後，就轉而犧牲其他民族的利益，壓迫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者變成更小更小的數目，這類極小數目的大銀行家、財政大王、財政貴族，一方面，把本國轉化爲財政帝國，對本國人民實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另一方面，把全世界許多民族分別加以征服，瓜分爲幾個財政帝國的殖民地或附屬國，用更殘酷的手段去剝削和壓迫它們。資產階級掠奪的財富愈多，他們的貪慾和吞併爭奪的野心，就愈加無底止地擴大，就愈加要加緊對本國人民的壓迫和對全世界各民族實行侵略，並且愈加要在民族主義這個口號之下來實行這種對內的壓迫與對外的侵略，甚至要完全武斷地把自己民族說成是「優良人

種」，因而就有權統治世界的其他部份，有權壓迫其他「劣等民族」。由於幾個帝國主義列強都要爭着掠奪世界的弱小民族，就發生帝國主義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對全世界大戰。這一切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罪惡，都是資產階級在「民族主義」這一個口號之下幹出來的。

各國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如上所述，當它在得勢的時候，就絲毫不猶豫地去侵略其他民族，但在另外的一定條件之下，即在本國民族受到外國帝國主義強大進攻的時候，或在資產階級一階級或其中某一上層級層的利益是和本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發生尖銳矛盾的時候，或本國人民起來威脅它的統治的時候，異民族的統治者或其他帝國主義者對它施以威脅利誘，它就可以出賣自己的民族，而幫助異民族的統治者或其他帝國主義者來壓迫本國的人民，以本國的人民為犧牲，來達到它保護其財產、維持其政治地位或統治的目的。稍遠的例子，如大家所熟知的，巴黎公社時代法國資產階級的梯也耳「出賣法國給德國」；最近的例子，如半殖民地中國大資產階級的××和汪精衛，在希特勒面前的法國達拉第和貝當，波蘭的比爾蘇斯基和貝克，捷克的哈柴，挪威的吉斯林等等。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資本主義的危急情況，英國、法國、意大利以及歐洲其他各國的反動派，就更不惜跪倒在美國帝國主義面前，而供其驅使。資產階級只有在對它有利的時候，它才使出「民族主義」這個口號去煽動人民，而在對它不利的時候，它就毫無民族的氣節，成為民族的叛徒。

這就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及其形成的階級基礎。這就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處理世界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或基本綱領。

這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即民族觀，也就代表資產階級的世界觀。

二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是在根本上相反的。

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對於民族的看法，及其處理世界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是從本國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同時也是從全世界各民族的人民群眾——即全人類共同的根本利益出發。民族的侵略，既然是階級剝削制度的一種產物，無產階級不剝削任何人，而且爲追求一個人不剝削人的社會制度而鬥爭，它就必須反對一個民族去壓迫另一個民族。無產階級不能在人類社會上保存任何人壓迫人的制度，否則，就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因此，無產階級堅決反對任何的民族壓迫。它既反對任何異民族壓迫自己的民族，同時，又堅決反對自己的民族去壓迫任何其他民族，而主張一切民族（不論大小強弱）在國際和國內的完全平等與自由聯合及自由分立。並經過這種自由分立（目的是要打破目前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世界大多數民族的壓迫和束縛）與自由聯合（即在打破帝國主義的壓迫之後由各民族實行在完全自願的基礎上的聯合）的不同具體道路，遂

步地走到世界的大同。

這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及其形成的階級基礎，這就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處理世界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或基本綱領。

根據上述原則，所以，在一切被壓迫民族中的共產黨人，從來就成爲最堅定的領導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戰士。例如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是澈底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者，同時又是最堅決地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民族、保衛祖國獨立自由、反對一切賣國賊的革命的愛國主義者與革命的民族戰士。使我們中國，第一個提出反對帝國主義、主張民族獨立的明確綱領的，並不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或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我們中國共產黨，歷來是中國人民反帝的民族統一戰綫的領導者與組織者，而這種民族統一戰綫的規模，包括了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而且一直包括了開明士紳。這種革命的民族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並不相矛盾，而且完全一致，成爲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運動的一個極重要的組成部份，成爲它的最廣大的直接的同盟軍。這種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就是向着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事業的道路上前進一大步，就給予世界上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以極大的援助和推動。

因此，很明顯，在被壓迫民族中，共產黨人如果不去具體地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爲民

族解放而鬥爭，而只把「國際主義」當成裝飾的空談，那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幫助了帝國主義。結果，就會墮落到像卑鄙下賤的托洛茨基派一樣，成爲帝國主義的忠實的走狗。共產黨人如果在自己民族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之後，又墮落到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立場，又去實行民族利己主義，又去爲了一個民族上層階級的利益，而犧牲全世界各民族勞動人民與無產階級群眾共同的國際利益，甚至不但不反對帝國主義，反而倚靠帝國主義的幫助去侵略與壓迫其他民族，或者以民族保守和排外的思想去反對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去拒絕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的國際團結，去反對社會主義的蘇聯，那也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援助了國際帝國主義者，並使自己變成帝國主義陣營內的一個小卒。南斯拉夫的鐵托集團，則正是走着這樣的路。

根據上述原則，所以，在一切壓迫民族中、即在一一切帝國主義國家中的共產黨人，從來就是最堅定地、無條件地反對本國民族中的統治者——帝國主義集團去侵略和壓迫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民族，並用一切方法無條件地去援助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主張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脫離本國帝國主義的統治，而完全獨立與完全解放。例如：舊俄帝國、英、美、法、德、意、日、荷、比等國的共產黨人，他們是堅定的國際主義者，所以他們堅決地反對本國的帝國主義者去壓迫與侵略印度、馬來亞、菲律賓、印尼、越南、中國、中南美洲、非洲和其他殖民地、半殖

民地，而堅決主張和援助被壓迫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因為共產黨人深深了解馬克思的名言：「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夠自由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民族解放運動去消磨、削弱和破壞帝國主義統治的基礎，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無產階級就很難在反對獨佔資本的鬥爭中得到勝利，就很難解放自己。所以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解放運動，同時就是援助了各國無產階級自己的解放。

根據上述原則，所以，共產黨人在自己國內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取得政權以後，就必須馬上取消本國帝國主義對於國內及國外一切民族的壓迫。例如：列寧、斯大林在俄國十月革命推翻俄皇及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取得政權之後，即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地馬上宣佈取消帝俄時代對於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取消帝俄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切奴役制度，宣佈國內民族一律完全平等，這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原則的實施。

因此，在壓迫民族的國家中，在無產階級的隊伍內，如果有人把「國際主義」作為裝飾的空談，或者墮落到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立場，不去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而去援助本國帝國主義者壓迫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落後國家，這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事業，而成為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例如：被帝國主義所收買的工人階級上層貴族的代表——各國社會民主黨的右派和英國工黨的右派，就是屬於這類無產階級的叛徒。又如果共

產黨人在自己國內推翻了帝國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政權之後，而不馬上取消帝國主義對於國外一切民族的壓迫，並宣佈國內一切民族完全平等，而去繼續這種民族壓迫，而去對其他民族實行侵略，那也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事業，而把「國際主義」當作了裝飾的空談，墮落到了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立場。

但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壓迫民族也可能變成被壓迫民族。例如，在希特勒侵吞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這樣的時候，這些國家內的共產黨人和那些資產階級的民族叛賣者相反，他們根據上述原則，英勇地站在民族鬥爭的最前線，爲反對法西斯侵略者而戰。又例如，在美國帝國主義馬歇爾計劃奴役下的歐洲各國，而同時其中一些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反動派又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之下，繼續鎮壓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像法國在安南，英國在馬來亞及其他殖民地，荷蘭在印尼所作的，在這樣時候，這些國內的共產黨人，根據上述原則，就一方面，必須堅決抵抗美國帝國主義者對於自己民族的奴役與侵略，反對本國資產階級，對於美國的投降和對於自己民族的叛賣，保衛自己民族的獨立；而在另一方面，又必須堅決反對自己民族中的資產階級的統治者對於殖民地的帝國主義政策，反對它們去壓迫和掠奪殖民地民族，無條件地擁護殖民地民族反對本國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而在這種情況下的歐洲各國社會黨的右派與英國工黨的右派，則是：一方面，他們繼續對殖民地施行帝國主義的政策，另一方面，則擁護奴役自己民族的馬歇爾計劃。

共產黨對於這些叛徒們，則是毫不留情地加以反對的。

這些，就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在各種不同民族與不同情況中，關於民族問題所採取的不同的具體綱領與具體政策。這些綱領和政策，都是根據本民族人民群眾、又根據全世界各民族人民群眾即全人類共同的根本利益出發來決定的，同時，也完全符合於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這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世界觀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具體應用。

我們知道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又知道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我們就可以懂得：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乃是代表兩個不同階級、互相敵視的兩種世界觀、思想和口號。列寧說：「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兩個不可調和——互相敵視的口號。它們是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之兩大階級陣營相適應，而表現了民族問題上的兩種政策（尤其是兩種世界觀）。」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爲什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及其關於民族問題的立場與理論，必須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嚴格區別出來，任何共產黨人，如果墮落到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立場，就是背叛了共產主義。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根據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及其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任何帝國主義，在可能的時候，就一定要去侵略和壓迫其他民族，就一定不會有任何忠誠去

幫助其他民族爭求獨立和解放，有時，這個帝國主義國家也去援助被壓迫民族反對另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但它也不是爲了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與解放，而是爲了利用被壓迫民族去反對自己的競爭者，避免自己的災難，企圖在擠掉它的競爭者以後，去建立它自己對於被壓迫民族的統治。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希特勒要建立所謂「歐洲新秩序」，日本軍閥要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及「中日共存共榮」，美國帝國主義的所謂「馬歇爾援歐復興計劃」與「援助中國經濟建設」及「援助朝鮮獨立」、「幫助菲律賓獨立」，英國「幫助印度、緬甸獨立」等等，其目的，都不是爲了援助其他民族復興，不是爲了援助被壓迫民族爭求獨立與解放，而是爲了要建立或者要保持它自己對於這些民族的侵略和統治。任何被壓迫民族，都不能從這些帝國主義的所謂「援助」下得到真正的解放與獨立，真正的民族獨立與解放，是不能希望任何帝國主義的好意賜予或忠心援助的。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幻想美國帝國主義會有任何好意給予中國民族真正的獨立、和平、民主以援助，乃是極端錯誤的和有害的。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根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及其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綱，共產黨人一定要成爲一切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解放運動中最堅定、最可靠和最能幹的領袖，一定要成爲自己民族的正當利益的最堅定的保護者，一定要無條件地去援助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一定不能去侵略任何其他民族及壓迫國內少數民族。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所

謂「共產黨人既是國際主義者，就不能成爲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的領袖，就不能成爲自己民族、自己祖國利益的保護者」等等說法，以及所謂「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者」，「蘇聯侵略中國、朝鮮及其他民族」，「蘇聯實行擴張政策」等等說法，都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毫無根據的武斷宣傳和惡意誣蔑。只有共產黨人和世界無產階級，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蘇聯及新民主國家，才是「一切被壓迫民族爭求解放及保護民族獨立的最可靠的朋友，一切民族，要從帝國主義壓迫下爭求解放和保衛民族獨立，取得蘇聯及世界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的援助，乃是勝利的最重要的條件。這樣，我們就可以懂得：對共產黨領導下的蘇聯及新民主國家懷抱一種不信任、不友好的態度，甚至認爲「資本主義國家對南斯拉夫的危險，比蘇聯對南斯拉夫的危險還要少一些」。如鐵托集團所作的那樣，乃是極端錯誤的和有害的。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把共產黨領導下的蘇聯的對外政策與帝國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混爲一談或同等看待，用對待帝國主義國家的同樣態度去對待共產黨領導的蘇聯及新民主國家，如鐵托集團所作的那樣，乃是極端錯誤的和有害的，乃是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則，背叛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墮落到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的結果。

三 世界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現狀

帝國主義的侵略，把全世界各民族分爲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兩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列寧關於這兩類民族的狀況，有下列的分析：

『帝國主義大戰後所形成的世界圖畫，其基本輪廓，大致是這樣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乃是被壓迫的殖民地——是活生生地被瓜分的國度，如波斯、土耳其、中國；是被戰敗而被投於殖民地地位的國度。不到二萬萬五千萬人，這是這樣的一些國度，這些國度雖保存了它們原有的地位，但它們已陷入對美國經濟的依賴地位，並在戰爭期間是處於軍事的依賴地位，因爲戰爭包括了全世界，戰爭不許任何一個國家保持真正的中立，最後，還有不到二萬萬五千萬人口，是在這些國度裡，在這些國度裡，不消說只有上層分子，只有資本家，才享受了瓜分世界的利益。共計十七萬萬五千萬人。這就是地球上的全部人口。』（在一九二〇年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關於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基本任務的報告）。

這就是近代世界上的民族問題。這就是少數國家的帝國主義者（上層份子、資本家）兇惡地壓迫與掠奪全世界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問題。這種民族問題的情況，又是反映了世界資本主義矛盾的尖銳化，反映了各國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尖銳化。在這種情況下，一方

面，不能不引起各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殖民地的尖銳鬥爭；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發生一切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爭求解放的世界範圍的民族解放運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期，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俄國的無產階級突破了帝國主義的陣線，成就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世界遂分裂為兩個不同的經濟體系。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就開始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在這種總危機下面，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變得更加偏激、殘暴，更富侵略性。以奴役世界各民族為目標的德、意、日等國的法西斯主義，便是在這資本主義總危機尖銳矛盾中的最朽腐、最反動的獨佔資本的產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意、日的法西斯被以蘇聯為首的世界各國反法西斯力量所打敗；東歐各國人民在蘇聯援助之下，繼起突破了帝國主義的陣線，建立了新民主國家；世界各國共產黨，由於在反法西斯大戰中成爲保衛自己祖國最英勇的領導者與最堅強的力量，因而在人民中有極高的威信，各國共產黨都空前地強大了；東方的民族革命鬥爭，在中國、越南、印尼、緬甸、馬來亞等等，正如燎原之火。這樣，世界的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已起了新的根本變化，表現了資本主義總危機比第一次大戰後有新的更尖銳化的發展。在這個時候，美國帝國主義就代替希特勒和日本軍閥，製定了統治世界民族的更兇惡的奴役計劃及其對全球的擴張政策。不消說，這又是一個在這資本主義總危機新的更尖銳化的發展過程中、最朽腐最反動的獨佔資本的產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世界各民族圖畫的基本輪廓，大致是這樣的：

一方面：是社會主義的蘇聯，這是世界各民族反帝國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領導者，在打敗德、意、日法西斯主義之後，正在繼續向無限的繁榮前途前進，並繼續為保衛世界的和平、民主與各民族的獨立而奮鬥。這個國家擁有二萬萬人口。其次，蒙古人民共和國人口一百萬。這是老早解放了的。再其次，是東南歐的各新民主國家，捷克斯拉夫、波蘭、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共有八千五百萬人口，從德、意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來以後，已經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走向社會主義。其中，只有南斯拉夫，由於鐵托集團的背叛，無產階級正在進行反對其背叛者的鬥爭。又其次，解放了的北朝鮮和德國東部，人口約近三千萬。此外，今天還在繼續直接和外國帝國主義及本國賣國賊戰鬥着的民族，如我們中國的解放區，擁有一萬萬六千八百萬人口，業已完全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正在進行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如果再加越南、印尼、希臘等國業已解放了的人口，這樣，直到今天為止，全世界約二十萬萬人口當中，約有五萬萬以上的人口業已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了。人民在這些國家中，真正獲得了獨立自由的主人翁的地位。

這些業已解放了的人口，已超過了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這是表現着世界的新生，表現着世界人類在爭求解放的鬥爭中所業已達到的範圍和水準。無疑的，這些解放人口的數目，在今後將

要一天一天地增加起來，世界全部人類都將在不久的將來要從帝國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的，不管鬥爭可能還有各種曲折，這個解放的總方向，乃是歷史必然的不可抵抗的規律。這在我們中國，由於偉大的人民解放軍的節節勝利，全中國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口完全解放的前途，乃是特別明顯的可以看得到的。

這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在德、意、日法西斯被打敗之後，世界上六個大帝國主義國家（美、英、法、德、意、日）已有三個被打倒。現在世界上擁有多少大小不一的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家，還有美、英、法、荷、比、葡等國，帝國主義國家的數目減少了，但是，由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即美國帝國主義奴役世界各民族的規模，却是空前的。荷、比、葡之類的國家不消說了，即使像英、法這樣的國家，也因在大戰中受了極大的損傷而變為軟弱無力了。雖然這些國家的反動派還在繼續用殘暴的帝國主義的流血方法去屠殺殖民地民族的解放運動，但由於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出賣自己民族，與社會黨及工黨的右派的叛賣本國人民的政策，已把自己國家貶為美國帝國主義統治下的附屬國與保護國了。所以除了上述業已解放的五萬萬以上的人口之外，全世界各民族（不包括美國在內）有十三萬萬幾千萬的人口，或是直接地、或是間接地處在一個美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之下，而英、法、荷等國的反動派，則實際上變成了美帝國主義的幫兇和賣國賊。美國只

擁有一萬萬四千萬人口，而站在美國人民頭上的，又只是摩根、洛克菲勒、杜邦、梅隆等著名的八大財團，其反動運動的代表人物，只不過是一小撮，約一千個人而已。

八大財團，一千個人，一方面，在國內，統治了一萬萬四千萬的美國人民；另一方面，又在美國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的基礎上，在國外，直接與間接地奴役世界上除蘇聯及其他業已解放的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如果把美國人民這個數目也包括在內，那末，這就是說，美國八大財團直接或間接地統治佔地球將近四分之三、即十四萬萬幾千萬的人口，而且它們還在千方百計地妄想；有一天在蘇聯及其他解放了的地方建立起美國帝國主義的奴役制度。

這就是目前世界民族問題的基本狀況。

四 目前世界的兩大牌營與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

如上所述，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主要的就是美國帝國主義者壓迫和掠奪、或者企圖要去壓迫和掠奪全世界各民族的問題，就是全世界各民族反抗美國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掠奪，以爭取民族解放、或保衛民族獨立的問題。

美國帝國主義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製訂了他們掠奪和壓迫全世界各民族的計劃。大戰結束後，他們實行了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就一步接着一步地把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民族

置於自己的控制和統治之下，在全世界佈置軍事基地網及插足一切國家和干涉一切國家的內政，這些都是他們的野心侵略計劃的產物。而他們這種侵略計劃，正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軍閥一樣，是在所謂「防蘇防共」的口號之下進行的。

美國帝國主義者，爲了要實現自己奴役世界的計劃，它就不能不用盡一切力量動員本國的人民來支持它的計劃，就不能不嚴厲壓迫本國人民中反對它的計劃的一切力量。因此，它就要向美國人民宣傳所謂「美國世紀」，及「白色人種優越」的「理論」，說美國應該「領導世界」，全世界各民族都應歸它統治。因此，它就要壓迫美國共產黨、美國進步的工會及華萊士領導的進步運動，並在美國建立法西斯式的統治，否則，它就不能實現自己的計劃。

美國帝國主義者，爲了要實現自己奴役世界的計劃，它就不能不拚命反對世界上一切反抗它實行這種計劃的力量，它就要反對蘇聯，反對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反對中國共產黨及中國人民解放運動，反對希臘、越南、印尼、馬來亞、緬甸、菲律賓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反對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及人民民主力量；因爲這一切國家和這一切力量，結成了以蘇聯爲首的反帝國主義陣營，堅決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者奴役世界的計劃。因此，它就要在鐵托集團表示了反蘇立場，脫離共產黨情報局，並在國內實行摧殘真正進步的有生力量之後，表示了情不自禁的歡呼；它就要準備着在將來的什麼時候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妄想去征服世界上一切反抗它的力量。

美國帝國主義者，爲了要實現自己奴役世界的計劃，它就不能不在世界各國尋找能够執行與贊助它實行這種計劃的走狗和代理人，尋找各國的民族叛徒和賣國賊，並且援助各國的民族叛徒和賣國賊去鎮壓各國人民的反抗運動與反對蘇聯。它就要援助世界各國的反動派，援助德國、日本、意大利的法西斯殘餘勢力，使其復活，因爲這許多國家的資產階級的反動黨派和法西斯殘餘勢力作了美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 and 走狗，在美國援助之下，去鎮壓本國的人民和殖民地民族的反抗運動，去反對蘇聯和各國人民民主力量。

然而，也由於美國帝國主義者奴役世界的計劃與歐洲各國反動派的出賣民族，民族問題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成爲大多數人口的問題，反帝國主義的陣營在民族問題上是更加擴大了，而帝國主義國家的數目則已更少，也更加孤立了。帝國主義的基礎已經更加動搖，它們的整個力量已經並正在大大地削弱，被它們所壓迫的人民，已經並正在日益廣大地加入反對它們的鬥爭，最後推翻它們的統治的日子，已經更加接近了。歐洲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敵人，同時就是這些國家的賣國賊，即全民族的敵人；而歐洲各國無產階級要贏得社會主義，就必須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奴役，又反對本國的賣國賊。階級問題和民族問題是這樣明顯地聯結起來，這就有利於歐洲各國無產階級，一方面，團結國內更廣大的人民，而把保衛自己民族獨立與爭取社會主義的事業聯合起來；另一方面，又團結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更廣大的人民，而把殖民地半殖

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與自己爭取社會主義的事業聯合起來。美國帝國主義奴役世界的計劃與歐洲各國反動派的出賣自己民族，既是反映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發展，反映資本主義各種矛盾的極端尖銳化，反映美國及其他帝國主義正坐在新的猛烈危機的火山口上，而企圖作瘋狂的垂死的掙扎；同時美國帝國主義這種奴役計劃，又正是加強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的發展，加強了資本主義世界各種基本矛盾——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帝國主義之間爭奪殖民地與市場的矛盾，帝國主義與被壓迫民族的矛盾——的尖銳化，而促進全世界最大多數的人口不得不為自己的解放而實行全世界的大聯合，並以此促進帝國主義的死亡。

現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加緊進行奴役世界各民族的活動，英、法、荷等國帝國主義者在美國援助下對於殖民地民族的加緊鎮壓，以及各國人民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的人民民主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已使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空前地緊張起來。現在世界上已分為這樣兩個互相敵對的陣營：一方面，是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世界各國的走狗——各國反動派。這就是世界的帝國主義陣營；另一方面，是蘇聯和東歐各新民主國家、中國和東南亞各國與希臘的民族解放運動及世界各國的人民民主力量。這就是世界的反帝國主義陣營。美國帝國主義成為世界一切反動力量的堡壘，而蘇聯則是一切進步力量的堡壘。這兩個陣營，包括了全世界的一切民族、一切國家和一切階級、階層與黨派。在這兩個陣營處在這樣相互緊張鬥爭的時候，人們不

站在這一邊，就要站在那一邊，即是說，你不站在帝國主義陣營幫助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去奴役世界或奴役自己民族，你就要站在反帝國主義陣營去幫助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爭取解放或爲自己民族的解放而鬥爭，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各國反動派；而同時，這也就幫助了蘇聯及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幫助了美國及世界各國的人民民主力量，幫助了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不站在這一邊，又不站在那一邊，而實行中立，則是不可能的。在目前世界這種緊張形勢下，正如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所早已指出的：所謂「中立」，只是一種騙人的鬼話，不管你主觀上是否有意去騙人。

由此可見，在目前世界這種形勢下，一切被壓迫民族要求得解放，就不能不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本國的走狗——本國的賣國賊，就不能不反對世界各國的反動派，就不能不聯合蘇聯及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就不能不聯合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及人民民主力量，就不能不聯合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就是說，不能不站在世界反帝國主義陣營，向美帝國主義及其在本國的和在世界上的走狗進行堅決的鬥爭。否則，任何民族的真正解放，都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見，美、英、法、荷等國、特別是美國的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和這些國家的人民民主力量，如果能够起來推翻這些國家的獨佔資本家的統治，廢棄其帝國主義的內外政策，實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國內政策與民族政策，那末，它將造成的結果，就不只是要徹底解放這些國家的

人民，而且要澈底解放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所以，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在國內的澈底勝利，以及他們對於獨佔資產階級統治的每一個打擊，都是對於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最好的直接的幫助，因此，世界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就必須十分注意地去取得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援助，和他們建立共同的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聯盟；因為彼此的敵人原來是共同的，而一個方面的勝利，也就援助了另一方面的勝利。

由此可見，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反抗美、英、法、荷等國帝國主義的勝利，使這些國家的帝國主義者失去殖民地，即失去它們統治世界的基礎，因而就要大大削弱這些帝國主義者對於國內的統治力量，因而就使這些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和人民能够比較容易地從帝國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勝利，以及他們對於帝國主義的每一個打擊，都是對於帝國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最好的直接的幫助。世界各國的、特別各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及人民民主力量，就必須更加努力地支援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更加進一步地去和他們建立共同的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聯盟；因為彼此的敵人原來是共同的，而又同樣地：一個方面的勝利，也就援助了另一方面的勝利。

由此可見，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的蘇聯的存在及其強盛，東歐各新民主國家的存在及其發

展，都是對於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各國反動派，對於世界帝國主義統治的極大的打擊，都是表示與加強世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都是促進資本主義世界走向最後崩潰，都是加強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及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陣營，都是促進世界各國社會主義的及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走向勝利。一九二五年春天，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孫中山臨終時致蘇聯遺書說過：「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的國際制度中謀解放。」這個真理是常新的。這個真理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大戰中更進一步地被證明出來了，而在現在與今後世界人類的解放鬥爭中，又將更進一步地加以證明。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其「新民主主義論」中所闡釋的，或者聯合蘇聯，或者聯合帝國主義，二者必居其一。這是愛國與賣國的界限，這是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這是世界上不論那個民族是走向進一步或是走向倒退的界限，而反對蘇聯，必然只符合帝國主義的利益，背叛自己民族的利益。所有上述種種，都說明了一個根本的問題，就是：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與人民民主力量，都必須互相聯合起來，都必須和蘇聯聯合起來，都必須和東歐各新民主國家聯合起來，才能戰勝美國帝國主義奴役世界的計劃及其他國家的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統治，解決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即解決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並從而解除作為帝國主義侵略根源的獨佔資本在其本國的統治。

這就是說：各國共產黨人與各國人民必須按照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按照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及其對於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聯合世界各國一切勞動人民及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力量，聯合蘇聯與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共同奮鬥，互相幫助，互相支援，才能解放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才能解決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

這就是說：如果實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及其對於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不去聯合蘇聯，而去反對蘇聯，不去聯合東歐各新民主國家，而去反對東歐各新民主國家，不去聯合世界各國的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及人民民主力量，而去反對各國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及人民民主力量，不去聯合一切被壓迫民族，而去反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如鐵托集團在南斯拉夫所作的那樣，那就必然要去聯合美國帝國主義及其他帝國主義，就必然要站在帝國主義陣營，聯合世界各國的反動勢力，就必然不能成功任何民族解放事業，更不能成功任何社會主義事業，就必然要使自己民族受美國帝國主義及其他帝國主義所愚弄和侵略，以至喪失自己民族的獨立，使自己國家變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因此，正如中共中央所說，共產黨情報局在自己的決議中向全世界及南斯拉夫人民指出這種危險前途，以便南斯拉夫人民警覺起來糾正鐵托集團的錯誤，乃是「為保衛世界和平民主事業，保衛南斯拉夫人民免受美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所應盡的職責」。這就是說：各國共產黨人與各國人民必須根據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而不是反對無產階級的

國際主義，必須廢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而不是根據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去指導目前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及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並使這種被壓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密切地結合起來，才能使這兩種革命都得到勝利，才能解放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才能解決目前世界上的一切民族問題。否則，不獨不能取得任何社會主義的勝利，也不能取得任何民族解放運動的真正勝利。

這就是說：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應該和世界上整個革命問題聯繫起來看，應該從歷史全局與世界全局來看，而不應該孤立地從局部的觀點上去看，不應該從任何超現實的抽象的觀點上去看。正如列寧和斯大林所說：民族問題不應該孤立地去估量，而應該在世界範圍內去估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後，依據新的世界歷史全局，民族問題應該從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和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範圍內去估量，而不應該再從這個新時代以前的舊的世界資產階級革命的範圍內去估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俄國十月革命以前，民族問題乃是世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份，而在這以後，民族問題乃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份了。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書中所詳盡地發揮了的斯大林關於這個問題的理論，以及在這本書中所詳盡地分析了的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轉到新民主主義的理論，乃是完全正確的。只有根據這個正確理論去指導民族解放運動，才能解放世界上的被壓迫民族，才能解決目前世界

上的民族問題。在中國從事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壓迫的一切人們，首先是共產黨人，但是不獨共產黨人，任何一個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只要他們是真心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而不是表面上講革命，實際上想破壞革命的人們，他們就應當這樣去想、去做，而不應當有另外的想法和做法。如果他們有另外的想法和做法，那麼，他們就將誤入歧途，而為革命隊伍所拋棄。

毫無疑義：把民族問題從階級問題分開來看，把民族的鬥爭從階級的鬥爭分開來看，乃是完全錯誤的，有害的，乃是地主資產階級反動派的一種欺騙。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與近代帝國主義侵略，既然是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發展所形成的一種政策，而目前美國帝國主義企圖實現世界霸權的夢想，乃是其最後的產物，美國帝國主義這種奴役世界的反革命政策，就更加空前明確地把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聯繫起來，也更加空前明確地指出了：要消滅帝國主義侵略的根源，就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獨佔資本的統治。

人類解放鬥爭的總前途，乃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恰如莫洛托夫的名言：『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條條道路都通到共產主義的時代』。各民族的人民，都將經過自己具體鬥爭的道路，到

達這一點，而在被壓迫民族中，民族解放的鬥爭，則是一種必須經過的道路。只有社會主義廢除了人剝削人的制度；像在蘇聯那裡一樣，才能完全消滅侵略的可能性。社會主義的蘇聯廢除了一切階級剝削制的前途，它既不允許別人去侵略它，也絕不允許、更完全不需要去侵略人，所以它就成爲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堡壘，成爲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最可靠的和最好的朋友。當社會主義制度逐步在各國實現後，那時「侵略」的字眼，便只能在世界人類頭腦的歷史回憶中成爲古怪的字眼而存在了。

這就是全人類最後解放、也就是全世界各民族最後解放所必須經過的道路。

五 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

進步性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這種民族主義的態度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從歷史看任何問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區別了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區別了它的客觀作用的不同，並決定了無產階級對它的不同的態度。

當資本主義初起時代，資產階級所進行的民族運動，是爲反對異民族壓迫，建立民族國家。這是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的，無產階級曾經擁護了這樣的民族運動。在近代，則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也是有其客觀歷史上的一定的進步意義。

歐美和日本的資產階級在許多落後民族中，建立了帝國主義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制度，在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度中，例如在中國、印度、朝鮮、印尼、菲律賓、越南、緬甸、埃及等等，又不可避免地生長起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因為這些地方的民族資產階級，第一和帝國主義有矛盾，第二和這些國家的落後封建勢力有矛盾，而這種封建勢力又與帝國主義相結合，限制和損害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因此，這些地方的民族資產階級在一定歷史時期和一定程度上就有其革命性，這些地方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其動員群眾起來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時候，就有其一定的進步意義。正如列寧所說：「這種民族主義有着歷史的正當性」（在東方人民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講）。因此，無產階級對於這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應當在同盟者「不阻礙我們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和組織農民和廣大被剝削群眾」（列寧）的條件之下，與這種有一定反帝反封建作用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合作，以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這種合作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和孫中山的合作。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也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一種。但正如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上的分析：孫中山三民主義，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及十月革命以後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發生了分別爲舊三民主義與新三民主義的重大變化；在前一個時期，是屬於舊民主主義，即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是舊的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

份，但在後一個時期，則是屬於新民主主義，即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成爲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了。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在舊民主主義時代的兩重性質，就是：他反對當時中國的統治者滿族朝廷，有進步的性質；但是，提倡大漢族主義，就是反動的性質。但在十月革命之後，中國革命進入新民主主義時代，由於他接受了蘇聯與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把那種大漢族主義的民族主義加以修改，轉到主張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與聯蘇、聯共、援助工農三大政策的革命的民族主義的時候，轉到主張「中國民族自求解放」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的時候，這就是轉向到新民主主義，而我們共產黨人也就採取和他合作的政策。這種合作，對於民族解放和當時無產階級的利益，都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即使這種合作是不可靠的、暫時的、動搖不定的，在後來又被孫中山的無恥叛徒所破壞。

雖然，即使在這種時候，孫中山的世界觀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他的民族主義還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還帶有反動性質的一面（例如：所謂「血統」、「國族」的觀點，所謂「大亞細亞主義」等），可是在這時，他主張「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民族革命主義，實行聯蘇、聯共、援助工農三大政策，這「就是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時代中，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進步性的高度表現，這就有很大的

「革命意義」。

但是，隨着孫中山逝世不久，孫中山的無恥叛徒——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汪精衛等國民黨反動派，就把孫中山的民族革命主義拖到了另一種極端相反的反革命道路，由反帝轉到降帝，由聯蘇轉到反蘇，由聯共轉到反共，由擁護工農轉到屠殺工農，並利用了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裡而屬於保守性質和反動性質的東西，變成他們反民族的旗幟。因此，共產黨也就必須轉到採取堅決的政策去反對以×汪兩賊爲首的國民黨反動派，以保衛民族的利益。

當然，在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度中；像在印度、緬甸、暹羅、菲律賓、印尼、越南、朝鮮南部及其他地方，共產黨人對於那一部份已投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主要是大資產階級反動派），也同樣地必須採取反對他們叛賣民族的堅定政策，以保衛自己民族的利益。否則，就是極大的錯誤。而對於尚在反對帝國主義，並不反對人民群眾起來進行反帝鬥爭的民族資產階級，共產黨人就應當和他們建立反對帝國主義的合作；而如果不認真地去建立這種合作，或者反對、或者拒絕這種合作，那也就是極大的錯誤。即使這種合作是不可靠的、暫時的、動搖不定的，都必須認真地去建立。

世界各國革命的經驗和中國革命的經驗，都充分地證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民族問題是與階級問題相聯系、民族的鬥爭是與階級的鬥爭相聯系的科學分析，是完全正確的。根據階級的歷

史分析，我們就可以知道：爲什麼一個民族在某種時候會被另一個民族所壓迫，而變成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爲什麼這樣的民族不但從封建階級中而且可以從一部份資產階級（例如中國的買辦官僚資產階級）中出現賣國賊；又在什麼條件下，必須依靠什麼階級的領導，才能獲得民族的解放；等等。根據階級的歷史分析，同樣的可以告訴我們：雖然在我們中國的小資產階級或民族資產階級中出現過像孫中山這樣傑出的民族革命家，但一般說來，這裡的資產階級也是只按照他自己一階級的狹隘利益去看民族問題，並根據他一階級的利益或這樣變化、或那樣變化的。而同樣地，只有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才是真正地和本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同時，又是和全世界各民族人民——即全人類共同的國際利益完全一致。當無產階級在被壓迫民族中出現在鬥爭舞台上，成爲全民族反帝鬥爭的首領、成爲全民族的救星的時候，例如在中國，任何階級、黨派或個人，如果是真正的愛國者，像孫中山一樣就必然要和共產黨合作（與蘇聯及擁護工農利益相聯繫）；反之，如果他反共（與反蘇及反對工農利益相聯繫），像×××汪精衛一樣，結果就必然成爲帝國主義的狗奴才，成爲萬惡不赦的漢奸賣國賊。

同時，這種階級的歷史分析，也告訴了我們：由於帝國主義的威脅、利誘與國內階級鬥爭的存在，當國際與國內的歷史鬥爭尖銳化的新場合或新時期，革命隊伍中也可能出現像中國的陳獨秀、張國壽與南斯拉夫的鐵托這類人物，他們投降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而背叛世界各國

勞動人民的共同利益，並將本民族的人民解放事業，置於極端危險的地位。他們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代言人。他們不惜把任何民族解放事業半途而廢，使自己的國家變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這是一切國家的共產黨和每一個共產黨員都必須加以警惕的。

六 結論：真正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互相結合

前述一切，就是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共產黨人關於民族問題的觀點和原則，即是關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結合的觀點和原則。

顯然，各國人民大眾的真正的愛國主義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並不矛盾，而是互相結合的。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經寫過：「對於我們，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密切結合着，我們的口號，是為保衛祖國，反對侵略者而戰。」「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實施。」不消說，這些話也完全適合於我們今天的愛國革命戰爭。

列寧把愛國主義形容為「許多世紀與數千年來分隔的國家所鞏固起來的最深厚的感情之一」。真正的愛國主義乃是對於數千年來世代相傳的自己祖國、自己人民、自己語言文字以及自己民族的優秀傳統之熱愛，這種愛國主義，是和那種自大自私的、排外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以及反映那種落後的家長制的、小農的狹隘閉關主義、孤立思想、宗派主義、地方主義等

民族偏見，是完全沒有關係的純正的愛國主義尊重其他民族的平等，同時希望世界人類優秀的理想在自己國內實現，主張各國人民的親愛團結。至於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則煽惑各國人民的互相敵視與仇恨，而落後的家長制的民族偏見，則把自己民族和世界隔絕起來，糾纏於坐井觀天和不長進的過程之中。所有這些，我們都必須堅決地加以反對。

以上，就是我們關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大略解釋。現在不論在我們黨內和黨外，對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都有甚多的誤解和模糊的觀點。此外，法西斯份子還有關於這個問題的極端反動的武斷宣傳。這些誤解與模糊的觀點，如果不加以清除，這些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如果不加以揭露，對於目前中國的人民解放運動，將是極端有害的。本文的發表，希望能在清除這些誤解與模糊的觀點及揭露法西斯主義宣傳的努力中有所幫助。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

什麼是國際主義？

列 寧

考茨基極端自信地認為自己是國際主義者，並自稱為國際主義者。他宣佈謝德曼輩為「政府派的社會主義者」。迨至考茨基擁護孟什維克時（他並沒有直接說他是同情他們的，但他却完全宣揚他們的見解），已經很明顯表現出他的「國際主義」究竟是哪一類的貨色了。既然考茨基不是孤單一人，而是在第二國際底環境中必然產生的一種派別（法國的龍格，意大利的屠拉梯，瑞士的諾勃斯與格里姆，格拉貝爾與寧恩，英國的麥克唐納爾等）底代表，所以我們來研究研究考茨基底「國際主義」，當然是很有意義的。

考茨基強調地說，孟什維克也參加過齊美爾瓦爾得會議（無疑地是一張文憑，但……這是一張已經陳腐的文憑），把他所同意的孟什維克觀點描寫如下：

……孟什維克會想實現總的和平。他們想要各交戰國都採納不割地、不賠款的口號。依照這個觀點，在這一個目的尚未達到以前，俄國軍隊應作備戰狀態。而波爾什維克則要求立刻無條件

地媾和，必要時，他們同意單獨媾和，他們力圖用強力強迫實現這一點，來加緊破壞本已殘破不堪的軍隊」（第二七頁）。據考茨基的意見，波爾什維克不應該奪取政權，而應該以立憲會議爲滿足。

可見考茨基與孟什維克底國際主義就是這樣：向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政府要求改良，但是在一切交戰國尚未採納不割地、不賠款的口號之前，要繼續擁護這種政府，繼續擁護他所進行的戰爭。這種觀點無論屠拉梯也好，考茨基主義者（哈阿茲等）也好，龍格之流也好，都已經屢次表示過了，他們說他們是主張「保護祖國」的。

在理論上說來，這是完全不善於與社會沙文主義者區別開來，這簡直是在保護祖國問題上之十足的糊塗觀念。在政治上說來，這是用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來代替國際主義，這是轉到改良主義方面和背棄革命。

從無產階級觀點上看來，承認「保護祖國」，就是替現在的戰爭辯護，就是承認它的合理性。但既然戰爭仍是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論在君主制下和在共和制下，不論此刻敵軍是在我國境內或在他國境內，都是一樣），那麼承認保護祖國，實際上就是擁護帝國主義的強盜資產階級，就是完全叛變社會主義。在俄國，即令是在克倫斯基時代，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時代，戰爭也還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因爲進行這一戰爭的，是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須知戰爭是一政策底權

續」)；從前的沙皇同英、法資本家所訂立的關於瓜分世界與掠奪他國的秘密條約，把這一戰爭底帝國主義性質表現得特別明顯。

孟什維克會厚顏無恥地欺騙民衆，把這種戰爭稱爲防禦的或革命的戰爭，而考茨基之讚揚孟什維克底政策，也就是讚揚欺騙民衆，讚揚那班愚弄工人並使工人備受帝國主義者束縛，以此來劫勞於資本的小資產者底作用。考茨基所實行的，是標本式的市儈庸人政策，竟以爲（並以這種荒謬思想去誘惑群衆）提出口號，便能改變事情。全部資產階級民主史都是揭破這個幻想的；爲欺騙民衆起見，資產階級民主派向來和現在都提出隨便哪一種「口號」。問題是要考查他們是否誠意，把他們所說的話拿來和他們的行動比較，不要以唯心或騙人的空話爲滿足，而要澈底找到階級的現實。要使帝國主義戰爭不再成爲帝國主義的戰爭，並不是用吹牛家，空談家或市儈庸人所提出來的一些甜蜜「口號」可以辦到的，而祇是當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以及與這種戰爭有無數經濟聯繫（甚至有更堅固得多的聯繫）的那個階級實際上已被推倒，而真正革命的階級，即無產階級已起而代之掌握政權的時候，才可以辦到。否則，要想跳出帝國主義的戰爭——同樣要想跳出帝國主義的掠奪性的和平，——是決不可能的。

考茨基贊成孟什維克底對外政策，宣佈這個政策爲國際主義的與齊美爾瓦爾得派的政策，這樣他就第一，表露出齊美爾瓦爾得機會主義派的多數之全部腐敗性（難怪，我們齊美爾瓦爾得左

派，同這樣的多數立即分開了哩！）；第二，——這是最重要的，——表露出他考茨基從無產階級底立場轉到小資產階級底立場上，從革命的立場轉到改良主義的立場上。

無產階級所奮鬥的是用革命手段來推翻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所奮鬥的是用改良主義去「完善」帝國主義，是以服從帝國主義去適應帝國主義。當考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例如在一九〇九年，那時他著有到「政權之路」一書，其中他所堅持的，恰恰是因有戰爭則革命便必不可免的這種思想，他說過革命時代的逼近。一九一二年的一「巴塞爾宣言」，公開而確定地說到無產階級革命與英、德兩大集團間行將來臨的帝國主義戰爭的連帶關係，而這個戰爭果然在一九一四年爆發了。可是當一九一八年因有戰爭而革命業已開始了的時候，考茨基不去說明這些革命底必然性，不去周到而澈底地思考革命的策略與準備革命的方法和手段，反而聲稱孟什維克底改良主義的策略為國際主義。難道這不是叛變行為麼？

考茨基因孟什維克主張保持軍隊備戰狀態而加以讚揚。他因波爾什維克加緊「破壞」本已殘破不堪的軍隊而加以責難。這也就是讚揚改良主義和讚揚服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而責備革命，而背棄革命。因為在克倫斯基政府之下保持備戰狀態，就無異是，並真正是保持資產階級所指揮（即令是共和派資產階級所指揮）的軍隊。大家知道，——而且事變的進程也顯然證實了，——這個共和派軍隊由于保留了科爾尼洛夫派軍官而保持了科爾尼洛夫的精神。資產階級的軍官不能

不是科爾尼洛夫派的，不能不趨向於帝國主義方面，不能不趨向於用武力來鎮壓無產階級。把帝國主義戰爭底一切基礎，把資產階級專政底一切基礎，照舊保存起來，祇是修補細節，粉飾小事（「改良」）——這就是孟什維克策略的實際內容。

反之，任何一個大革命，沒有不「破壞」軍隊的，而且不能不「破壞」軍隊。因為軍隊是保護舊制度的最頑固的工具，是維護資產階級紀律、擁護資本統治、保持並教育勞動者去奴服於資本的最堅硬的柱石。反革命派從來沒有容忍而且也不能容忍武裝工人與軍隊同時並存的事實。恩格斯說過，法國，每次革命的結果，工人總是武裝了的：「因此，在掌握國家政柄的資產者看來，第一條金科玉律就是要解除工人底武裝」。武裝工人會是新軍隊的萌芽，會是新社會制度底組織核心。破壞這個核心，不使它發展起來——這乃是資產階級底第一條金科玉律。而一切勝利革命底第一條金科玉律——馬克思與恩格斯屢次着重說過，——就是破壞舊軍隊，解散舊軍隊，用新軍隊來代替它。走上統治地位的新社會階級，若不完全瓦解舊軍隊（即反動的或簡單是怯懦的市儈叫喊着的所謂「破壞」），若不經過沒有任何軍隊的最困難、最痛苦的時期（法國大革命也曾經過這樣最痛苦的時期），若不逐漸在艱苦國內戰爭中，創造新階級底新軍隊、新紀律、新軍事組織，——那它始終也不能達到與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歷史家考茨基從前懂得了這一點。叛徒考茨基却忘記了這一點。

如果考茨基^①向孟什維克在俄國革命中的策略，那他有什麼權利來稱謝德曼輩爲「政府派的社會主義者」呢？孟什維克既擁護克倫斯基，又加入他的內閣，也就同樣是政府派的社會主義者了。考茨基一旦來試試提出關於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統治階級的問題，他也就絕對逃避不掉這個結論。然而考茨基却極力避免提出這一爲馬克思主義者所必須提出的關於統治階級的問題，因爲只要一提出這個問題，就會揭破這叛徒底真面目。

德國的考茨基派，法國的龍格派，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都發出如下的議論：社會主義是主張民族平等與自由，主張民族自決的，所以當人家向我國進攻，或敵軍侵入我國領土時，社會黨人有權而且定要起來保護祖國。但是，從理論方面說來，這種議論不是完全污辱社會主義，便是騙世欺人的遁辭，而在政治實踐方面說來，這種議論是與那些甚至從來不考慮戰爭的社會性與階級性以及革命政黨在反動戰爭時任務的愚夫俗子之談，完全相合。

社會主義反對對民族使用強力手段，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可是社會主義是一般地反對對人施行強力手段的。然而，除了基督教無政府主義者與托爾斯泰主義者之外，誰也不會從此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反對革命的強力。可見，只說一般的「強力」，而不分析那區別反動強力與革命強力的條件，這就成爲背棄革命的市儈立場，或簡單是用詭辯來自欺欺人。

對民族使用強力的問題也是如此。一切戰爭都是對民族使用強力，但這並不妨礙社會主義者

去贊成革命的戰爭。在社會主義者（如果他不是叛徒）看來，基本問題，就是戰爭的階級性。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大戰，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兩大集團間爲了瓜分世界，爲了分贓，爲了掠奪與征服弱小民族而進行的戰爭。一九一二年巴塞爾宣言就是這樣估計戰爭的，而且這種估計已爲事實所證實了。誰離開這種對於戰爭的觀點，誰就不是社會主義者。

如果在威廉統治下的德國人，或克勒孟梭統治下的法國人說，既然敵人已侵入我國，我這個社會黨人，就有權而且應該起來保護祖國，那末，這種議論便不是社會主義者的，不是國際主義者的，不是革命無產者的，而是民族主義市儈們的議論。因爲在這個議論中，抹煞了工人反資本的革命階級鬥爭，抹煞了從存在有世界資產階級與世界無產階級這事實的觀點上對整個戰爭的估計，也就是說抹煞了國際主義，而其中所剩下的只是一種狹隘的頑固的民族主義。祇是我國被人侵凌，其他一切我都不管——這就是這種議論的結論，這就是這種議論所包含的市儈民族主義的狹隘性。這正像有人看見對某人使用強力時，就發議論說：社會主義是反對強力的，所以我與其坐在監獄內，倒不如出賣階級好了。

假如法國人、德國人或意大利人說：社會主義是反對對民族使用強力的，所以當敵人侵入我國時，我要起來自衛，那末，他們就是叛賣社會主義與國際主義，因爲這種人所看到的祇是自己的「國家」，他把「自己的」……「資產階級」，看得高於一切，而絲毫也不去想想使戰爭變爲

帝國主義的，使他的資產階級成爲帝國主義掠奪鎖鏈中之一環的那種國際聯繫。

一切市儈和一切愚夫魯漢所持的議論，正像考茨基派、龍格派、屠拉梯派之流的叛徒們所持的議論一樣，就是說：敵人進到了我國境內，其餘一切我都不管（註）。

社會主義者、革命的無產者、國際主義者所持的議論，則是另一樣的：戰爭的性質（是反動的或是革命的），不是以誰先進攻和「敵人」在誰國境內來決定，而是要看哪一階級進行這一戰爭，以及這一戰爭所繼續的是哪一種政策來決定的。如果這個戰爭是反動的帝國主義的戰爭，即是由帝國主義的、強暴的、掠奪的反動資產階級的兩個世界集團所進行的戰爭，那麼一切資產階級（連小國資產階級也在內）都變成了掠奪的參加人，而我這個革命無產階級代表者底任務，就是要準備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因爲這是擺脫世界戰爭慘禍的唯一救星。當我推論時，我不應該從「自己」國家底觀點出發（因爲這是民族主義市儈這類可憐愚人底議論，他不知道他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手中的玩具），而應該從我之參加準備，宣傳與推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出發。

這才是國際主義，這才是國際主義者、革命工人、真正社會主義者的任務。這也就是叛徒考茨基所「遺忘了」的起碼知識。當考茨基從讚許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俄國的孟什維克，法國的龍格派，意大利的屠拉梯派，德國的哈爾茲派之流）底策略，轉到批評波爾什維克底策略時，他的叛變立場就表現得更加明顯了。請看他的批評吧！

「波爾什維克的革命，是建築在這樣的假定之上的：這次革命將爲全歐革命底出發點；俄國大膽的倡首將喚醒全歐無產者一致奮起。」

在這種假定之下，俄國的單獨媾和將採取何種形式，這種媾和將使俄國人民受到何種苦難和領土損失（*Was Verstimmlungen* 以及 *Wie* 來解釋民族自決，當然都可以置之不問？那時俄國是否能夠自衛，也是沒有關係的。照這種觀點看來，歐洲革命能最好的捍衛俄國革命，歐洲革命將給予舊俄境內各民族以完全的和真正的自決。

將在歐洲實現社會主義與鞏固社會主義的歐洲革命，也應該幫助俄國消除那些因國內經濟落後以致阻碍實行社會主義生產的障礙物。

所有這些都很合邏輯，很有根據，只要俄國革命必然引起歐洲革命這個基本假定能夠成立。但是，如果歐洲革命不發生，那又怎樣辦呢？

直到現在，這種假定還沒有證實。於是人們現在就來責備歐洲無產者，說他們拋棄並叛賣了俄國革命。這種責備簡直是無的放矢，因爲誰又能對歐洲無產階級的行動負責呢？」

（第二八頁）。

往下考茨基還再三再四的補充說，馬克思、恩格斯、伯伯爾關於他們所期待之革命的到來，屢次發生過錯誤，但他們從來沒有把他們的策略建築於「定期內」發生革命的期待上（第二

九頁），而波爾什維克却「把一切都放在全歐洲革命這一孤注之上」。

我們故意摘錄這樣冗長的一段，好使讀者明白看見，考茨基如何「巧妙地」假造馬克思主義，用卑鄙的與反動的市儈觀點來代替馬克思主義。

第一，把顯然的愚蠢思想加到他的論敵身上，然後再來駁斥這種愚蠢思想，這是不大聰明的人所用的手法。如果波爾什維克真是把他們的策略建築於希望其他各國在一定期內發生革命的期待上，那當然是很愚蠢的。但波爾什維克並沒有做過這樣的蠢事；在我給美國工人的一封信上（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我曾直接避開這種愚蠢思想，我說，我們指望着美國的革命，但並不指望在一定期內發生。在我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及「左派共產主義者」爭論的時候（一九一八年一月至三月），我曾屢次發揮了同樣的意見。考茨基玩了一套小小的……很小的偽造他人意見的把戲，他對於波爾什維主義的批評就是建築在這種把戲上的。考茨基把指望歐洲革命在較近期內發生，但不是在一定期內發生的策略，而與指望它在一定期內發生的策略，混為一談了。這是一個小小的，正是小小的騙局！

第二種策略是蠢學。第一種策略是馬克思主義者，一切革命的無產者和國際主義者所應該採取的策略，因為祇有這種策略才是從馬克思主義觀點正確估計到歐洲各國因戰爭而發生的客觀狀況，祇有這種策略才能符合無產階級底國際任務。

考茨基拿關於波爾什維克革命家可能犯而沒有犯的錯誤這個小問題，來代替關於一般革命策略底基礎的大問題，這樣他就很巧妙地背棄了一般的革命策略！

政治上的叛徒考茨基，在理論上甚至不能提出關於革命策略底客觀前題的問題。

現在我們來說到第二點了。

第二，如果有革命形勢存在，那末，馬克思主義者就必須打算到歐洲革命。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策略，在有革命形勢時與沒有革命形勢時，是不能一樣的，這是馬克思主義底起碼真理。

考茨基要是提出這個爲馬克思主義者所必須提出的問題，那他就會看到，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必然是反對他的。在戰前很久的時候，一切馬克思主義者，一切社會主義者都曾同意，歐洲戰爭定將造成革命形勢。當考茨基還不是叛徒的時候，在一九〇二年（社會革命一書中）和一九〇九年（到政權之路一書中）都明確地承認了這一點。用第二國際全體名義發出的巴塞爾宣言也承認了這一點；無怪乎各國社會沙文主義者與考茨基主義者（即動搖於革命派與機會主義派之間的「中派」），其懼怕巴塞爾宣言上關於這點的聲明，好像害怕惡魔一般！

可見對歐洲革命形勢的期待，不是波爾什維克底貪圖，而是一切馬克思主義者的公意。考茨基說什麼波爾什維克一向來都相信強力與意志萬能，藉這類話來搪塞這個無庸爭論的真理，那這就無異是空談，就正是用以遮蓋他自己逃避提出革命形勢問題的這種可恥行爲而已。

其次，革命形勢是否真正到來？連這個問題也是考茨基所不會提出的。經濟事實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到處都有戰爭造成的飢荒與破壞，這就是革命形勢。政治事實也可以來回答這個問題：從一九一五年起，在所有各國內就已顯然暴露出舊的，腐朽的社會黨的分裂過程，無產階級群眾離開社會沙文主義領袖，而左傾到革命思想與革命情緒以及革命領袖方面來的過程。

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五日，當考茨基寫他這本小冊子時，祇有懼怕革命叛變革命的人才會看見這些事實。現在呢，在一九一八年十月末，歐洲許多國家內的革命，已經在大眾面前很迅速地發展着。希望人家還像從前一樣認他爲馬克思主義者的「革命家」考茨基，竟是這樣一個近視的庸人（正像一八四七年爲馬克思所譏笑的庸人一樣），看不見日益迫近的革命！！

我們要說到第三點了。

第三，在歐洲已經有了革命形勢的條件之下，革命策略應有什麼特點呢？變成了叛徒的考茨基會害怕提出爲馬克思主義者所必須提出的這個問題。考茨基的推論正像標本式的庸俗市儈或愚昧農夫一樣：「全歐洲革命」來到了沒有？如果已經來到，那末他也同意作一個革命者！但我們可以說，那時一切的混蛋（如像現在有時混入到已獲得勝利的波爾什維克隊伍裡來的混蛋一樣），都會宣佈自己是革命者了！

如果沒有到來，那時考茨基就要離開革命！考茨基簡直絲毫也不懂得這樣的真理：革命馬克

思主義者與庸夫俗子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他有本領向蒙昧無知的群眾宣傳正在成熟的革命必然到來，證明它的不可避免，證明它對於民衆的利益，準備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剝削勞動群眾去進行革命。

考茨基把毫無意識的思想加到波爾什維克身上，似乎他們指望歐洲革命將在一定期內到來，而把一切都放在這個孤注之上。這種毫無意識的思想，正是反對考茨基自己的，因為從他的話裡正好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歐洲革命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五日這天前到來的話，那末波爾什維克底策略就對了！（考茨基所指出的正是他寫這本小冊子的日子），而在八月五日這天後，經過幾星期已經可以顯然看出，在歐洲許多國家內革命已在到來，於是考茨基底全部叛徒性，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假造，他不善於用革命精神去推論問題，甚至不善於用革命精神提出問題的全部毛病，都澈頭澈尾的暴露出來了！

考茨基寫道：人們責備歐洲的無產者爲叛變，這簡直是無的放矢。

考茨基先生，你錯了！請你拿鏡子照一照吧，那你就會看到，這一責備之矢，究竟是向什麼人放的。考茨基裝做怪天真爛漫的樣子，似乎他不知道是誰發出這種責備言論，這種責備有什麼意思。其實，考茨基明明知道，這種責備是德國的「左派」，斯巴達克派，即李卜克內西及其朋友們所發出的，而且現時他們還在這樣責備着。這種責備表示一種明確的意識：當德國無產階級

索息芬蘭、烏克蘭、拉脫維亞，愛斯特蘭時，他就是對俄國（與世界）革命作了叛變的行爲。這一責備所首先反對所主要反對的，並不是那些素遭抑壓的群眾，而是那些像諾德曼輩與考茨基輩這類的領袖們，因為這些領袖沒有執行自己的天職，不到群眾中去進行革命鼓勵，革命宣傳與革命工作以反對群眾底因循慣習，這些領袖的活動實際上都是違反被壓迫階級群眾中所隨時蘊蓄着的革命本領與志向。謝德曼輩公開的、粗暴無恥的、多半是自私自利的出賣了無產階級，跑到了資產階級方面去。考茨基派與龍格派所做的也是同一件事情，不過他們動搖着，徘徊着，膽戰心驚，左顧右盼，看看在這一時分，是誰強有力些。考茨基在戰時的一切著作都不是用來鼓勵與發展革命精神，而是消滅這種精神。

考茨基甚至不了解，關於歐洲無產者出賣了俄國革命的這種「責備」，有何等偉大的理論意義，又有何等更大的宣傳與鼓動意義，這種不了解簡直會成爲德國正式社會民主黨這「中派」領袖之市儈愚鈍性底歷史紀念碑了！考茨基不了解，這種「責備」，在德意志「帝國」出版檢查條件下，乃是沒有叛賣社會主義的德國社會主義者，李卜克內西及其朋友們所能採用的唯一方式來表示自己向德國工人號召，號召他們起來打倒謝德曼輩與考茨基輩，拋棄這類「領袖們」，從他們那種使人愚鈍，使人俗化的鼓動之下解放出來，違反他們的願望，不去理會他們，越過他們，而來奮起革命，實行革命！

考茨基不了解這一點。那他又怎能了解波爾什維克底策略呢？我們能否希望一個根本背棄革命的人，來計較與估量在一種最「困難」情形下的革命發展底條件呢？

波爾什維克底策略，是正確的策略，是唯一國際主義的策略，因為它不是根據於害怕世界革命的怯懦心理，不是根據於「不信任」世界革命的市儈心理，不是根據於那祇保護「自己」祖國（自家資產階級底祖國）而「睡棄」其餘一切之狹隘民族主義的願望，而是根據於對歐洲革命形勢之正確的（在戰爭以前，在社會沙文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變節以前，為大家所公認的）估量之上的。這個策略是唯一國際主義的策略，因為它最高限度地實行一個國家內所能實現的事實，以便發展、援助和激動世界各國的革命；這種策略已為巨大成就所證實，因為波爾什維主義（這並不是俄國波爾什維克底功勞，而是由于民眾到處對於真正革命策略表示最深刻的同情）變成了世界的波爾什維主義，提供了在實踐上與社會沙文主義及社會和平主義具體不同的思想、理論、綱領和策略。波爾什維主義把謝德曼與考茨基輩、倫諾德爾與龍格筆、亨德孫與麥克唐納爾輩底腐敗的舊「國際」完全打倒了，這些人現在夢想着「統一」和復活死屍，而定會來互相傾軋阻難的。波爾什維主義創造了第三國際底思想上與策略上的基礎，這個國際才是真正無產階級的，真正共產主義的國際，它既估計到和平時代所獲得的勝利品，同時又估計到已經開始了的革命時代底經驗。

波爾什維主義把「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在全世界上通俗化了，它把這幾個字起初從拉丁文譯成俄文，然後又譯成世界各國的文字，並且拿蘇維埃政權底實例指明出來；甚至在落後國家中，甚至是最缺少經驗、最缺少教育與最缺少組織習慣的工人與貧苦農民，都能夠在整整一年內，在極大的困難當中，在剝削者（爲全世界資產階級所援助的剝削者）的鬥爭中，保持着勞動者底政權，建立比世界上所有一切舊民主制都更高更廣的民主制，開始在實際上實現社會主義方面來發揮千百萬工農底創造性。

波爾什維主義真正强有力的幫助了歐美無產階級革命底發展，這是迄今以前任何一國底任何一個政黨所未能做到的。全世界的工人日益明顯地看到，謝德曼與考茨基之流底策略沒有使他們擺脫帝國主義戰爭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僱傭奴隸制，這種策略不能成爲供世界各國效法的模範，——同時，全世界無產者羣衆也就日益明顯地認清波爾什維主義指出了擺脫戰爭和帝國主義慘禍的正確道路，認清波爾什維主義是可供世界各國效法的策略模範。

大家都親眼見到，不但全歐洲而且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都在成熟着，而俄國無產階級底勝利，是幫助了這一革命，加速了這一革命，維護了這一革命。這一切對於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是否還不够呢？當然不够。一個國家不能作出更多的事情來。但這一個國家，由于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還是作出了非常多的事情，甚至假設世界帝國主義，例如由德帝國主義與英、法帝國主義協

定的方法，能够在明天壓倒了俄國蘇維埃政權，甚至就假設有這種最壞最壞的情形，波爾什維克的策略還是對於社會主義有莫大的貢獻，對於不可征服的世界革命底發展作了極大的幫助。

註：社會沙文主義者（謝德曼輩、倫諾德爾輩、亨德孫輩、葛培爾落輩等等）在戰爭時拒絕一切關於國際的言論。他們認為反對本國資產階級的人，就是「叛變」……社會主義的人。他們贊成本國資產階級底侵略政策。社會和平主義者（即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是市儈和平主義者）表示一切「國際主義的」感覺，奮起反對兼併政策等等，但是實際上他們繼續擁護本國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這兩派人之間的差別很小，正如兇言惡語的資本家與花言巧語的資本家之間的差別一樣。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

甘馬利

自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個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口號，和全世界各民族工人階級在反資本主義鬥爭中的革命團結一致之偉大口號出世以來，已一百年了。這個工人階級底偉大旗幟，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乃是科學共產主義的創始者，第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領袖，「共產黨宣言」的作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高高舉起的。

「共產黨宣言」總結了歷史進程，闡明了社會發展的法則，科學地論證了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與作爲共產主義社會創造者的工人階級底全世界歷史作用。「宣言」表明：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革命意味着人類歷史的新紀元，意味着根本掃除一切私有、剝削、階級和民族壓迫底一脉相傳的舊有關係，而且也就根本掃除一切舊有的意識形態，如私有者和剝削者底道德觀、宗教信仰等等。馬克思主義底創始人爲對抗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註一）的意識形態，曾提出並科學地論證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意識形態，及反資本主義鬥爭中無產階級團結一致的思想。

壓迫其它民族的這種民族，是不能認爲自由的。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八四七年即已提出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馬克思和恩格斯教導工人階級說：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是「工人階級本身社會解放的首要條件」。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強調謂：民族問題應當從屬於「工人問題」、從屬於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馬克思和恩格斯於總結一八四八年革命經驗時指出：「民族的命運，取決於工人革命的命運，民族革命底似是而非的獨立性已由於偉大的社會革命而消失了。不論是匈牙利人，或是波蘭人，或是意大利人，當工人仍然是奴隸之時，他們是不可能自由的」。

第二國際改良主義的頭子們曲解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觀點，叛賣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完全走到沙文主義的立場上去了。他們成了帝國主義壓迫附屬國和殖民地各民族的直接幫兇。

列寧——斯大林揭穿了社會沙文主義的面目，恢復並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在民族殖民地問題上的理論，以之應用到新的時代——即應用到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列寧和斯大林在創作馬克思主義理論時，是以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而特別是以「共產黨宣言」底指示爲依據的。

在自己全部歷史中，波爾什維克黨曾不止一次地給予各種機會主義派別以堅決的反擊，這些

派別會破壞和曲解馬克思主義民族問題的概念。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下的波爾什維克黨，在與一切人民敵人作不調和的鬥爭中，保衛了各民族自由自決的權利，直至分立和組成獨立的國家的權利。列寧和斯大林在保衛各民族平等的思想時，無情地揭發了那些替某個民族壓迫其他民族，帝國主義國家財政資本剝削殖民地人民作辯護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

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不調和地反對任何民族壓迫和剝削，反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和民族不睦及敵視。資產階級利用了民族間的這種敵視，極力分解各民族的無產階級，引誘他們脫離反對剝削者的共同協力的鬥爭。但是馬克思主義同時也鄙視資產階級「世界公民主義」（註二）和民族的尼赫主義（註三）的思想，這種思想在現代掩蓋着資產階級及其幫兇底叛賣民族利益和祖國利益。

「世界公民主義者——這是富豪的有產者。他認爲自己的「祖國」是「全世界」，因爲他底謀利的慾望，驅使他向着整個地球。對於這種有產者來說，凡是有高利潤可供謀取的地方，也就是他的祖國。這就是資產階級「世界公民主義」意識形態底經濟的和階級的實質。資本主義的歷史，特別在當代，更加清楚地表明了資產階級只要高能保證有高額利潤和維持其對勞動群眾的統治，他們就決心出賣而且實際每一步驟上出賣着祖國和民族的利益。只要拿法國的資產階級卑鄙醜態地出賣民族利益的例子，也就足夠說明了這點。希特勒黨徒的走狗，維希份子貝當和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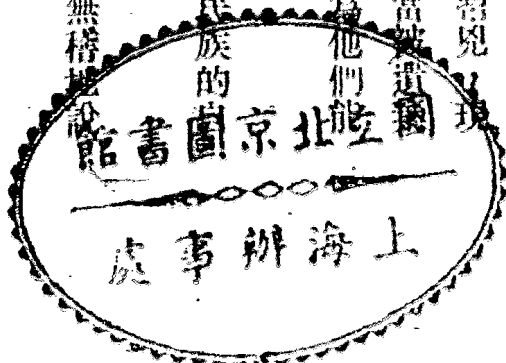
伐爾的叛賣政策，出賣法國給美帝國主義者的戴高樂和右派「社會黨人」勃魯姆、拉馬第，——這些爲了自己貪婪的自私自利的利益，爲了保持自己的利潤和統治而把國家出賣給任何其它帝國主義者的法國資產階級底罪行錄，是難於盡述的。帝國主義者及其右派社會黨營壘中的幫兇，現在正是爲此目的而喋喋地說什麼民族主權的概念——這是早已衰亡的「偏見」，它是該當被遺棄的時候了，說什麼民族主權應當加以限制等等。美國帝國主義者之所以這樣做，乃是因爲他們能够更輕易地建立其世界統治，迫使所有國家組成華爾街主義控制下的「世界政府」。

無產階級則相反，它領導着一切民主的和愛國主義的力量，最堅決澈底地保衛各民族的自由、獨立與主權。

資產階級所宣揚的謬論，這樣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揭穿已經一百年了。他們荒唐無稽地說：「什麼共產主義者想取消祖國和民族，而它——資產階級則保衛這個祖國。」

資產階級究竟如何「保衛祖國」，拿現在希臘法西斯的保皇黨黨徒，中國反動派法西斯份子，英、法、意、奧、西德右翼反動集團——出賣本國給美帝國主義的叛賣政策的例子即可看出。他們爲了保護自己自私自利和貪得無厭的利益，曾熱衷於出賣自己民族主權和自己血肉關係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給美國財政資本家。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於揭穿資產階級謬論時寫道：「工人無祖國（註四）。



不能從他們那兒，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工人底任務，因此首先在於爭得自己的祖國。一九一七年在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下的俄國工人階級，就是這樣爭得自己的祖國的。

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顯然，已經不能再重複這一公式說「工人無祖國」了，蘇聯——這就是工人階級社會主義的祖國，有責任保衛它的不僅是蘇聯的勞動者，而且是全世界的勞動者，因為：蘇聯——這是世界各勞動者反對壓迫者和剝削者爲從帝國主義霸權下解放自己而鬥爭的支柱。偉大的列寧教導我們說：我們最崇高的義務，就是流盡最後一滴血來保衛自己底社會主義祖國。

馬克思教導我們說：民族壓迫和民族敵視，只有隨着資本主義的被消滅，工人階級政權的建立，階級和剝削的消滅，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而同時消滅。

資本主義分解各民族，培植民族的壓迫、仇視和敵意。社會主義聯合各民族，消滅階級和民族壓迫的根源。在蘇聯勝利的社會主義，引導蘇聯各民族走上美妙的兄弟友誼的合作。

社會主義引導蘇聯各民族走上日益親密的合作，走上各民族全面的聯繫。蘇聯——這是列寧——斯大林創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國家，這是人類共同生活最高形式的典範，在這裡一切阻碍各民族勞動者自由和全面發展的民族鴻溝，都已經完全消除了。在蘇聯，各民族合作的問題，已經在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基礎上，得到了最好和唯一可靠的解決。

在蘇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業已在蘇聯國家制度和在斯大林憲法的歷史條令中鞏固起來了。國際主義的原則，表現在蘇聯各民族親切的友誼中和蘇聯愛國主義的精神中。『蘇維埃愛國主義的力量在於；它的基礎並不是種族或者民族主義的偏見，而是蘇聯人民底無限忠於自己蘇維埃的祖國和蘇聯各民族勞動者的兄弟合作。在蘇維埃的愛國主義中，各民族底民族傳統與蘇聯全體勞動者的利益協和一致地結合起來。蘇聯的愛國主義並不是分解，而相反它是團結蘇聯各民族爲統一的兄弟家庭。在這裡可以看出蘇聯各民族不可摧毀的與日益鞏固的友誼』。（斯大林）

蘇維埃的愛國主義和蘇聯各民族的友誼，乃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體現及其發展的最高級，這祇有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才能達到。蘇維埃的愛國主義和各民族的友誼——這是蘇維埃社會底強大的動力，它在衛國戰爭時期，已經向世界光輝地顯示了。蘇聯人民曾以自我犧牲的鬥爭挽救了歐洲的文明免於法西斯的蹂躪，挽救了各國人民免於法西斯的奴役。『這就是蘇聯人民對人類歷史底偉大功績』。（斯大林）在這裡也說明了蘇維埃的愛國主義和蘇聯人民高尚的國際主義底力量；這種國際主義不是表現在口頭言辭上，而是表現在實際生活中。各民族和種族平等的意識形態，各民族友誼的意識形態，業已完全戰勝了野蠻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仇視的意識形態。

即在新民主國家裡，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思想、各民族的友誼也取得了勝利，在這裡實現了各民族平等與兄弟合作的政策。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中歐、東南歐一系列國家都已經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制度，現在它們是在人民民主的標誌下建設自己的新國家。它們循着自己特有的道路向社會主義前進，利用着蘇聯各民族鬥爭的豐富經驗，這經驗使它們可以付出最少的時間和力量，求得鞏固的自由和獨立。

巴爾幹各國曾是歐洲的「火藥庫」。現在在阿爾巴尼亞、捷克斯拉夫、保加利亞和其它新民主主義國家，業已消滅了民族壓迫，奠定了各民族平等基礎上之兄弟合作。巴爾幹國家各民族首次在自已歷史上，開始建立基於兄弟自由合作和基於現今人民民主底民族關係，奠定了社會主義發展的基礎。現在，全世界為和平、自由、真正民主與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有組織的國際無產階級，都生活在各民族合作思想底氣氛中並向前邁進。

戰爭販子、英美帝國主義者重彈了希特勒匪徒的辯護奴役各民族之仇視人類的唯心論。

英美帝國主義的政策却與蘇聯和新民主國家各民族兄弟的合作相反，而是在於鎮壓其它國家的民族獨立，剝奪普通人的任何權利。以普遍不平等對待國內黑人的現代美國奴役者，同時並鼓舞南非種族的糾紛，鼓勵英國對希臘的干涉，鼓勵荷蘭殖民地統治者對印度尼西亞愛好自由民族

的討伐，幫助中國反動派反對民主勢力等等。

右翼社會黨人勃魯姆、舒曼、蘭尼爾，工黨黨員艾德禮、貝文及其他人，現在都成了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征討各民族的被認爲已「衰亡」之殘餘的主權，建議各民族服從美帝國主義的支配。他們讚美以「馬歇爾計劃」爲基礎在英、美帝國主義庇護下底各民族的「合作」。在這一計劃幫助下，美國壟斷資本家想奴役歐洲和全世界的民族。然而，這些打算都將不可避免地慘遭失敗。愛好自由的民族並不能被帝國主義的權力所壓服。他們將保衛自己的自由和獨立。

列寧——斯大林黨的力量在於：它始終信守科學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它永遠無情地反對民族主義和各種沙文主義，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註五）的傾向。它過去和現在始終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精神，以蘇維埃愛國主義和各民族的友誼精神來教育勞動群眾，爲完全克服工人意識中底民族主義的殘餘，克服在資本主義制度存在這一事實而經常容易復活起來的富有活力和危險的殘餘。

列寧——斯大林黨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之下，曾引導俄國人民走上一九一七年十月的大勝利，現在又是在這一偉大旗幟之下，列寧——斯大林黨確信地引導着蘇聯人民走進共產主義。

註一：「沙文主義」或譯「狹隘愛國主義」，是仇視和鄙視別國民族，煽起民族糾紛的極端狹隘的民族主義。斯大林指出民族問題上的兩種反黨傾向：大國（即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與地方沙文主義。按沙文是前法國拿破崙部下的士兵，他是拿破崙征討別國民族的狂熱的擁護者。

註二：「世界公民主義」，是一種認為自己不屬於任何民族，而是世界一家的學派。

註三：「尼赫主義」，按「尼赫」是拉丁語，即「什麼也不是」之意。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反動派口頭流行語，即對於進步的急進民主主義思想典型的稱呼，他否定貴族資產階級社會的現成傳統和唯心觀念。即赤裸裸地反對一切事物的懷疑論。

註四：「工人無祖國」，按馬克思說「工人無祖國」。當時是對西歐英、法、德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說的。列寧關於民族運動曾經說：「西歐各國的民族運動，早已成爲過去的事跡，在英、法、德等國，「祖國」二字已完成其歷史使命……」。列寧又說：「社會主義者曾經認爲，而且現在還認爲，以推翻外族壓迫爲目標的保護祖國的運動或保衛祖國的戰爭是理所當然的、進步的、正義的戰爭」。

註五：「社會沙文主義」，是機會主義的一種形態，它支持本國資本主義政府帝國主義政策的社會民主。地方民族主義，這是小國民族間的民族仇視的一種表現。（劉水譯）

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

斯大林

十月革命並不是單只「民族範圍內的」革命。它首先就是國際性世界性的革命，因為它是全世界人類史中由資本主義舊世界進到社會主義新世界的根本轉變。

從前所有的革命，通常是以一個剝削者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者集團執掌政柄而結束的。剝削者更換了，但剝削制依然存在。奴隸解放運動時期的情形是如此。農奴武裝起義時期的情形是如此。英法德等國有名的一六二一革命時期的情形也是如此。我不來說巴黎公社，因為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爲反對資本主義而扭轉歷史的第一次光榮英勇的嘗試，但終究是沒有成功的嘗試。

十月革命是在原則上與這些革命不同的。它的目的，並不是要用一種剝削形式代替另一種剝削形式，用一個剝削者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者集團，而是要消滅任何人剝削人的現象，消滅所有一切剝削者集團，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建立這迄今所有一切被壓迫階級中最革命階級底政權，組織新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社會。

正因為如此，所以十月革命底勝利是人類史中的根本轉變，是世界資本主義歷史命運中的根本轉變，是全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中的根本轉變，是全世界被剝削群眾底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風俗和傳統、文化和思想體系中的根本轉變。

十月革命所以是國際性世界性的革命，其基礎就在這裏。

世界各國被壓迫階級所以對十月革命表示深切同情，把它看作是他們獲得解放的保障，其根源也是在這裏。

可以指出幾個基本問題，來表明十月革命影響全世界革命運動發展的情形。

(1) 十月革命首先一個出色處，就是它衝破了世界帝國主義戰線，在一個最大資本主義國家裏推翻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並使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獲得了政權。

被僱傭階級、被驅策者階級、被壓迫被剝削者階級，破天荒第一次在人類史上昇到了統治階級地位，並以身作則來鼓舞着世界各國無產者。

這就是說，十月革命開闢了一個新時代，即帝國主義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

十月革命剝奪了地主資本家底生產工具和資料，並將其變成社會公有財產，因而把社會主義所有制與資本主義所有制對立起來。於是它就揭破了資本家說資產階級所有制神聖不可侵犯，恆久不變的騙人鬼話。

十月革命奪得了資產階級手裏的政權，褫奪了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權利，毀壞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並把政權交給了蘇維埃，因而把社會主義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民主制，與資產階級國會制度，即資本主義民主制對立起來了。拉法格還在一八八七年就正確地說過：在革命以後第一天，「所有從前一切資本家都將被褫奪選舉權」。於是十月革命就揭破了社會民主黨人說現在有可能經過資產階級國會制度而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騙人鬼話。

可是，十月革命並沒有而且也不能停留在這一點上。十月革命把資產階級舊制度毀壞後，就着手建設社會主義新制度了，十月革命底十週年，也就是黨、職工會、蘇維埃、合作社、文化組織、運輸業、工業和紅軍建設工作底十週年。蘇聯社會主義在建設戰線上各種毫無疑義的成功，已經具體表明：無產階級能夠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着資產階級來順利管理國家，能夠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着資產階級來順利建設工業，能夠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着資產階級來順利領導全部國民經濟，能夠不顧資本主義包圍而順利建設社會主義。那說被剝削者非有剝削者不行，正如頭腦和其他肢體非有胃部不行一樣的舊「理論」，並不僅是古代史上有名的羅馬元老阿古利巴一人底心得。這個「理論」是現在一般社會民主黨政治「哲學」底基礎，特別是社會民主黨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聯合政策底基礎。這個具有了成見性質的「理論」，是現在阻礙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化的最大障礙之一。十月革命最重要結果之一，就是它給了這種騙人「理論」一個致命的打擊。

十月革命所有這些結果以及諸如此類的結果，過去和現在都不能不大大影響到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底革命運動，這難道還須證明麼？

共產主義在資本主義各國蒸蒸日上發展，世界各國無產者對蘇聯工人階級同情的增長，以及大批工人代表團接踵來參觀蘇維埃國家，——所有這些盡人皆知的事實，都是毫無疑義地證明十月革命所散播的種子已經開始產生果實了。

(2) 十月革命不僅在帝國主義統治的中心，不僅在「宗主國」裏動搖了帝國主義。十月革命還打擊了帝國主義底後方，打擊了帝國主義底外藩，震撼了帝國主義在各殖民地和依賴國裏的統治。

十月革命既推翻了地主和資本家，便打斷了民族殖民地壓迫的鎖鍊，使一個幅員廣大國家內所有一切被壓迫民族都擺脫了這樣壓迫。無產階級除非同時解放被壓迫民族，就不能解放自己。十月革命底特點，就是它在蘇聯實行了民族殖民地革命，不是以各民族相互仇視和各民族相互衝突爲旗幟，而是以蘇聯各族工農互相信任和親密接近爲旗幟，不是爲着民族主義，而是爲着國際主義。

正因爲民族殖民地革命在我國是由無產階級領導和在國際主義旗幟下進行了的，所以素被賤視的民族，素被奴役的民族，也就破天荒第一次在人類史上昇到了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民族的地位。

位，並以身作則鼓舞着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

這就是說，十月革命開闢了新時代，即世界各被壓迫國人民與無產階級聯盟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殖民地革命的時代。

從前，「照例總是二認爲：世界自古以來，就分成下等人種和高等人種，分成黑色人種和白色人種，前者沒有達到文明的能力，只有淪爲被剝削者的命運，而後者是唯一的文明代表者，負有剝削前者的使命。現在，這種奇談要算是已被打破，已被擊潰了。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結果之一，就是它給了這種奇談一個致命的打擊，因爲它在事實上表明了，那些獲得解放而捲入蘇維埃發展軌道上的非歐洲民族，其能推進真正先進文化和真正先進文明的能力，是絲毫不亞於歐洲民族的。

從前，「照例總是」認爲：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方法，使民族彼此脫離的方法，使民族彼此分開的方法，使各民族勞動群眾間民族惡感加强的方法，是解放被壓迫民族的唯一方法。現在，這種奇談要算是已被推翻了。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結果之一，就是它給了這種奇談一個致命的打擊，因爲它在事實上表明了，用唯一正確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方法解放被壓迫民族，是可能而且適當的；因爲它在事實上表明了，各種民族中的工農根據自願原則和在國際主義基礎上結成兄弟聯盟，是可能而且適當的。世界各國勞動者將來在世界統一經濟基礎上聯合的榜樣，即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巍然存在的事實，不能不是對於這點的直接的明證。

不待說，十月革命所有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結果，過去和現在都不能不大大影響到殖民地和依賴國裏的革命運動。中國，馬來群島，印度和其他各國被壓迫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以及這些民族對蘇聯的同情日益增長，——所有這些事實，都是對於這點的不容置疑的明證。

安然剝削和安然壓迫殖民地和依賴國的紀元，已經過去了。

殖民地和依賴國裏民族解放革命的紀元，這各國無產階級覺醒的紀元，無產階級在革命中起領導作用的紀元，已經到來了。

(3) 十月革命既把革命種子散播到了帝國主義底中心和後方，既削弱了帝國主義在「宗主國」的勢力，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統治，於是就使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存在本身，也都發生問題了。

如果資本主義自發發展的過程，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因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因衝突和武裝接觸不可避免，最後因為空前未有的帝國主義大屠殺，已轉變為資本主義腐化和衰亡的過程，那末十月革命以及一個極大國家因有十月革命而脫離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事實，就不能不加速了這一過程，一步一步地根本破壞着世界帝國主義底基礎。

不僅如此。十月革命不僅動搖了帝國主義，它同時還為世界革命運動建立了強大的公開的基

礎，即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基礎是世界革命運動從來未曾有過的，而現在它却能把這個基礎作為靠山了。十月革命為世界革命運動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公開的中心，這個中心是世界革命運動從來未曾有過的，而現在它却能在這個中心周圍團結起來，組織全世界各國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統一革命戰線去反對帝國主義了。

首先，這就是說，十月革命給了世界資本主義一個永遠不能治好的致命傷。正因為如此，所以資本主義永遠不能回復它在十月革命以前所有過的那種「平衡」和「穩固性」了。資本主義儘可局部穩定，儘可使自己的生產合理化，儘可把國家管理權交給法西斯主義，儘可暫時壓制工人階級，可是它永遠也不能回復它從前所引以自誇的那種「安寧」和「確信心」，那種「平衡」和「穩固性」了，因為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此時革命火焰必然要時而在帝國主義中心，時而在帝國主義外藩爆發起來，使資本主義的補綴方法一概無效，使資本主義底死期日益迫近。正好似著名寓言上所說的那樣：「剛剛抽出尾巴來，鼻子又陷落下去了；剛剛抽出鼻子來，尾巴又陷落下去了」。

第二，這就是說，十月革命已把全世界各被壓迫階級底力量和比重、勇氣和戰鬥決心，提到了一定的高度，使各統治階級不得不把牠們看作嚴重的新因素。現在已經不可把世界勞動群眾看作是徘徊於黑暗鄉裏，茫無前途的「盲目人群」了，因為十月革命已為他們建立了一座替他們照

環道路，指明前途的燈塔。如果從前沒有一個全世界公開集議場可以表明和規定被壓迫階級底希望和志願，那末現在却已有這種集議場了，這就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毫無疑義的，如果這個集議場竟被消滅，那末即無忌憚的黑暗反動勢力，就會長期籠罩着各「先進國」底社會政治生活。誰也不能否認，甚至單是「波爾什維克國家」巍然存在的事實，就牽制着黑暗反動的勢力，而促進被壓迫階級爭取本身解放的鬥爭。其實，全世界各國剝削者之所以非常兇狠仇恨波爾什維克，也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歷史又在重複着，不過是在新的基礎上重複着罷了。正如從前在封建制度覆亡時期，「雅可賓黨人」這一名詞，曾引起世界各國貴族底驚恐憎惡一樣，現今在資本主義覆亡時期，「波爾什維克」這一名詞，也同樣引起各資產階級國家底驚恐和憎惡。反過來說，正如從前巴黎是供興盛資產階級底革命代表們避難和學習的場所一樣，現在莫斯科是供興盛無產階級底革命代表們避難和學習的場所。對雅可賓黨人的仇恨，不會救封建制度於滅亡。對波爾什維克黨的仇恨，也不能救資本主義於不可避免的潰滅，——這難道可以懷疑麼？

資本主義「穩固」的紀元，已隨身帶着什麼資產階級制度不可動搖的奇談而一同進去了。
資本主義滅亡的紀元，已經到來了。

(4) 十月革命不僅是經濟關係和社會政治關係方面的革命。十月革命同時又是智慧中的革命，是工人階級思想中的革命。十月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在無產階級專政思想旗幟下，

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旗幟下誕生和強固起來的。因此，十月革命是表明馬克思主義對於改良主義的勝利，是表明列寧主義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勝利，是表明第三國際對於第二國際的勝利。

十月革命在馬克思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間，在列寧主義政策與社會民主主義政策間，掘成了一個不可逾越的深淵。從前，在無產階級專政尚未勝利以前，社會民主黨能拿馬克思主義旗幟來自炫，雖不公開否認無產階級專政思想，但絲毫也不設法，絕對不設法促進這個思想的實現，——當時，社會民主黨是能夠這樣作的，因為這對於資本主義是沒有任何危險的，當時，在那個時期，社會民主黨在表面上還與馬克思主義混合着，或幾乎是與馬克思主義混合着。現在，在無產階級專政獲得勝利以後，大家都已明白看見馬克思主義底目標是什麼，馬克思主義底勝利能表明什麼了，於是社會民主黨再也不能拿馬克思主義旗幟來自炫，再也不能向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獻媚，否則就會使資本主義受到相當的危險。社會民主黨早已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底精神，結果也就不得不脫離馬克思主義底旗幟，而公開和決然反對馬克思主義底產兒，反對十月革命，反對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此時，社會民主黨已不能不表示離開馬克思主義，而且果然已表示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因為在現時條件下，誰不公開地奮勇地擁護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誰不進行革命鬥爭反對本國資產階級，誰不創立使本國無產階級專政獲得勝利的條件，那他就不能以馬

克思主義者自稱。在社會民主黨與馬克思主義間已隔着一個深淵。從今以後，列寧主義，共產主義已是馬克思主義底唯一代表者和堡壘了。

可是，不僅如此。十月革命不僅已使社會民主黨與馬克思主義隔開，而且還把社會民主黨拋到那些反對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而直接擁護資本主義的人們營壘中去了。阿得列爾輩、鮑威爾輩、威爾斯輩、列維輩、龍格輩、布留姆輩這班老爺們咒罵「蘇維埃制度」，而讚美國會制度的「民主」，其用意就是想法：他們現在是進行着鬥爭，而且將來還會進行鬥爭，爲着要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爲着要在各「文明」國家裏保存資本主義奴隸制度。現時的社會民主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思想支柱。列寧說得萬分正確：現時的社會民主黨政治家，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走狗，是資本家階級在工人中間的代辦」；「在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中」，他們是必然會站在「凡爾賽派方面反對巴黎公社社員」的。除非消滅工人運動中的社會民主主義，就無法消滅資本主義。因此，資本主義衰亡的紀元，同時就是社會民主主義在工人運動中衰亡的紀元。十月革命底偉大意義，其中有一點也就在於十月革命表明列寧主義必然戰勝世界工人運動中的社會民主主義。

第二國際和社會民主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統治的紀元，已經完結了。

列寧主義和第三國際統治的紀元，已經到來了。

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

列 寧

——爲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作

(一) 按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本性說來，關於一般平等（其中也有民族平等）問題之抽象的或形式的提法，乃是這一民主制所特有的現象。資產階級民主制在個人平等的名義下，宣示有產者與無產者間，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間在形式上或法權上的平等，藉此來極端欺騙被壓迫階級。資產階級藉口彷彿個人絕對平等，而把本身上就是反映商品生產關係的平等思想，轉爲反對消滅階級的一種鬥爭武器。要求平等的真正意思也就祇是要求消滅階級。

(二)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爲推翻資產階級枷鎖而鬥爭底自覺的代表者，它根據自己反對資產階級民主制並揭破其荒誕和偽善性的基本任務，在民族問題上也不應當作出抽象的與形式上的原則，而是應當：第一、精確估計到具體歷史環境，首先是經濟環境；第二、把被壓迫階級和被剝

削勞動者底利益，從一般人民利益的概念，即表現統治階級利益的普泛概念中，明確區分開來；第三、同樣將被壓迫的、依賴的、不平權的民族和壓迫的、剝削的、享有全權的民族區分清楚，而與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虛偽性對立起來，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虛偽性正是蒙蔽着財政資本與帝國主義時代的特有現象，即山寒寒無幾的最富強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對地球上極大多數人口所施行的殖民地奴役和財政奴役的事實。

(三)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大戰，在所有一切民族及全世界各被壓迫階級面前，特別顯著地暴露了資產階級民主辭句底虛偽性，事實上表明出標榜爲「西方民主」的凡爾塞和約是比德國容克和凱撒底布列斯特和約更加野蠻，更加下賤地壓在弱小民族頭上的強暴力量。國際聯盟以及協約國戰後全部政策把這一真理揭露得更加明顯，更加激厲，並到處加強先進國無產階級和殖民地及依賴國一切勞動群眾底革命鬥爭，而使所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處和一律平等的這種市儈民族幻想加速破產。

(四) 從上述基本原理中就得出如下的結論：共產國際在民族與殖民地問題上的主要政策，應當是使一切民族和各國無產者與勞動群眾接近起來，進行共同的革命鬥爭去推翻地主與資產階級。祇有這樣接近才能保證戰勝資本主義，若沒有此種勝利，便不能消滅民族壓迫和不平權現象。

(五) 現今世界政治形勢把無產階級專政提到了日程上面，而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變都必然環繞在一個中心點：即環繞在全世界資產階級反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這鬥爭底周圍，而蘇維埃俄國却必然一方面團結着各國先進工人底蘇維埃運動，另一方面團結着殖民地與被壓迫民族底一切民族解放運動，這些民族根據自身的痛苦經驗，深信除了蘇維埃政權戰勝全世界帝國主義之外，對他們說來，是別無救亡之策。

(六) 所以現時不能局限於空口承認或空口提倡各民族勞動群眾互相接近，而必須進行這樣的政策，使一切民族解放運動和殖民地解放運動之與蘇維埃俄國間的緊密聯盟得以實現，根據各個國家無產階級中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程度，或根據落後國家或落後民族中工人和農民意識階級民主解放運動發展的程度，來確定這一聯盟底形式。

(七) 聯邦制是進到各民族勞動者之完全統一的過渡形式。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與其他蘇維埃共和國（過去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芬蘭蘇維埃共和國，拉脫維亞蘇維埃共和國，現在的阿捷爾拜疆蘇維埃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的關係中，以及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部與原先既沒有國家生存權又沒有自治權的各民族（例如俄羅斯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一九一九年建立的巴什基爾自治共和國和一九二〇年建立的韃靼共和國）的關係中，聯邦制已在實踐上表現了自己的適當性。

(八) 共產國際在這方面的任務，就是要進一步地發展，研究以及用經驗來檢查在蘇維埃制度和蘇維埃運動基地上所發生着的這些新的聯邦制。承認聯邦制是走向完全統一的過渡形式，就必須力求達到山聯邦進到更加緊密的聯盟，因為，第一，沒有各蘇維埃共和國最緊密的聯盟，便無法捍衛住被軍力方面雄強得無比的全世界帝國主義列強所包圍的各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必須有各蘇維埃共和國之密切的經濟聯盟，否則便無法恢復被帝國主義所破壞的生產力及保證勞動者的福利；第三、要估計到按各國無產階級所調整的總計劃，建立統一的整個的全世界經濟體系的趨向，這種趨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已充分顯然地表現出來，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則是無條件地會繼續發展和臻於完善的。

(九) 在國家內部關係方面，共產國際底民族政策，對民族平權問題決不能限於一種空洞的、形式的、純粹宣言式的、實際上毫無責任心的承認，如像資產階級民主派——不管是那些公開自認爲是這種民主派，抑或藉社會主義者名稱掩飾的第二國際底社會主義者們，都是一樣——所承認的那樣。

不僅在共產黨底全部宣傳鼓動工作，即國會講壇上與國會講壇外的宣傳鼓動工作中，都應當不屈不撓地揭破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違背它們的「民主」憲法，經常破壞民族平權，破壞保障少數民族權利的種種事實，並且第一，必須經常解釋，說明祇有蘇維埃制度才能在事實上給予各民

族以平等權利，它在反資產階級鬥爭中始而把無產者，繼而把全體勞動群眾聯合起來；第二、各國共產黨必須直接幫助各依賴國或不平權民族（例如在愛爾蘭、在美洲黑人中等等）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

沒有最後這個特別重要的條件，則反對壓迫依賴國和殖民地的鬥爭以及承認他們有國家分立權等都無非是一種假招牌，正如我們從第二國際黨那裏所見到的一樣。

（一〇）口頭上承認國際主義，而事實上在全部宣傳、鼓動和實際工作中，却以市僧民族主義與和平主義來代替了國際主義，這不僅是在屬於第二國際的各政黨中，而且是在退出了這個國際的各政黨中，甚至往往是在現時自命為共產主義的政黨中最通常的現象。把無產階級專政由民族性的（即存在於一個國家之內，還不能左右全世界政治的）專政轉變為國際性的專政（即至少是幾個先進國的，能夠對全世界政治起決定作用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任務愈迫切，則同根深蒂固的小資產階級民族成見這種禍害作鬥爭，就愈加重要。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宣稱祇要承認民族平權就算是國際主義，同時却保留着（更不待說這種承認是純粹口頭性的）民族利己主義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要求：第一，一個國家內無產階級鬥爭底利益應當服從於全世界範圍內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第二，正在實現戰勝資產階級的這個民族要能夠並有決心去為推翻國際資本而負擔最巨大的民族犧牲。

因此，在已經是純粹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真正無產階級先鋒隊這工人政黨的國家中，第一等
重大任務就是要與曲解國際主義及其政策的機會主義和市儈和平主義作鬥爭。

(一一) 在封建關係或宗法關係及宗法農民關係佔優勢的比較落後的國家與民族中，應特別
注意以下各點：

第一，各國共產黨必須幫助這些國家內的資產階級民主解放運動；首先是該落後民族在殖民地
關係或財政關係上所依賴的那個國家內的工人，應該負最積極幫助的責任；

第二，必須同落後國家內具有很大影響的僧侶教徒及其他中世紀式的反動份子作鬥爭；

第三，必須同那些企圖利用反歐美國主義的解放運動來鞏固其國王、地主、阿洪等地位的
汎回教主義及其他此類流派作鬥爭；

第四，必須特別援助落後國家中反地主、反大土地佔有制、反各種封建表現或封建殘餘的農
民運動，極力使農民運動帶有最大的革命性，並實現西歐共產主義無產階級與東方殖民地及一般
落後國家內農民革命運動間之儘量緊密的聯盟；

第五，必須堅決進行鬥爭，反對在落後國家內把資產階級民主解放思潮塗上共產主義的色
彩；共產國際祇是在這種條件下，即當一切殖民地和落後國家中這些將來無產階級黨（不僅名義
上是共產黨）底份子，能够覺悟到自己與本國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作鬥爭的特別任務，而從此組織

起來並受到鍛鍊的時候，才應當援助該國資產階級民主性的民族運動；共產國際應該去與殖民地及落後國底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聯盟，但決不要同他們融成一片，甚至當無產階級運動還在萌芽狀態時，也無條件地要保持這一運動底獨立性；

第六，必須向一切國家內，特別是向落後國家內的最廣大勞動群眾不屈不撓地解釋並揭露帝國主義列強一貫進行的欺騙政策，它們建立政治上表面是獨立的國家，却泡製着經濟上、財政上、軍事上都完全依賴於自己的那種國家；在現代國際形式下，除建立各蘇維埃共和國聯盟以外，則依賴國和弱小民族是別無救亡之策的。

(一一) 帝國主義列強歷來加於殖民地與弱小民族的壓迫，引起被壓迫國家勞動群眾對一般壓迫民族，同時也對這些民族中的無產階級，不僅表示憎惡，而且表示不信任。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這一無產階級底大多數正式領袖們按社會沙文主義精神藉口「保護祖國」來掩蓋其保護「本國」資產階級之壓迫殖民地及掠奪財政上的依賴國底「權利」，以致他們這種卑鄙背叛社會主義的行爲，曾不能不加強這一充分合理的不信任心理。另一方面一個國家愈是落後，則這國家內的小農生產、宗法制度和閉塞性就愈加厲害，而這種情況必然使最深刻的小資產階級成見，如民族利己主義及民族狹隘性特別加強和穩固起來。既然這些成見只有在先進國家內的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消逝之後，只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對於遭受壓迫極久的國家和民族內的民族感覺殘餘，

要特別慎重，特別注意，同樣爲了更迅速地消除以上所說的不信任心理與種種成見，還必須作某種讓步。沒有全世界各國無產階級方面以及全體勞動群眾方面之自願力謀聯盟與統一的願望，則戰勝資本主義這一事業便不能順利完成。

民族問題

斯大林

從這個題目中，我拿出兩個主要問題來講：（一）問題提法，（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

（一）問題提法。最近二十年來，民族問題也發生許多極大的變化。第二國際時期的民族問題和列寧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絕對不是一回事。不僅就它們的範圍來說，而且就它們的內部性質來說，都是大不相同的。

從前，通常都把民族問題限制在一些主要祇是關係於「文明」民族的問題底狹隘範圍內。愛爾蘭人、匈牙利人、波蘭人、芬蘭人、塞爾維亞人以及歐洲其他某些民族——這就是第二國際底英雄們所關懷其命運的一些主權不全的民族。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殘酷民族壓迫的若干萬萬亞洲人民和非洲人民，却通常都是落在他們的視線以外。他們總是不敢把白種人和黑種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拿來相提並論。兩三個空空洞洞，不痛不癢，竭力躲避殖民地解放問題的決

議案——這就是第二國際的活動家所能藉以自誇的一切。現在，民族問題方面的這種兩重性和半途性，要算是已被取消了。列寧主義揭破了這種極不合理的現象，而打破了橫在白種人和黑種人，歐洲人和亞洲人，帝國主義底「文明」奴隸和「不文明」奴隸之間的牆壁，因此便把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連結起來了。於是民族問題就由局部的和國內的問題變成了一般的和國際的問題，變成了依賴國和殖民地被壓迫民族解脫帝國主義桎梏的世界問題。

從前，通常却把民族自決原則曲解，把它縮小為民族自治權。第二國際底某些首領甚至把民族自決權變成文化自治權，即被壓迫民族設立自己文化機關的權利，而讓全部政權仍舊操在統治民族手中。結果便使民族自決思想有從反對兼併政策的工具變成辯護兼併政策的工具的危險。現在，這種糊塗觀念，要算是已被克服了。列寧主義擴大了民族自決權這個概念，而將其解釋為依賴國和殖民地被壓迫民族底完全分立的權利，各民族獨立國家生存的權利。於是就完全排除了把民族自決權解釋為民族自治權來替兼併政策辯護的可能。於是，民族自決原則就由欺騙群眾的工具——在帝國主義大戰時，它無疑是被社會沙文主義者用做這種工具的，——而變成了揭破一切帝國主義貪慾和揭破一切沙文主義鬼蜮技倆的工具，變成了用國際主義精神給予群眾政治教育的工具。

從前，通常把被壓迫民族問題看作是純粹法權的問題。冠冕堂皇地宣佈「民族平權」，發表

無數種鼓吹「民族平等」的宣言，——這就是第二國際黨覺得心滿意足的事情，它們抹煞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當某一批民族（少數）靠剝削別一批民族而生存時，所謂「民族平等」不過是對於被壓迫的嘲弄。現在，民族問題方面的這種資產階級的法權觀點，要算是已被揭破了。列寧主義把民族問題從堂皇宣言的天空拿到了地上來，而指出：如果無產階級黨不直接援助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那末「民族平等」的宣言就不過是空洞的虛偽的宣言。於是被壓迫民族問題，就成了援助、幫助、真正和經常幫助被壓迫民族為反對帝國主義，爭取真正民族平等，爭取自己國家獨立生存而鬥爭的問題。

從前，通常都用改良主義觀點來看待民族問題，把它當作是一個單獨的孤立的問題，當作是與資本政權，推翻帝國主義，實現無產階級革命這一總問題無關的問題。人們當時都是不說自明地認定，歐洲無產階級是不必與殖民地解放運動直接聯合而能獲得勝利的，以為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是儘可離開無產階級革命大道，不必進行反帝革命鬥爭，而能於無形之中，「自流地」得到解決的。現在，這種反對革命的觀點，要算是已被揭破了。列寧主義已經證明，而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又已經證實：民族問題祇有與無產階級革命相聯繫和在無產階級革命基礎上，才能得到解決，而西方革命必須與殖民地和依賴國反帝解放運動結成革命的聯盟，才能得到勝利。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中的一部份，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中的一部份。

問題是這樣：被壓迫國革命解放運動所含有的革命能力，是不是已經用完了呢？如果還沒有用完，那麼是不是還有希望，還有根據爲着無產階級革命來利用這種能力，是不是可以把依賴國和殖民地國家山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變爲革命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變爲革命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呢？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即認爲被壓迫國民族解放運動是含有革命能力，認爲可以運用這些革命能力來力謀推翻共同的敵人，來力謀推翻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發展底機密，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都完全證實了列寧主義關於這點結論。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必須幫助，必須堅決地積極地幫助各被壓迫民族和依賴民族底民族解放運動。

這當然不是說，無產階級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在一切個別具體情形下，對於任何的民族運動都要加以幫助。這只是說要幫助趨向於削弱帝國主義，推翻帝國主義，而不是趨向於鞏固和保持帝國主義的那種民族運動。有時候，個別被壓迫國家底民族運動，也許與無產階級運動發展底利益相衝突。在這種條件下，當然是談不到什麼幫助的。民族權利問題並不是什麼孤立的自滿自足的問題，而是無產階級革命這個總問題中的一部份，它服從這個總問題，並且要從這個總問題觀點上去觀察它。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是擁護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底民族運動，而反對捷

克人和南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的。爲什麼呢？因爲當時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是「反動民族」，是在歐洲的「俄國前哨」，是專制制度底前哨，而當時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却是爲反對專制制度而奮鬥的「革命民族」。因爲在當時幫助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就是間接幫助歐洲革命運動死敵的沙皇制度。

列寧說：

「民主運動底個別要求，包括民族自決在內，並不是什麼絕對的東西，而是一般民主主義（現在是一般社會主義）世界運動中的一部份。在個別的具體的情形下，部份也許和總體相矛盾，那時就必須拋棄這一部份」（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五七至二五八頁）。

關於個別民族運動問題，關於這些運動底可能反動性問題，——當然，如果不是從形式觀點上，不是從抽象法權觀點上，而是從革命運動底利益觀點上來具體估量個別民族運動，——就是如此。

關於一般民族運動底革命性質，也要這樣說。極大多數民族運動無疑具有的革命性，也正與某些個別民族運動底可能反動性一樣，都是相對的和特殊的。在帝國主義壓迫的環境中間，民族運動底革命性並不一定要以無產階級份子參加這運動爲前提，並不一定要以這個運動有革命政綱或共和政綱爲前提，並不一定要以這個運動有民主基礎爲前提，阿富汗國王爲阿富汗獨立而進行

的鬥爭，客觀上是革命的鬥爭，雖然阿富汗國王及其戰友是抱有君主制的觀點，因為這個鬥爭能削弱、瓦解和摧毀帝國主義；然而例如克倫斯基和策烈鐵里、倫諾德里和謝德曼、切爾諾夫和唐恩，亨德遜和克萊因斯這些「民主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革命家」與共和派，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所進行的鬥爭，却是反動的鬥爭，因為這個鬥爭結果是粉飾並鞏固帝國主義，使帝國主義取得勝利。埃及的商人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為埃及獨立而進行的鬥爭，由於同樣的原因，客觀上也是革命的鬥爭，雖然埃及民族運動底首領是資產階級出身，具有資產階級身分，並反對社會主義的；然而，英國工黨政府為保持埃及依賴地位而進行的鬥爭，由於同樣的原因，却是反動的鬥爭，雖然這政府底閣員是無產階級的出身，具有無產階級身分，並「贊成」社會主義的。更不必說其他較大的殖民地國家和依賴國家，如印度和中國底民族運動了，這些國家在力爭解放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驟，即令這一步驟違背形式民主制要求，也還是對於帝國主義的一種非常嚴重的打擊，即毫無疑義是革命的步驟。

列寧說得對：在估計被壓迫國家底民族運動時，不要以形式民主為標準，而要以反帝國主義鬥爭總結算中的實際結果為標準，就是說，「不要單獨看待，而要以世界範圍為標準」（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五七頁）。

(二) 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列寧主義在解決民族問題時，是從下列原理出

(1) 世界已分成兩個營壘：一個營壘是為數極少的文明民族，佔有財政資本並剝削地球上絕大多數居民；另一個營壘是組成這絕大多數居民的殖民地和依賴國被壓迫被剝削的民族；

(2) 被財政資本所壓迫所剝削的殖民地和依賴國，是帝國主義最巨大的後備力量和最嚴重的實力來源；

(3) 殖民地和依賴國被壓迫民族所進行的反帝革命鬥爭，是他們擺脫壓迫和剝削的唯一道路；

(4) 最重要的殖民地和依賴國已經走上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這個運動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資本主義底危機；

(5) 發展國無產階級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底利益，要求把這兩種革命運動聯合為一條反對共同敵人帝國主義的共同戰線；

(6) 如果不建立並鞏固共同革命戰線，那末發展國中的工人階級就不能勝利，而被壓迫民族就不能從帝國主義桎梏下解放出來；

(7) 如果壓迫民族中的無產階級不直接而堅決地援助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來反對「祖國」帝國主義，那就沒有可能建立共同革命戰線，因為「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

(馬克思)；

(8) 這種援助就是堅持、擁護和實現這樣一個口號：民族有分立權，民族有獨立的國家存在權；

(9) 不實行這個口號，便不能保證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勝利物質基礎的統一世界經濟中的聯合與合作；

(10) 這種聯合祇能是自願的，是在各民族相互信任和相互友愛基礎上產生的。

由此就有民族問題上的兩個方面，兩個趨向：一個是在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殖民地基礎上產生的力求在政治上擺脫帝國主義束縛而組織獨立民族國家的趨向；另一個是因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形成而產生的力求使各民族在經濟上彼此接近的趨向。

列寧說：

「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可以看見民族問題方面的兩個歷史趨向。第一個趨向就是民族生活和民族運動之覺醒，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鬥爭之發生，民族國家之建立。第二個趨向就是民族間各種聯繫之發展和頻繁，民族界限之破壞，資本、一般經濟生活、政治、科學等等底國際統一之成立。這兩個趨向都是資本主義底世界規律，第一個趨向盛行於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第二個趨向是資本主義已經成熟而走向於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時的特點。」（見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

對於帝國主義，這兩個趨向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帝國主義若不剝削殖民地，若不用強力把殖民地束縛在「統一的整體」範圍內，便不能生存；因為帝國主義祇有靠兼併手段和奪取殖民地才能使各民族互相接近，而如果不實行兼併手段和奪取殖民地，那它就根本不成其為帝國主義。

對於共產主義，却恰巧相反，這兩個趨向不過是一件事情底兩方面，就是被壓迫民族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這件事情底兩方面，因為共產主義知道：各民族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的聯合，祇有根據相互信任和自願協定的原則才能實現；各民族自願聯合的建立，祇有經過使殖民地離開「統一的」帝國主義「整體」而分立的道路，祇有經過使殖民地變為獨立國家的道路才能達到。

因此，必須堅強果決而毫不間斷的反對各統治民族（英法美意日等國）「社會主義者」底大國沙文主義思想，他們不願意反對本國帝國主義政府，不願意幫助「他們的」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為擺脫壓迫而爭取國家獨立的鬥爭。

不進行這樣的鬥爭，便不能以真正國際主義的精神，接近依賴國和殖民地勞動群眾的精神，真正準備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裏的工人階級。如果俄國無產階級沒有獲得舊俄

帝國內各被壓迫民族底同情和援助，那末俄國革命就不會勝利，而高爾察克和鄧尼金也就不會被擊破。可是，爲要獲得這些民族底同情和援助，俄國無產階級當時應該首先打破俄國帝國主義鎖鍊，使這些民族擺脫民族壓迫。不然，就不能鞏固蘇維埃政權，就不能樹立真正的國際主義，就不能創造那個絕妙的民族合作的組織，即叫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組織，它是各民族將來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聯合的實際榜樣。

因此，必須反對各被壓迫國社會黨人底民族閉關主義、狹隘觀點和孤獨思想，他們不願意超出自己的民族狹隘眼界，不瞭解本國解放運動和統治國無產階級運動間的聯繫。

不進行這樣的鬥爭，便不能保持被壓迫國無產階級底獨立政策，便不能保持它和統治國無產階級間的階級團結去進行推翻共同敵人的鬥爭，進行推翻帝國主義的鬥爭；不進行這樣的鬥爭，便不能實現國際主義。

這就是以革命的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裏和被壓迫民族裏勞動羣衆的道路。

請看列寧說明共產主義運動用國際主義精神教育工人的這種雙方面工作的言論吧：

「這種教育工作……在壓迫的強大民族裏與被壓迫的弱小民族裏，在兼併的民族裏和被兼併的民族裏，能具體相同麼？」

顯然是不可能的。要達到所有一切民族完全平等、密切接近和進而溶合爲一的共同目

的，顯然是要走各不相同的具體道路，正好像從一張紙底左右兩邊都可引向這張紙底中心點一樣。如果壓迫的、兼併的強大民族中的社會民主黨人僅僅一般鼓吹民族溶合，而同時却忘記了，即令是一分鐘忘記了「他的」尼古拉第二，「他的」威廉，佐治，彭加勒等等也主張與小民族溶合（用兼併手段），如尼古拉第二主張與加里西亞「溶合」，威廉第二主張與比利時「溶合」等等，——那麼這樣的社會民主黨人在理論上就是可笑的學理主義者，在實踐上就是帝國主義底幫兇。

在壓迫國家裏，工人底國際主義教育重心，是要工人宣傳並堅持被壓迫國家底分立自由。不然，就不會有國際主義。壓迫民族裏的任何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如果不作這種宣傳，那末我們就可以，而且應該鄙視他，視之為帝國主義者，視之為惡棍。這是一個無條件的要求，那怕在社會主義未成功以前，分立底機會祇有千分之一是可能和「可以實現的」……

反之，小民族裏的社會民主黨人却應當以我們總公式——各民族「自願聯合」——末尾二字為其鼓動工作底重心。他既可以贊成民族底政治獨立，又可以贊成本民族加入鄰近某個國家，而並不違反他為國際主義者底義務。可是，無論如何，他應當反對小民族的狹隘觀點、閉關主義和孤獨思想，而主張顧全整體和總體，主張使部份利益服從全體利益。

對問題未加思索的人，以為壓迫民族裏的社會民主黨人堅持「分立自由」而被壓迫民族

裏的社會民主黨人堅持「聯合自由」，是「有矛盾」的。可是，祇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知道，要達到國際主義和民族溶合，要達到這一目的，除實行這個原則以外，是沒有其他道路，而且不能有其他道路可走的」（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六一至二六二頁）。

民族獨立與國際主義

特萊寧

戰後，國際政治舞台的特點，便是政治力量被分成兩個陣營：一個是帝國主義的反民主陣營，而另一個則是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陣營。民主陣營的最重要的原則就是承認和尊重大小國家的主權——就是這些大小國家由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之下，保衛自己國家的民族獨立的主權。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各民族，剝奪它們的民族獨立，努力廢除它們國家的自主權。

德國法西斯主義者露骨的宣傳必須取消自主權的觀點，他們說高等種族的統治，必須以犧牲許多國家「生存空間」來作保證，將被犧牲的這些國家的民族降低為「下賤種族」。卡爾·施米特是法西斯「法律學」支柱之一，他想竭力證明，在現代大規模生產的條件之下，舊的國家民族的獨立自主似乎是失去了任何的意義。他提出的理論是充滿着帝國主義國家思想的「理論」，「廣大空間的理論」；根據這個理論，其他的國家，而特別是斯拉夫及其他民族，應該失掉自己的經濟和政治的獨立。

正在帝國主義陣營中進行着的對戰後組織問題的討論，表現出法西斯的「廣大空間理論」。帝國主義份子企圖以虛偽的「民主主義」的言論來恢復和掩護這個法西斯的「廣大空間理論」。關於這一點的證明是，在美國反動黨徒極度盛行的建立的「世界政府」的草案和邱吉爾及右翼社會黨徒關於建立「歐洲聯盟」的草案，事實上就是把歐洲拿去服從美國及英國帝國主義份子的利益。在「馬歇爾計劃」和軍事冒險的「西方聯盟」等等之中，充分鮮明的表示出企圖在經濟和政治上奴役各民族，企圖聯合反動政府聯盟，來反對蘇聯及其他人民的民主國家。同時，帝國主義份子已開始實行反對國家自主的原則。這在聯合國各委員會中，美國的馬克奈、比利時的史巴克及其他等帝國主義的代理人的發言中，明顯的表現出來了。這些人實際上是重複了腐朽的法西斯關於自主權已是「不時興」和「陳舊了」的謬言。

歷史的經驗，而特別是蘇聯在爲自己的獨立而鬥爭的經驗，證明各國人民的民族自由和獨立，只有在與帝國主義的鬥爭中，才能够獲得。在蘇聯，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政策促成了這一點，這個政策表現了十六個擁有主權的聯盟共和國的根本利益，這個政策由帝國主義及其各種各樣的民族代理人之侵害之下，保衛住了自己的獨立和自由。各蘇維埃共和國的人民，由於實現斯大林五年計劃團結了自己力量的結果，在經濟和文化方面改革和增長了，消除了以往爲剝削階級在他們中間所遺下的紛爭和互不信任。蘇聯各民族的社會主義經濟和

民族文化，達到了空前的繁榮與興盛。國際主義的一致，鍛鍊了多民族的蘇聯人民的道德——政治的統一和保證他們戰勝了法西斯主義。

以蘇聯和各新民主主義國家爲首的民主主義的反帝國主義陣營，在國際舞台上，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的體現者。這個國際主義不是侵吞各民族，而是依靠各民族，它爲了防禦帝國主義，爲了保衛自己的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爲了鞏固和順利推進這些國家的社會改革，而團結了全世界民主陣營國家的勞動者，這些國家的社會改革，助使了各民主主義國家向着社會主義的道路邁進。

認識到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一切利益的蘇聯人民，在自己與其他國家的人民互相關係中是以這些原則作出發的。還在不久前，斯大林同志會着重指出：『……蘇聯人民認爲：每一民族，不論是大民族和小的民族，毫無例外，都有其自己品質上的特點和特性，這種特點是只屬於這一民族的，而爲其他民族所沒有。這些特性，是每個民族貢獻給世界文化總寶藏中的一部份，它並充實和豐富這一寶庫。在這個意義上說，一切大小民族都處於同等地位，而每一民族與其他任何民族有同等意義』。

國際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進行了殘酷無情的鬥爭，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企圖分裂勞動者，削弱他們的力量和戰鬥力，而在最後則是便利帝國主義份子實行剝削各民族的民族獨立。帝

國主義的代理人，經常是以民族主義作掩護。由民主國家逃脫走了的那些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集團的犯罪陰謀，便是關於這一點的證明。他們在帝國主義份子的庇護之下，找到了自己的避難所，他們爲帝國主義利益而服務，他們妄想將帝國主義的羈絆重新套在被解放人民的脖子上。

侵入共產黨隊伍中的民族主義，是特別危險的。因爲共產黨是各民族反對帝國主義鬥爭中的先鋒隊和領導力量。鐵托及其黨徒的民族主義政策，出賣了南斯拉夫民族獨立事業。他們以共產主義的言論企圖掩護自己冒險的民族主義的罪惡宣傳。鐵托及其集團，曲解了馬克思關於階級與階級鬥爭的學說。他們發明了自己的民族主義，而實際上這個民族主義的道路，使得南斯拉夫與蘇聯及其他民主國家隔離起來了。他們偽造了山法西斯主義之下解放南斯拉夫的歷史，這是爲了培養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降低蘇聯及蘇軍在解放南斯拉夫事業中的作用。爲了逢迎帝國主義份子，他們企圖煽動各民主國家之間的民族敵視。這一切的事實，在鐵托集團反對阿爾巴尼亞人及匈牙利人的沙文主義的發言中，在他爲了使馬其頓人反對保加利亞人而派遣代表駐比林斯基邊疆的事件中，是顯然的表明了。

帝國主義份子急切的期待鐵托集團投入自己的帝國主義陣營中。在現代的條件之下，或者投入帝國主義陣營中，或者投入民主陣營中，而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列寧在當時估計到民族主義所帶來的威脅，他曾號召「爲了全體和普遍利益而打算，爲了把個人利益拿去服從總的利益，同

狹隘的民族主義，向孤立性及特殊性而鬥爭。

在國際舞台上，只有各民族的国际團結，才能够保證民主陣營的勝利。

在幾國共產黨宣言中說過：『只要各國共產黨堅定不移的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只要它們不甘受他人恐嚇與欺詐，只要它們大膽捍衛本國民主制度、民族主權、自由和獨立，只要它們在反抗經濟上政治上奴役它們國家的一切企圖的鬥爭中善于領導所有決心堅持正義和民族獨立事業的力量，那末任何一種奴役歐亞各國的計劃都是無法實現的』。

無產階級的国际主義及互助合作的道路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保衛自由、民族獨立和各民族的國家自主而鬥爭的唯一道路。

(孫愚譯)

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

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

毛澤東

——給『持久和平與人民民主』雜誌紀念

十月革命三十一週年專號所寫的論文——

現在，當着全世界覺悟的工人階級和一切真誠革命的人們對於蘇聯偉大的十月革命第三十一個週年舉行歡欣鼓舞的紀念的時候，使我想起斯大林在一九一八年，在十月革命第一個週年紀念的時候所寫的著名的論文。斯大林在這篇論文中說：『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主要地是：第一、它擴大了民族問題的範圍，把它從反對民族壓迫的局部問題，變為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下面解放出來的一個整個問題。第二、它給這一解放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

現實的道路；這樣，就大大促進了西方和東方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把它們吸收到勝利的反帝國主義的洪流中去。第三、這樣，它就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樑，建築了一條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

歷史是按照斯大林所指出的方向發展的；十月革命給世界人民解放事業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十月革命建築了一條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並且這條革命戰線是在列寧和斯大林而在列寧死後是在斯大林的英明的指導之下建築起來和發展起來的。

在世界範圍內，難道除了這樣一條革命戰線以外，還有什麼別的革命戰線嗎？三十年的歷史難道還沒有證明：一切既不滿意帝國主義，又不滿意蘇聯的人們，一切企圖站在帝國主義者的反革命戰線和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的人們的革命戰線之間的所謂「中間路線」，所謂「第三條道路」的徹底虛偽和徹底破產嗎？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列寧、斯大林式的革命黨。沒有這樣一個革命黨，沒有一個按照馬、恩、列、斯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及廣大人民群眾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自從馬克思主義產生以來的一百多年的時間內，只是在有了俄國波爾什維

克領導十月革命、領導社會主義建設和戰勝法西斯侵略的榜樣的時候，才在世界範圍內建立了和發展了新式的革命黨。自從有了這樣的革命黨，世界革命的面目就起了變化。這個變化是如此鉅大，以致使老一輩的人們完全不能設想的變革，都轟轟烈烈地出現了。中國共產黨就是依照蘇聯共產黨的榜樣建立起來和發展起來的一個黨。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這個事實難道還不明顯嗎？

以蘇聯爲首的世界革命統一戰線，戰勝了法西斯主義的德意日。這是十月革命的結果。假如沒有十月革命，假如沒有蘇聯共產黨，沒有蘇聯，沒有蘇聯領導的西方與東方的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統一戰線，還能設想戰勝法西斯德意日及其走狗們嗎？如果說，十月革命給全世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就是給全世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開闢了更加廣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現實的道路。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的意義估計不足，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以後，代替法西斯德意日的地位而瘋狂地準備新的世界戰爭、威脅全世界的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們，反映了資本主義世界的極端腐敗及其瀕於滅亡的恐怖情緒。這個敵人還是有力量的，因此，每一個國家內部的一切革命力量必須互相團結起來，一切國家的革命力量必須互相團結起來，必須組成以蘇聯爲首的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並遵循正確

的政策，否則就不能勝利。這個敵人的基礎是虛弱的，它的內部分崩離析，它脫離人民，它有無法解決的經濟危機，因此，它是能够被戰勝的。對於敵人力量的過高估計和對於革命力量的估計不足，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以反對美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瘋狂侵略、反對賣國獨裁和以內戰屠殺中國人民的國民黨反動政府爲目標的偉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現在已經取得了鉅大的勝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的兩年時間內，已經打退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四百三十萬軍隊的進攻，並使自己由防禦轉到了進攻。在兩年作戰中（一九四八年七月以後的發展，尙未計算在內），人民解放軍俘虜及消滅了國民黨軍隊二百六十萬人。中國解放區現有面積二百三十五萬平方公里，佔全國面積九百五十九萬平方公里的百分之二十四·五。現有人口一萬萬六千八百萬，佔全國人口四萬萬七千五百萬的百分之三十五·三。現有城市五百八十六座，佔全國城市二千零九座的百分之二十九。由於我黨堅決地領導農民實現了土地制度的改革，現已在大約一萬萬人口的區域澈底地解決了土地問題，地主階級及舊式富農的土地大致平均地分配了給農村人民，首先是貧農和僱農。中國共產黨的黨員，由一九四五年的一百二十一萬人，增加到了現在的三百萬人。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在全國範圍內團結一切革命力量，驅逐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打倒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統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國。我們知道，我

們面前還有許多困難。但是，我們不怕這些困難。我們認爲困難是必須克服，並且能够克服的。

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們。苦難的中國人民必須求得解放，並且他們堅信是能够求得解放的。一向孤立的中國革命鬥爭，自從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就不再感覺孤立了，我們有全世界的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援助。這一點，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是理解的，他確定了聯合蘇聯反對帝國主義的政策。他在臨終的時候，還寫了一封給蘇聯的信，當作他的一份遺囑。背叛孫中山的政策，站在帝國主義反革命戰線方面、反對自己國家的人民的，是國民黨的蔣介石匪幫們。但是人們不要很久就可以看到，國民黨的全部反動統治將被中國人民所澈底打碎。中國人民是勇敢的，中國共產黨也是勇敢的，他們一定要解放全中國。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

毛澤東

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分爲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步驟，而其第一步現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義，而是中國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那末，這個歷史特點是怎樣形成的？它是一百年來就有了的？還是後來才發生的呢？

只要研究一下中國的與世界的歷史發展，就知道這個歷史特點，並不是從鴉片戰爭以來就有了的，而是在後來，在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形成的。我們現在就來研究這個形成過程。

很清楚的，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爲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國現時的革命，是在做第一步。

這個第一步，可以說，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即中國社會開始由封建社會改變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來，就開始了的。中經太平天國運動、戊戌政變、中法戰爭、中日戰爭、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一二九運動，直到今天的抗日戰爭，這樣許多個別的階段，費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從某一點上說來，都是實行這第一步，都是中國人民在不同的時間中與不同的程度上實行這第一步，實行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爲了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而鬥爭，爲了完成第一個革命而鬥爭。而辛亥革命，則是在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這個革命。這個革命，現在還未完成，還須付與很大的氣力，這是因爲這個革命的敵人，直到現在，還是非常強大的原故。孫中山先生說：『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就是指的這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

然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自從一九一四年爆發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起了一個變化。

在這以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之內的，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份。

在這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却改變爲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在革命的陣線上說來，則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份了。

爲什麼呢？因爲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

在世界資本主義戰線已在地球的一角（這一角佔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實行崩潰，而在其餘的角上又已經充分顯露其腐朽性的時代，在這些尚存的資本主義部份非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過活的時代，在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建立並宣佈它願意爲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而鬥爭的時代，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一天一天從社會帝國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之影響下面解放出來並宣佈他們贊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時代，在這種時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對帝國主義，即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不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疇，而屬於新的範疇了；它就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份，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份，而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了。這種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經不能當作世界資本主義反革命戰線的同盟軍，而當作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戰線的同盟軍了。

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階段，第一步，雖然按其社會性質，基本上依然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它的客觀要求，基本上依然還是掃除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然而這種革命，已經不是舊的、完全被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與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爲目

無可比擬的大變化。

中國共產黨人提出這一正確的命題，是根據斯大林的理論的。

斯大林還在一九一八年作十月革命一週年紀念的論文時，就說道：

「十月革命的偉大的世界意義，最重要的有下列三點。第一，它擴大了民族問題的範圍，把它從反對民族壓迫的局部問題，變為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下解放的一個整個問題。第二，它給這一解放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真正的道路，而大大促進了西方和東方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把他們吸收到勝利的反帝國主義的共同軌道上來。第三，因此，它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樑，從西方的無產者起，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的被壓迫民族止，建築了一條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見張仲實譯「斯大林論民族問題」，延安「解放社」版，第一三〇頁。）

從這篇文章以後，關於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脫離了舊範疇、改變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一部份的理論，斯大林曾經多次的發揮了。解釋得最清楚明確的，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發表的「同當時南斯拉夫的民族主義者爭論的文章」。這篇文章載在張仲實譯的「斯大林論民族問題」一書上面，題目叫做「再論民族問題」。其中有這麼一段：

「舍米契同志，曾引證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底所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那本書

中的一句話。這句話是這樣說的：「民族的鬥爭是資產階級相互間的鬥爭。」他引證這句話，意思藉此暗示他所下的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民族運動的社會意義的界說之正確。不過，斯大林那本小冊子，是在帝國主義大戰前著的。那時候，民族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還不是一個全世界問題。那時候，馬克思主義者，關於民族自決權的基本要求，還沒有當作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份，而是當作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份。自那時候起，國際的形勢，已經根本改變了。歐戰和十月革命已把民族問題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份，變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份。要是看不清這一點，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列寧尙在一九一六年十月間，他就在「關於民族自決權問題討論的總結」一文中說過，民族問題中，關於民族自決權這個基本點，已不成其為一般民主運動的一部份，它已經變為全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構成部份了。列寧，以及俄國共產主義的其他代表者，關於民族問題的許多深遠著作，那更不用提了。因此，在我們已由於新的歷史環境的原故，而進入於一個新的時代——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現在，舍米契同志，却引證斯大林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所著的那本書中的一句話，含有甚麼意義呢？它僅有這樣一個意義，就是，舍米契同志的引證，是完全離開了時間與空間，不顧到活的歷史環境，因而違犯了辯證法的基本原理，沒有考慮到某一個歷史環境下是正確的話，在另一個歷史環境下是不正確的。」

由此可見，有兩個世界革命，第一種是屬於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範疇的世界革命。這種世界革命的時期早已過去了，還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之時，尤其是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之時，就告終結了。從此以後，開始了第二種世界革命，即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這種革命，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爲主力軍，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爲同盟軍。不管被壓迫民族中間參加革命的階級、黨派或個人，是何種的階級、黨派或個人，又不管他們意識着這一點與否，他們主觀上瞭解了這一點與否，只要他們反對帝國主義，他們的革命，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他們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同盟軍。

中國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義更加增大了。在今天，是在由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已經一天一天把世界拖進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是在蘇聯已經到了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而有能力領導與援助全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與一切革命人民反抗帝國主義戰爭打擊資本主義反動的時候，是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正在準備打倒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是在中國共產黨、中國無產階級、農民階級，知識份子與小資產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已經形成了一個偉大的獨立的政治力量的時候，在今天，我們是處在這種時候，那末，應該不應該估計中國革命的世界意義是更加增大了呢？我想是應該的，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

的偉大的一部份。

這個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其中又分爲許多小階段），其社會性質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還不是最新式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但早已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份，現在更已成了這種世界革命偉大的一部份，成了這種世界革命的偉大的同盟軍。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

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最基本的特點，這就是二十年來（從五四運動算起）的新的革命過程，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生動的具體的內容。

——新民主主義論——

四月代表會議關於民族問題決議案

列 寧

民族壓迫政策是專制制度與君主制度底遺產，而地主、資本家和小資產階級則支持着這種政策，目的是要保護其階級特權並分散各民族的工人。現代帝國主義加強着征服弱小民族的趨向，因而成爲加深民族壓迫的新因素。

如果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可能達到剷除民族壓迫，那就只有在保證一切民族和語言完全平等的徹底民主共和的國家制度和管理制度之下，才能實現。

必須承認俄國境內一切民族皆有自由分立和組織獨立國家的權利。否認這種權利和不設法保障這種權利能具體實現，就等於贊助侵略或兼併政策。只有由無產階級承認民族分立權，才能保證各民族工人底完全團結，並促進各民族間真正民主的接近。

現時芬蘭和俄國臨時政府間發生的衝突，特別顯著地表明，否認自由分立權的結果，便是公

然繼續沙皇政府底政策。

決不可把民族自由分立權的問題和某個民族在某個時機中實行分立是否適當的問題，混爲一談。對於後一問題，無產階級黨在每一場合下都應當根據整個社會發展底利益以及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階級鬥爭底利益，完全獨立地加以解決。

黨要求廣泛的區域自治，取消自上的監督，取消強迫施行的國語，並要求根據當地居民自己對於經濟條件和生活習慣條件及居民民族成份等等的估計，來劃定自管區以及自治區底疆界。

無產階級黨堅決排斥所謂「民族文化自治」，即把學校等等事宜劃出國家管轄範圍而交給某種民族議會處理的辦法；民族文化自治制是用人工方法把那些在同一地方居住和甚至在同一企業作工的人，按其所屬的「民族文化」彼此分開，就是說，使工人和本民族底資產階級文化間的聯繫加強起來；而社會民主黨底任務，却在於加強全世界無產階級底國際文化。

黨要求在憲法中加入一條基本法律，將某一民族所享有的任何特權以及對於少數民族各種權利的一切侵犯，都宣佈爲無效。

工人階級底利益，要求把俄國境內所有各民族工人溶合爲統一的無產階級的組織：政治的、職工會的、合作社的、教育的組織等等。只有這樣把各民族工人溶合爲統一的組織，才使無產階級有可能來進行反國際資本和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勝利鬥爭。

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勝利和

蘇聯人民深刻的國際主義感

蘇聯是世界上領土連成一片的最大的——個國家。從北至南達四千五百餘公里，由西至東有一萬一千公里。全蘇面積將近二千二百萬平方公里，佔全世界陸地面積的六分之一。蘇聯人口衆多，佔全世界第三，僅次於中國和印度。蘇聯是個多民族的國家，說着各種不同的語言，有俄羅斯、烏克蘭、別洛露西亞、格魯吉亞、烏茲別克、塔什克、土爾克明、卡查赫、猶太、莫爾達維亞、卡列里·芬蘭、布略特·蒙古等數十個民族。他們都是蘇聯公民，都享有平等權利與義務。人與人之間是友誼平等，沒有種族和民族之分。這就是蘇聯確定不變之法律。

蘇維埃政權給全蘇聯各族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國家，發展其民族的文化、科學與藝術等可能性。蘇聯斯大林憲法，它所持有的出發點，是認爲一切民族與種族，不管它們強弱如何，都應

當在社會所有一切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國家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享有同等權利。關於這一點，已爲蘇聯是由十六個蘇維埃社會主義盟員共和國所組成的這個事實證明了。其中有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別洛露西亞、烏茲別克、卡查赫、格魯吉亞、阿捷爾拜疆以及其他等等共和國。在幾個共和國中有十六個自治共和國、九個自治省，和十個民族州。

蘇聯人民的領袖斯大林曾指出，蘇聯憲法的特點是建立在各民族相互關係上。它所特有的出發點，是認爲各個民族在膚色或語言，在文化水平或國家發展水平方面的區別，以及其他任何區別，都不能成爲辯護民族不平等現象的根據。斯大林曾說過：『所有民族和種族，不管它們過去和現在狀況如何，不管它們強弱怎樣，都應當在社會所有一切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國家生活及文化生活方面享有同等的權利』。

不論蘇聯那個民族與其他各民族都沒有任何特殊權利。蘇聯的公民不分民族、信仰，都享有平等的勞動權利，保證有休息、教育、養老等權利和其他各種權利。蘇聯任何一個民族的公民，在法律上，都應享受着同樣的權利和肩負着同樣的義務。在蘇聯，進行種族或民族的特殊以及仇視與蔑視的任何宣傳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蘇聯各民族間的友愛中起着領導作用的是俄羅斯人民。但是，這種領導作用並不是建基於特殊權利上的。俄羅斯人民是各平等的民族中第一個民族。它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下，首先

高舉起了爲爭取自己的自由及從沙皇、資本家、地主的壓迫下解放所有被壓迫民族的英勇的旗幟。它領導了俄國所有人民爲建設新的正義的社會——共產主義社會而鬥爭。在偉大祖國戰爭時期中，俄羅斯人民會是蘇聯的主要領導力量，當着德國法西斯背信棄義進攻蘇聯的時候，他們曾打算破壞蘇聯各民族之間的合作，企圖挑撥他們互相之間的衝突及使之分裂。然而，法西斯份子的這些狡猾計劃完全遭到了破產。在戰爭過程中，法西斯德國在軍事歷史上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慘敗。不僅是軍事上，而且在經濟與政治道德上也是如此。法西斯獸性的民族主義及其種族仇視的思想都遭受了慘敗。蘇聯的各民族與種族之間的友誼、平等的思想，在戰爭中則取得了完全勝利。

偉大的俄羅斯人民曾幫助過，而且還在幫助着蘇聯其他各族人民建設自己的蘇維埃國家與文化。這就是俄羅斯人民取得了蘇聯其他各族人民的尊敬與信任，並在他們中佔着領導地位底原因。

蘇聯各民族之間的友誼不是一下子鞏固起來的。乃是由波爾什維克黨領導下在與沙皇、地主、資本家長年歲月的鬥爭中漸漸鞏固起來的。蘇聯一切民族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誼是在爲蘇維埃政權和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共同鬥爭中鞏固起來的，尤其是在偉大的祖國戰爭中鍛鍊成的。

蘇聯各民族之間的友誼是蘇聯政權及波爾什維克黨偉大收穫之一。共計不過數十年之前，當國家還在沙皇、地主和資本家統治的時候。列寧曾給以定義：俄羅斯是「各民族的牢獄」。沙皇煽動這一民族與另一民族衝突，燃起各民族之間的互相憎恨。「分而治之」這就是沙皇官吏們用來指導管理的方法。

蘇維埃國家從那時已經過了嚴重的考驗並走過了偉大光榮道路。被列寧和斯大林散佈在俄羅斯土地上的各民族友誼的種籽，已蓬勃增長。在蘇聯每個民族與其他民族都有着平等權利。這種平等權在蘇聯國家的各種生活中都實行着。

蘇聯人民具有崇高和發展的國際主義的感情，有友愛和尊重其他各民族及人民民族主權的感情。

蘇聯的社會制度與國家制度，按其本質來說，就是深刻的國際主義。他貫徹了國際主義的思想，他貫徹了各民族友誼、平等、主權的思想。蘇聯的愛國主義是在國際主義與各種族和民族平等權的牢固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蘇聯政府和共產黨用崇高尊敬其他民族文化的教育着人民。

國際主義——這就是各民族在資本主義的奴役下求解放和在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造道路上繁榮自己的精神和物質力量的基礎上的親密團結。這就是尊敬各大小民族的權利。這就是爲什麼蘇聯人民尊重中國、印度、希臘、印度尼西亞、越南、朝鮮等國家的主權和擁護其爲自由獨立的鬥

爭；這就是爲什麼蘇聯人民對各新民主主義國家——波蘭、捷克斯拉夫、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等國家給予種種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幫助；這就是爲什麼聯合國大會上和它的各種小組委員會中蘇聯代表團堅決不變地保護非洲、印度尼西亞、印度等被壓迫民族的原因；這也就是蘇聯人民再三地聲明堅決抗議西班牙佛朗哥將軍和希臘的曹達利斯內閣總理的白色恐怖的原因。

同時還需要說到，若是尊重其他各民族是國際主義的基礎，那末，不尊重和不熱愛自己人民的也不能稱爲國際主義者。

那些背叛和出賣自己人民及祖國利益的人，那些拒絕與其他國家的勞動人民合作的人，就不是國際主義者，而是最純粹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人民的敵人。

譬如說，現在希臘政府反動傢伙曹達利斯將軍，難道可以說他是在保衛着希臘人民的自由嗎？當然談不上的。恰恰相反，而是他將外國的干涉者——美、英的軍隊招進希臘，而是他在美國金元面前將希臘斷送在十字架上。而這位曹達利斯將軍在希臘是最反動的和正在製造進行反人民的流血戰爭的魁首。希特勒法西斯時代已過去了。而誰也沒有像曹達利斯將軍現在這樣對希臘的愛國主義者、對反法西斯主義者所施行肆無忌憚的恐怖手段。

在上面所引用的例子裡是再明顯也沒有了，那些蹂躪自己人民公民權利，爲了帝國主義者利

益而出賣本國利益的國家的統治者與政黨，跟國際主義沒有一點相同之處。他們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自己人民的敵人。

列寧說：『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這就是代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兩個大階級與兩種政策的兩個勢不兩立的口號（也就是：兩個世界觀）』。

當在資產階級政權被推翻的條件下，剝削階級及其代理人企圖利用有毒的民族主義這種武器，使舊制度復辟。

關於這點，斯大林說：

『民族主義的傾向是使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政策適應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策……民族主義的傾向反映着「本」民族資產階級的企圖……使資本主義復活』。

我們是生活在這樣的時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已發出總崩潰的哀鳴，許多國家人民都把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裡。假使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俄國自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掙脫了出來，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了許多新民主的國家及在殖民地與非獨立的國家中順利地展開了民族解放的鬥爭。現在人類正處於這樣的世紀，即條條道路都通向共產主義的世紀。

這就是爲什麼帝國主義份子爲了本階級的利益，企圖絞殺各國人民的自由及獨立。

世界各國共產黨根據蘇聯解決民族問題的範例，根據波爾什維克黨鬥爭的經驗，都在學習着

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一經驗說明了各國人民的友誼，解決民族問題已達到完善的境地，有利於同民族主義、同民族主義份子的鬥爭。

世界勞動人民都知道，蘇聯人民的國際主義的感情是多麼的偉大。這是他們，蘇聯人民使波蘭、南斯拉夫、保加利亞、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匈牙利、阿爾巴尼亞以及歐洲一切國家的人民從希特勒奴役下獲得解放。這是他們，蘇聯人民使中國及朝鮮人民從日本帝國主義者壓迫下獲得解放。這是他們，蘇聯人民使得窮兵黷武的日本軍隊從印尼、印度、越南、緬甸、暹羅以及菲律賓等國被趕出去。

蘇聯多民族的國家——各國人民弟兄平等合作與團結的光輝的範例。在人剝削人與人壓迫人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下，沒有而且不可能有這樣的民族的團結。唯有在沒有人剝削人的，政權為勞動人民代表蘇維埃所有的國家裡，在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上才能有這樣的民族的團結。

蘇維埃愛國主義及國際主義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七週年紀念日的前夜，當斯大林評價第四年戰爭勝利總結的時候指出：富有生命力的蘇維埃愛國主義，是蘇聯人民偉大勝利的源泉。熱情的蘇維埃愛國主義是蘇聯人民在後方的勞動功績和蘇聯軍人在前方的不朽戰爭功勳的源泉。蘇維埃愛國主義的力量——斯大林說——就在於它並不是基於種族的或民族的偏見，而是基於蘇聯人民對自己蘇維埃國家的深切信任及忠誠。蘇聯國家的各民族的兄弟友誼，把蘇聯人民的民族風俗習慣和蘇聯全體勞動者的共同的生活利益，協調的結合在蘇維埃愛國主義中。

在波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之下的俄國工人階級及勞動者完成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這在俄國的全部歷史中，是最偉大的愛國主義事實。蘇聯人民向全世界各民族表明自己熱愛祖國的意思是什麼。

革命勝利以後，蘇聯國家很快的擊退了十四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蘇聯人民受深切的

愛國主義情感的推動，不惜以犧牲生命財產來保衛祖國，在和平勞動的年代中，他們不吝惜自己的力量，爲了在最短的歷史期間內，建設強大的工業化的社會主義國家。

——在蘇聯的社會裡，已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而且建立了工人、農民及知識份子共同的合作，構成的蘇聯人民的道德——政治的一致。蘇聯各民族的友誼空前的牢固。蘇聯的愛國主義，是蘇聯社會重要推動力量之一。蘇聯的愛國主義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有着密切關聯的。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真正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體現者。在人類歷史上從未看見過有那麼強烈的國際無產階級團結的例子，強大表現，像開闢人類新紀元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所標誌出的。資產階級反動派的不法偽造及誹謗，是不能夠在全世界勞動人民面前，歪曲和抹煞十月革命的偉大解放意義的。

全世界各國的工人及勞動者都明白，十月革命是標明有利於他們的全部歷史進程中的一個轉變。在一九二〇年十月，當蘇聯人民完成擊敗兇惡干涉者的時候，列寧曾說：『國際資產階級只要一動手來打我們，它的手就被它自己的工人促住了』。在最困難的年代中，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及勞動者迅速的來幫助了蘇維埃國家。關於這一點，在十三年前斯大林曾說過：『蘇聯的工人階級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一部份，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先進隊伍，而我們的共和國——世界無產階級的寵兒。毫無疑義的，如果它沒有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的支持，那麼它就不能把政權握在

自己手中，它不能够用各種條件保證社會主義建設。它就不能够具有現在這些成就。蘇聯工人階級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的國際聯系，蘇聯工人階級與世界各國工人階級的兄弟聯盟——這就是蘇聯盟員共和國的強大威力的基石之一」。

蘇維埃愛國主義及國際主義，在偉大衛國戰爭的年份中，表現出特別的威力。蘇聯人民在抗擊希特勒侵略者的英勇鬥爭中，使得歐洲各民族產生了迅速由法西斯奴役之下解放出來的期望，引起了全世界勞動者獲得了法西斯威脅之下解脫的信心。蘇軍在自己的領土上，勇敢的擊敗了敵人，在自己祖國邊境上打敗了兇惡匪幫之後，也毫無減少自己對敵人的襲擊。蘇軍——人類的解放者——鮮血染遍了波蘭、捷克斯拉夫、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匈牙利、丹麥及挪威的大地。在歐洲被解放的許多國家裡，為紀念蘇聯軍人而建築了紀念碑。在衛國戰爭的年份中，每個蘇聯軍人的心燃燒着鮮明的、熱愛親愛的人民，熱愛全世界被法西斯主義奴役之下的各國人民之火焰。在衛國戰爭初期，斯大林在鼓舞蘇聯人建立作戰功勳時說：「反對法西斯壓迫者的這一全國人民的衛國戰爭的目的，不僅是消滅落在我國領土上的危險，而且還要幫助陷在德國法西斯主義枷鎖之下呻吟的全歐洲各民族」。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紅場上檢閱紅軍時的演說如下：「全世界都望着你們，認定你們是能够消滅德國侵略者匪軍的力量，陷在德國侵略者枷鎖之下被奴役的歐洲各國人

民都望着你們，認定你們是他們的解放者。偉大的解放使命落到了你們的肩上。要不愧爲這個使命的擔負者啊！」當時敵人已逼近蘇聯的首都。致命的危險已落到蘇聯的領土上，但這不僅使得蘇聯人民的思想更傾向於親愛的祖國。而且也傾向於陷在法西斯主義者枷鎖之下的各民族。因此在蘇聯人民的思想意識中一致的形成着堅強的蘇維埃愛國主義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情感。蘇聯人民證實了真正的愛國主義者應當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熱愛着自己的民族，這就是熱愛着它的優良傳統，熱愛着它的高尚品質。如果不能夠真實的熱愛着自己的民族，那麼就不會尊重其他的民族。每一個民族，不管是大民族或小民族，都有共自己的美質。斯大林說：「蘇聯人民都認爲，每一個民族，無論大民族或者小民族，都是平等的，而且它們都有共自己品質上的特點和特性，這種特點只屬於這一民族，而爲其他民族所沒有的。這些特性，是每個民族貢獻給世界文化總寶藏中的一部份，它並充實和豐富這一寶庫。在這一意義上說，一切大小民族，都處于同等地位，而每個民族與其他任何民族有共同意義」。

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以民族主義代替愛國主義，它竭力的培養着民族主義，以沙文主義的毒素來毒害人民的意識。民族主義不是使各民族合作，而是分裂各民族，反對各民族的互助合作。希特勒黨徒，斷言德國人是屬於最高等的人種，因此他們說自己應該統治其他的民族。而今天美國帝國主義份子也宣傳着盎格魯薩克遜民族優越性這種虛妄理論，這就是說，全世界人都應

該受他們的統治。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以各種的手段，企圖削弱工人之間的國際聯系，因為這個聯系鞏固着的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鞏固着他們反對資本主義剝削者的鬥爭力量，幫助着全世界的勞動者保衛着自己祖國的和平、自由及獨立的事業。帝國主義份子以各種手段來妨礙各民族合作的志向。美國帝國主義份子誹謗的宣傳，說是蘇聯威脅着美國人。

前美國副總統，現在進步黨的總統候選人華萊士，完全正確的指出：今天唯一的威脅美國人的危險，便是美國統治集團的外交政策。帝國主義份子由自己的民族主義的宣傳中，取得了巨大的利益；他們利用了這種宣傳，來轉移勞動者保衛自己生活利益的目標，並將他們推向反對其他國家勞動者的道路。帝國主義份子煽動各民族互相鬥爭，以利其侵略戰爭的準備，他們在侵略戰爭中，可以瘋狂的從中取利。

但是，蘇聯事實上證明了，各民族能够過着密切友誼的生活。在蘇聯的領土上，生活着一百五十多個不同的民族，他們互相幫助，他們親身感受到自己是唯一的友誼合作大家庭的一員。他們爲了公共的利益而生活，一切爲了共產主義這一萬人所向的目標而鬥爭。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撒謊說，資本主義國家裡的共產黨員，既然是國際主義者，便不能够成爲自己國家的愛國主義者。共產黨員不是民族主義者，但是，他們是最忠實的，有自我犧牲精神的愛國主義者。難道在絞首台、在殺人場被殘無人道的希特勒匪徒所一手殺害的法國的共產黨員——比也爾、謝馬爾、加布

里也里及其他數萬勇敢的鬥士，不是愛國主義者嗎！

難道今天在爲了自己民族獨立而反對兇惡的侵略者的，在中國、希臘及印尼的共產黨員所領導的民族解放戰爭的愛國主義英勇範例而不聞名全世界嗎？今天全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員領導着工人階級及勞動者反對美國侵略勢力。

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在國內顛倒是非；他們一方面企圖誹謗共產黨員，說他們是由于國際主義的目的而出賣民族利益，另一方面他們則迫害共產黨員，因爲共產黨員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不會受「馬歇爾計劃」的欺騙而犧牲自己國家的民族主權，衆所週知，「馬歇爾計劃」是美國壟斷資本家用來奴役全歐洲各個國家的一個計劃。

共產黨員真正是最高尙的，最勇敢的愛國主義者，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是不會有愛國主義的。帝國主義份子以狂暴的反人民的民族主義毒害人民羣衆的覺悟意識。誰順服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宣傳，誰就不是愛國主義者。現在南斯拉夫的民族主義份子——鐵托、卡德爾、南柯維奇及德熱拉斯就表現出這種立場。他們出賣了國際主義的事業，走向民族主義的道路，這樣一來，他們首先就打擊了南斯拉夫自己的利益，打擊了南斯拉夫民族的利益和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利益。他們在國內人民及全世界人類面前犯了嚴重的錯誤。他們今天背叛國際事業的，從而也就背叛民族的事業。

以美國帝國主義爲首的國際反動勢力，威脅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民，威脅着各民族的和平安全事業。蘇聯一方面實行其愛國主義及國際主義的義務，同時還領導着爲各民族的和平及獨立而鬥爭的民主陣營。在這些條件之下，每一個政治家及社會活動家對蘇聯所抱的態度如何，可以決定這個活動家是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在這些條件之下，每一個民族是應該站在以蘇聯爲首的強大反帝國主義陣營的立場上，在任何國家裡的每一個真正愛國主義者的義務，就是鞏固這個大于帝國主義力量的民主陣營，因爲，這個陣營有着全世界的支持者，同時他們在每個國家裡都是佔着絕大多數，每一個愛國主義者的義務，就是百折不撓的支持蘇聯人民爲和平及民主的鬥爭。

情報局關於南共狀況的決議

保、羅、匈、波、蘇、法、捷、意各國共產黨代表參加的情報局會議，於一九四八年六月下半月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到會各國代表爲：保——科斯托夫，捷爾文科夫；羅——波克，德治，盧加；匈——拉科西，薩拉克斯基；蘇——日丹諾夫，馬林科夫，蘇斯洛夫；法——杜克洛，法戎；捷——斯朗斯基，西羅基，詹明德，奧萊士；意——托格里亞蒂，謝傑。會議討論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問題，並作出了和公佈了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如下：

保加利亞工人黨（共產黨）、羅馬尼亞工人黨、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波蘭工人黨、蘇聯共產黨（波爾什維克）、法國共產黨、捷克斯拉夫共產黨及意大利共產黨之代表所參加之情報局會議，在討論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狀況問題，並認爲南斯拉夫共產黨代表已拒絕出席此次情報局會議之後，一致通過下列決議：

(一)

情報局指出：南共領導機關最近時期在對內和對外政策之基本問題上，進行着一種脫離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不正確的路綫。因此，情報局贊同聯共黨（波）中央之主動揭露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首先是鐵托、卡德爾、德熱拉斯、蘭科維奇等同志的不正確的政策。

(二)

情報局確認：南共領導機關對蘇聯和對聯共黨（波）進行着非友好的政策。在南斯拉夫，允許對蘇聯軍事專家的誣毀及對蘇軍不信任的可恥的政策。爲對付蘇聯非軍事人員，在南斯拉夫曾創立了一種專門制度，由於這種制度，他們曾被置於南斯拉夫國家保衛機關監視之下，他們底行動並受到釘梢。駐情報局之聯共黨（波）代表尤金及駐南斯拉夫之蘇聯許多官方代表，都遭受了南斯拉夫國家保衛機關這種同樣的監視和釘梢。

這些事實及其共同事實證明：南共領導者抱着一種共產黨員不應有的立場，由於這種立場，南共領導者開始把蘇聯的對外政策和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混爲一談，並把這對待資產階級國家的同樣態度對待蘇聯。正是由於南共中央的反蘇立場，從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武庫中竊用來的關於聯

共黨（波）蠅化、蘇聯蠅化及其類似的誹謗宣傳，在南共中央中才得到了散佈。

情報局認爲：這種反蘇立場，是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不相容的，只是適合於民族主義的立場。

(三)

在對內政策上，南共領導者離開了工人階級的立場，脫離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他們否認國內資本主義成份的增長，和由此而產生的階級鬥爭在南斯拉夫農村中的加劇。這種否認是從機會主義的觀點出發，似乎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不是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如像馬列主義所教導我們的那樣，而是階級鬥爭的逐漸削弱，如像布哈林式的機會主義者所鼓吹的資本主義和平成長爲社會主義的「理論」一樣。

南斯拉夫領導者在農村中也進行一種不正確的政策，忽視了農村的階級分化，把個體經濟看成是一個整體。違背馬克思、列寧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違反列寧的著名論證。列寧說：「小的個體經濟每日、每時、不斷地、自發地、大量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可是，南斯拉夫農村中的政治狀況，並沒有任何能令人自安自慰和高枕無憂的根據。當在南斯拉夫個體農民經濟佔着優勢，土地未實行國有化，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及土地買賣制，全國大部份土地還集中在

富農手中及採取僱傭勞動等等的條件下，不能以模糊階級鬥爭和調和階級矛盾的精神教育黨，這樣，才能使黨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面前，不致解除武裝。

南共領導者在關於工人階級領導作用的問題上，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而走向民粹主義富農黨的道路上去，認為「農民是南斯拉夫國家的最堅固的基礎」。列寧教導我們說：「無產階級是近代社會唯一的革命到底的階級，在全體人民爭取徹底的民主革命鬥爭中，在一切勞動者、被剝削者、反壓迫者與剝削者的鬥爭中，應當成爲領導者和領袖。」

南共領導者破壞了這種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論點。

至於談到農民，那麼農民的大多數，也就是貧農和中農，能够和工人階級結成聯盟，或者已結成聯盟，而這個聯盟中的領導作用仍屬於工人階級。

上述的南共領導者的立場，是破壞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原則的。

很明顯的，這個立場表現出來的觀點是適合於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觀點，而不是馬列主義的觀點。

(四)

情報局認爲：南共領導機關修改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關於黨的學說。根據馬列主義理

論，黨是國內基本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有自己的特別政綱，而不是溶化在非黨群眾組織中。黨是工人階級之最高組織形式和最重要的武器。可是在南斯拉夫，認為國內基本領導力量不是共產黨，而是人民陣線。南共領導者降低共產黨的作用，實際上是使黨溶化在非黨的人民陣線中，這個非黨人民陣線包括着在階級關係上非常複雜的各種份子（工人、從事個體經濟的勞動農民、富農、商人、小企業主、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等），而且同樣還包括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別，也包括着資產階級的政黨。南斯拉夫領導者固執地不願承認自己立場的錯誤，認為南共不能有和似乎不應有自己的特別政綱，而以人民陣線的政綱為滿足。在南斯拉夫政治舞台上活動的只是人民陣線，而共產黨及其組織不是以自己的名義在人民面前公開活動，這一事實不僅降低着黨在國內政治生活上的作用，而且使黨喪失其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黨的使命，在於經過公開的政治活動，經過公開宣傳自己的觀點和自己的政綱，日益取得人民更大的信任，並更加擴大自己對廣大勞動群眾的影響。南共領導者重複着俄國孟什維主義者的主張，即馬克思主義黨溶化於非黨群眾組織中的錯誤。這一切證明着在南斯拉夫的共產黨內存在着取消派的傾向。

情報局認為這種政策危害到南共本身的生存，而結果包含一種使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蜕化的危險。

(五)

情報局認爲南斯拉夫領導者製造成的黨內的官僚主義制度是南共生存和發展的致命危險。黨內沒有民主，沒有選舉，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與鐵托同志和卡德爾同志之聲明相反，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的多數委員不是選舉的，而是推荐的。共產黨實際上處於半合法的地位。黨不召集黨的會議或者是採取秘密方式召集，這不能不損害黨在群眾中的影響。南共的這種組織形式，只能稱之爲宗派主義式的官僚主義式的形式。這種形式走向消滅黨之成爲一個積極的獨立的組織，在黨內養成軍事領導的方法，就像從前托洛茨基所用的領導方法一樣。

在南共黨內，黨員之最起碼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對黨內不正確的事情稍加批評，即遭受到殘酷的鎮壓。這種現象是令人完全不能容忍的。

情報局認爲：南共中央委員尤約維奇（按：尤氏於一九四七年九月南斯拉夫民族陣線第二屆代表大會上被選爲民族陣線總書記）和海德朗兩同志，因爲敢於批評南共領導者的反蘇立場，和主張南斯拉夫與蘇聯友好，而被開除黨籍並被逮捕的事實，是可恥的。

情報局認爲：在共產黨內決不允准這種可恥的、土耳其式的恐怖制度。南共本身存在和發展的利益，要求消滅此種制度。

(六)

情報局認爲：聯共中央及其他各國共產黨中央對南共中央所犯錯誤之批評，乃是一種兄弟的幫助，這些批評給予南共領導機關造成一切必要條件，以便最迅速地改正他們所犯的錯誤。但是，染上了極端高傲自滿、目空一切等毛病的南共領導者，不去誠懇地接受這些批評，不去波爾什維克式地改正所犯的錯誤，却以對批評兵刃相加的敵視態度，走向了一概否認自己錯誤的反黨道路，破壞了馬列主義關於政黨對待自己錯誤態度的學說，因此更加重了自己底反黨的錯誤。

南共領導者，在聯共中央及其他兄弟共產黨中央方面的批評面前表示了自己的破產之後，即開始直接欺騙自己的黨和人民，把這種對南共中央不正確政策的批評向黨隱瞞，並且對黨和人民掩蓋懲罰尤約維奇及海德朗兩同志之真實原因。

最近以來，在聯共中央以及其他各兄弟黨方面對南共領導者進行了批評之後，南共領導者乃圖宣佈一系列新的左的措施，南共領導者慌忙頒佈了關於小工商業國有化的新決議，這一決議之施行是毫無準備的，並由於這種慌忙的原因，這一決議的施行只能使南國人民的生計發生困難。他們慌忙頒佈了徵收農民糧食稅的新法案，這一法案也是無準備的，因此新法案也只能使城市居民的糧食供給發生混亂。最後，南共領導者在不久前宣佈自己對蘇聯的愛戴和忠實；雖然誰都知

道他們至今還在實行對蘇聯的不友好政策。

但不僅如此，最近期間南共領導者十分自信地宣佈在南斯拉夫剷除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在鐵托和卡德爾於今年四月十三日致聯共中央的信中寫道：「中央擴大會議同意了中央政治局所提出之在國內肅清資本主義殘餘的方案」。

按照這一觀點，四月二十五日卡德爾在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聯邦國民議會上的演辭中宣稱：「人剝削人的一切殘餘，在我國存留的時間已屈指可數了」。

南共領導者之在南斯拉夫現存條件下消滅資本主義成份，也就是消滅富農階級的觀點只能是冒險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而絕不能是別的東西。因為，當不可避免地產生資本主義的個體農民經濟在國內佔着優勢，當農村經濟大規模集體化的條件尚未具備，當多數勞動人民還未相信農業經營的集體方法的優越性時，是絕不能解決這一任務的。聯共的經驗證明：只有在農村經濟大規模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最後的數目最多的剝削階級——富農階級，才有可能；而消滅富農之為階級，乃是農村經濟集體化的有機的構成部份。

爲了順利進行消滅富農之為階級，因而消滅農村中的資本主義成份，要求黨進行初步的長期的準備工作來限制農村中的資本主義成份，鞏固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人階級與農民底聯盟，發展能夠組織集體經營農業的機器生產的社會主義大工業，在這一工作中的急性病只能帶來不可挽

救的損害。

只有在周密準備及澈底實行這些措施的基礎上，由限制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因素而轉到消滅它們，那才是可能的。

南斯拉夫底領導者以慌張手段和官府法令來解決此一任務的一切企圖，只是早已註定了的失敗的冒險，只是自傲和空洞的煽惑人民的宣言而已。

情報局認為：南共領導者想以類似的虛偽和煽惑的策略，來表示他們不僅站在階級鬥爭的立場上，而且大大超出了那些由現實可能性觀點來看南共在限制資本主義方面所能作到的那些要求。

情報局認為：南斯拉夫底領導者的所有這些法令和宣言，都是煽動民心的，和目前不能實現的，它們只能污辱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建設的旗幟。

所以情報局認為這些冒險政策乃是卑鄙的手腕，和不能允許的政治賭博。

顯然，上述南斯拉夫領導者底左傾的煽惑的措施和宣言，乃是企圖掩蓋其拒絕承認錯誤和掩蓋其拒絕誠懇改正自己的錯誤的。

(七)

估計到南共黨內造成的情況，和爲給南共領導者以出路起見，聯共中央和其他兄弟黨中央曾提議根據在第一次情報局會議上審查其他共產黨活動的一般的黨底原則，同樣來審查南共狀況的問題。可是南共領導者對其他兄弟黨在情報局上討論南共狀況問題的數次提議，都加以拒絕。爲了逃避在情報局會議上兄弟黨的正常批評，南共領導者杜撰出「他們是一處於不平等地位」的說法。應該指出：這種說法完全不是事實。大家都知道，在組織情報局的時候，共產黨正是由這樣的一個原則出發的，即任何一個黨應該向情報局報告工作，同樣任何一個黨有權批評其他的黨。在九國共產黨第一次會議上，南共曾廣泛地使用了批評其他的黨的權利。但是南共領導者却拒絕向情報局報告工作，拒絕傾聽其他共產黨底批評意見。這就是說明南共領導者真正破壞了各國共產黨平等的原則，這就等於要求給南共在情報局裡建立特殊的地位。

(八)

估計到上述一切事實，情報局贊同聯共（波）中央對南共狀況的估計，對南共中央錯誤的批評，以及聯共（波）中央於一九四八年三月至五月致南共中央信中對這些錯誤的政治分析。

情報局一致得出結論：認爲南共領導者之反馬列主義的、反黨的、反蘇的觀點，其一切行爲，以及其拒絕出席情報局會議，這就是使自己與參加情報局的各國共產黨對立起來，走上了分裂統一的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陣綫的道路，走上了叛變勞動者底國際團結事業及轉向民族主義立場的道路。

情報局斥責南共中央底這種反黨的政策和行動。

情報局認爲：這樣，南共中央便使自己及南共處於自己兄弟黨的大家庭之外，處於統一的共產主義陣綫之外，因此處於情報局隊伍之外。

情報局認爲南共領導機關這些錯誤的根源，乃在於一種無可懷疑的事實，即：在南共領導機關裡，於最近五、六個月以來，那些以前曾隱藏着的民族主義份子又公開地取得了優勢，而使南共底領導機關脫離了南共國際主義的傳統，走向了民族主義的道路。

南共領導者過高估計了南斯拉夫內部的民族力量及潛在能力。他們以爲沒有全世界共產黨的支援，沒有人民民主國家的支援，沒有蘇聯底支援，就可以保持得往南斯拉夫底獨立，就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他們以爲沒有革命力量底援助，新南斯拉夫也可以生存下去。

南共底領導人不了解國際情況及帝國主義者們底嚇詐威脅的技倆，以爲向帝國主義國家作某些讓步，他們就可以博得這些國家的歡心，就可以與這些國家談好保持南國底獨立，這樣便逐漸

促使南斯拉夫各民族傾向於帝國主義國家，也就是說傾向於資本主義。在這一點上，南共底領導者顯然是由著名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底綱領出發的，即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對南斯拉夫的危險，比蘇聯對南斯拉夫的危險還要少一些」。

南共領導者顯然是不了解，也可能是假裝不了解，這種民族主義的立場，可能使南斯拉夫顛化爲一般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喪失南斯拉夫底獨立，變南斯拉夫爲帝國主義國家底殖民地。

情報局並不懷疑在南共內部是具有忠實於馬列主義的，忠實於南共國際主義傳統的，忠實於統一的社會主義陣綫的充分的力量。

南共這些健全的力量底任務，就是要強迫今天的領導者公開地誠懇地承認自己底錯誤，改正這些錯誤，脫離民族主義，回到國際主義方面來，並以一切辦法鞏固統一的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陣綫；或者，如果南共現在的領導者表現得沒有這種能力，那就換掉他們，並推選新的南共國際主義的領導機關。

情報局不懷疑南斯拉夫共產黨是能够完成這一光榮的任務的。

中共中央委員會關於

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的決議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日)

(一)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完全同意由保、羅、匈、波、蘇、法、捷、意各國共產黨所參加的情報局會議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所通過的決議。舉行這個會議並通過這個決議，乃是國際共產主義者爲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保衛世界工人階級和各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所應盡的職責；乃是他們爲保衛世界和平民主事業，保衛南斯拉夫人民免受美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所應盡的職責。

(二) 以鐵托、卡德爾、德熱拉斯、蘭科維奇爲代表的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集團，在其對

內對外的背叛性的和錯誤的行動上，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例如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原則區別，國際援助對於各國革命運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對於人民革命事業的領導作用，黨是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黨的民主集中制，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用等，從而陷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資產階級政黨的泥坑。鐵托集團因為它執行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內外政策，因為它採取反蘇立場，壓制黨內批評，拒絕蘇聯共產黨和其他共產黨的兄弟批評，拒絕參加情報局會議，並在情報局會議的決議公開以後，繼續壓制南斯拉夫黨內外的正確意見，繼續敵視國際共產主義，已經嚴重地損害了南斯拉夫的人民事業，並使南斯拉夫的敵人歡呼。中國共產黨熱烈希望南斯拉夫共產黨內的國際主義份子能夠堅決地起來糾正鐵托集團的錯誤，使南斯拉夫共產黨從新走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走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軌道。

(三)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認為：南斯拉夫黨內所發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現象；這是階級鬥爭在無產階級革命隊伍中的反映。只要是階級存在的國家，帶着資產階級反革命觀點的投機份子，總是企圖混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混入共產黨，企圖利用機會從內部來破壞革命事業。這種情況，曾經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多次發生；在中國共產黨內則曾經表現為陳獨秀主義和張國燾主義。這種情況，要求共產黨人努力提高覺悟，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教育，以便及時地識別和反對這些資產階級份子，保衛無產階級和人民的事業不受破壞和損失，保

衛共產黨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純潔。爲此目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全黨幹部都應當認真研究共產黨情報局會議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的決議，藉以加強黨內關於階級的、黨的、國際主義的、自我批評精神和紀律性的教育。

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脫離了

馬、列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

勞 度

馬克思、列寧學說之所以萬能，就是因為它是正確的。它已經受了百年以上的工人階級反抗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史的考驗，已在俄國取得了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全世界歷史性的勝利，並已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列寧思想的無敵的力量已在人民民主國家的建設中，在日益高漲的全世界數萬萬被壓迫被剝削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束縛，爭取和平、民主的鬥爭裡得到了證明。

在這爭取人類未來幸福的偉大歷史戰鬥中，比任何時候都迫切的需要加強一切國家的工人統一戰線，和團結一切共產黨的力量，以便反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這個資產階級是以美國壟斷者為首的，以反對蘇聯、反對人民民主國家及全世界勞動者為目的的軍事經濟聯盟。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鞏固，全世界勞動者團結，只有在堅定不移的馬列主義——工人階級世界觀——的基礎上，才有可能。一切脫離馬列主義的企圖，對於每個共產黨員，每個國家民族，都有嚴重的危險。

正因如此，情報局在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裡，指責了南共領導者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個觀點表現在最近期間，他在對內對外政策的基本問題上進行着一種脫離馬列主義的不正確的路線。由於南共領導者脫離了馬列主義，就使得他們對蘇聯和聯共（波）黨進行第一種非友好的政策；就使得他們在內政方面；在工人階級領導作用問題的認識上墮落到民粹主義、富農黨的道路上去；在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階段是階級鬥爭日趨削弱的觀點上陷入機會主義的立場；並採取了對南國國民經濟有極壞影響的冒險主義、過左政策。這種反黨、反蘇聯的觀點，就使得南共領導者走上脫離反帝社會主義統一戰線的道路，走上叛變勞動者國際團結事業和轉入民族主義立場的道路。

脫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衆所週知，馬列主義的基本問題之一就是工人階級的革命作用問題——工人階級是一切勞動者爭取社會主義鬥爭中的領袖。農民問題——這個工人階級同盟者的問題，應是附帶的從屬的問

題。但同時，農民問題對於共產黨仍有其重大的現實意義。

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鬥爭中的作用問題，列寧曾在一九一九年指出：「一切革命和被壓迫階級運動的經驗，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都教導我們說：只有無產階級才能統一並領導勞動人民、被剝削人民中的散漫的落後的階層。」（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俄文版十四頁）

這個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應當是每個共產黨在革命實際活動中的指南。波爾什維克黨曾堅定不移的運用這個原則來領導工作，並曾給民粹主義、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和托洛斯基主義這些根本否認工人階級革命領導作用，否定工人階級能夠領導農民的思想以致命的打擊。

南斯拉夫共產黨在它的政治活動中是否應當執行馬列主義這一原則呢？毫無疑問的，應當無條件的執行。南共黨員是否能因農民在國民中佔大多數，就可以不把與農民基本群眾建立聯盟的工人階級當做主要支柱，而以農民為其主要支柱呢？如果是這樣的方向，就是不了解國內階級力量的對比，和直接脫離了最重要的、最有決定意義的馬列主義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列寧說：「我們已和農民結成了聯盟，應了解這個聯盟就是無產階級把農民從資產階級的剝削下解放出來，從資產階級的領導和影響下解放出來，並把他們吸引到無產階級這邊來，以便共同戰勝剝削者。而孟什維克認為：農民是大多數，我們——是純粹的民主主義者，因此大多數就是有決定作用的。……然而由於農民不能獨立自主，實際上沒有別的路，只有恢復到資本主義。」（列寧全集第二

十六卷俄文版四百五十六頁)

在西歐一切國家裡，在人民民主主義的所有國家裡，連南斯拉夫也包括在內，唯一革命到底的力量，能於領導一切勞動者（首先就是一切農民基本群眾）爲社會主義勝利而鬥爭的力量是工人階級，而不是農民。至於包括貧農和中農在內的農民大多數可以參加而且有的已經參加到工農聯盟中去。

一切共產黨，連南斯拉夫共產黨也在內，都必須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但這絕不等於說只有先進工人才能成爲共產黨員；共產黨還吸收着貧農、中農，以及知識分子中的先進的革命成份。然而，一切共產黨，連南共在內，都不應當是農民黨，這就是馬列主義的A.B.C，是不准許任何共產黨員忘記和忽略的起碼原則。南共的某些著名的領導者在關於工人階級領導作用問題這一馬列主義道路面前，迷失了方向。馬列主義認爲在消滅資本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裡，工人是起領導作用的。南共黨的領導者所發展的則是完全相反的觀點。鐵托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薩卡列普公佈的下列談話裡（該談話公佈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伯爾伯」雜誌），充分肯定的說：「我們向農民說，他們——是我國最堅固的基礎，這並不是因爲我們想得到他們的投票，而是因爲，他們在事實上表現是這樣的。」

照鐵托這樣說法，現在南斯拉夫國家最堅固的基礎不是工人階級，而是農民。鐵托這話不僅

否認了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而且宣佈了一切農民，包括富農在內都已成爲新南斯拉夫的「最堅固的基礎」了。

這還不明顯嗎？這種立場已直接脫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這個立場所產生的觀點，完全適合於小資產階級政治家，和馬列主義是毫不相容的。

南共中央領導者脫離了馬列主義關於工人階級領導作用（是人民民主國家的指導者）的理論，也同時表現在對黨的作用和人民陣線意義的完全錯誤的估計方面。大家知道，在南斯拉夫，資產階級政黨的代表與工人、農民、進步知識份子並列的參加在人民陣線裡。而南共黨的領導者不願意承認人民陣線中起領導作用的應當是工人階級，這種否認工人階級領導作用的觀點，就使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蛻變爲半公開政黨的狀況。南共中央的領導者輕視職工會，把職工會視爲人民陣線的附庸組織。應成爲「共產主義學校」（列寧語）的職工會，被降低爲第三等組織，其活動範圍被縮小到僅能召集會議。德熱拉斯在一九四七年一月竟聲稱「召集專門的職工會，專門的人民陣線會議等等，都是十足錯誤和毫無意義。這些會議應合爲一個會議，因爲職工會是隸屬於人民陣線內部的。」不久前，莫西·伯也得寫道：職工會（即工人階級）在南斯拉夫的解放鬥爭中沒有起任何作用，因此他們不能算是南斯拉夫國家政權體系中的重要力量。由於南共領導者們在最主要的問題上脫離了馬列主義，就使他們不能代表工人階級利益，也就使他們不

願意承認南斯拉夫工人階級在解放鬥爭中所曾表現過的，和在新南斯拉夫建設中正在表現着的英雄主義。實際上，這就是對工人階級的叛變行爲。

墮落到民粹主義和富農黨的道路上去

由於南共中央領導者不承認工人階級是人民民主國家的領導者，認爲農民是「南斯拉夫國家最堅固的基礎」，南共領導者們就重演了可憐的、著名的「人民之友」（舊農民社會主義）的角色，就迷失了馬列主義的方向，而走向民粹主義和富農黨的道路上去。他們忽視了列寧反覆教導我們的話，列寧說：民主主義只有在工人階級裡能找到無條件的，堅決不移的，百折不回的擁護者。誰要是堅定地依靠着這個穩如泰山的馬克思主義原理，他就能夠強大有力。誰要是一面自以爲是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建設者，一面又不以工人階級，却以農民爲其主要支柱，他就只能衰弱不堪和孤立無助。農民的民主主義除了自身走向分化以外，永遠都不能產生任何東西。墮落到保衛富農利益上去的俄國民粹主義者的歷史，就是這一道理的最好證例。然而南共領導者們却頑固的依據着這種理論，走上了民粹主義者的道路。

鐵托所發表的觀點，並不是新的，相反的，他是在重彈着很早以前就破壞馬克思主義原理的修正主義者的老調，這對於一切懂得馬列主義歷史的人，都是一目了然的。恩格斯早在一八四四

年，在其著作「法蘭西和德意志農民問題」一文裡就堅決的批駁了法國社會主義者把保護全體農民的條文混雜到南特斯克綱領中去的企圖，恩格斯指出：「這就是對社會主義根本原則的直接違反」。在佛朗哥福爾特城召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代表會上，修正主義者福利美爾曾以保衛農民利益（包括全體農民在內）的宣言企圖「收買農民」。恩格斯會斷然的駁斥了這種立場，並聲稱：「與這些思想絕對不能進行妥協，如果和他們妥協，就是違反我們的基本原則。」

然而，奇怪得很，在恩格斯說這話已超過一世紀的現在，居然還有把農民作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支柱」這樣的共產黨員出現。

鐵托和南共其他領導者們不僅否認了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而在農民階級性的問題方面還有着很多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他們認為農民是個一致的整體，而沒有看見農民中分貧農、中農、富農這些階級差別。南共的領導者甚至連富農這兩個字都不敢提到；當他們不得已說到農民的社會性時，他們就把自己限制在「農村裡有富裕農民」這樣毫無意義的空洞辭句裡。他們抹煞了馬列主義關於農民階級性，農民差別的學說。在這個問題上和其他問題上一樣，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者們脫離了馬列主義理論，忽視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歷史經驗。

共產主義的偉大導師列寧、斯大林曾反覆教導我們說：波爾什維克黨的豐富經驗，對後起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上所作的俄國共產黨策略

的報告中曾說：「從國際的觀點看來，我們所企圖規定的握有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對待資本主義最後的一個階級的態度，對待資本主義深刻基礎的態度，對待小私有財產以及小生產者的態度，已成為進步的綱領。這個問題現在實際上已擺在我們面前，我想我們定能解決這個任務。我們正在創造着經驗，這個經驗將對後起的無產階級革命有很大益處，使他們能更巧妙地、更好地解決這些問題。」（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俄文版四百五十五頁）

這個報告裡同時提到農民特點是「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關於這點列寧曾說：工人階級爲了保持自己的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就應當用一切辦法來鞏固工農聯盟。列寧在這些原理中是沒有任何矛盾的。他說農民是「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是說明農民是特殊的階級，這個階級的經濟發展無論就生產工具或就生產手段來說都是建築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之上的。因此和工人階級根本不同；工人階級的經濟無論就生產工具或生產手段來說，都是建築在公有的社會主義財產的基礎之上的。同時列寧認爲「小的個體經濟每日，每時，不斷的，自發的，大量的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俄文版一七三頁）

當然，農民小生產者的這一特點，對於組織工農聯盟並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礙。然而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期間的工農聯盟不是工人階級和一切農民的聯盟，而應當是工人階級和農民中勞動群眾的聯盟。這個聯盟應當以向資產階級成份進行堅決鬥爭、向富農進行鬥爭爲前提。斯大

林在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下發展了列寧這一關於工農聯盟的思想。斯大林說：「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農聯盟，並不是什麼簡單的聯盟。這是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群眾兩者階級聯盟底特殊形式，其目的是：（一）加強工人階級底陣地，（二）保證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內的領導作用，（三）消滅階級和消滅階級社會。對於工農聯盟的任何其他一種瞭解，都是機會主義，孟什維克主義和社會革命黨主義，無論叫作什麼都可以，只是不可叫做馬克思主義，不可叫做列寧主義。」（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本一九二頁）

總之，由於南共領導者在這些問題方面不相信馬列主義，對上述農民問題，就不能了解，就把全體農民作為農村的主要支柱，並忘記了向富農階級進行鬥爭。

認為階級鬥爭日趨削弱的機會主義觀點

南共領導者忽視了階級鬥爭和給農村資本主義成份以限制的問題，南共領導者在公開談話和文件裡，經常抹殺農村的階級區別，他們沒有動員南斯拉夫黨去克服那些因農村資本主義生長所產生的困難和障礙。

鐵托在其動員五年計劃而作的談話裡，曾說到了農村經濟部門的任務，但是關於南斯拉夫農村裡的政治困難，關於富農所進行的反對人民政權的殘酷鬥爭，却都一字不提。他沒有號召與會

的代表們提高警惕性，沒有向代表們警告；在國內，尤其是在農村裡，階級鬥爭將不可避免的更形劇烈；沒有揭露出富農階級向人民政權進攻的鬥爭形式和方法。在這樣的情形下，富農階級所發動的鬥爭就特別明顯的表現在去年進行徵糧工作的時候，這樣的事實很多：富農爲企圖破壞徵糧工作計劃，曾故意毀掉他們所有的糧食，殺害了很多黨的和人民政權中的工作人員，富農分子曾打入到人民政權的地方機關裡，進行着各種各樣的罪惡行爲，企圖藉此引起勞動農民對政權組織的不滿情緒。

在去年的戰時軍人代表會議上，鐵托曾承認了人民政權組織，在進行徵糧工作時，犯了嚴重的錯誤，指出了很多向貧苦農民和烈士家屬徵收公糧的現象，鐵托聲明將把這些糧食發還給貧苦農民，錯誤將會得到糾正。但是他却沒有分析爲什麼會犯這些錯誤，沒有根據南斯拉夫農村階級的鬥爭日趨劇烈的觀點來解剖錯誤的原因。

南共領導者對富農階級發展所產生的作用和可能性認識不足，富農階級不可避免的，而且已經在瘋狂的反抗南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南共領導者忽視了列寧、斯大林關於黨應當使工人階級和農村被剝削群眾提高警惕，提高他們的戰鬥力，發揚他們隨時隨地響應號召的精神準備，以便去進行反對城、鄉資本主義成份和反對反抗我們的階級敵人的鬥爭的指示。

他們從機會主義觀點出發，否認目前南國條件下資本主義成份的增長和由此產生的階級鬥爭

在南斯拉夫農村的加劇，似乎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不是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如同馬列主義所教導我們的那樣，而是階級鬥爭的日趨削弱，如像布哈林份子們所鼓吹的資本主義會「和平成長」爲社會主義的腐朽理論一樣。

某些南斯拉夫的政治工作者竟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宣傳着反馬克思理論的自流主義。

例如，南斯拉夫對外貿易部部長，尼古拉·彼得羅維奇，在他的「發展南斯拉夫人民經濟的五年計劃」論文（該文公佈於「斯拉夫人」雜誌一九四七年五號）中寫道：

「農民經濟對於社會主義部門的發展，並不是不可克服的和本質的障礙。它是和社會主義部門密切結合在總的經濟計劃之內的，在這個經濟計劃的實施過程中它自然會逐漸改變自己的性質，和逐漸前進成爲徹底消滅了經濟法則中的自發現象的部門。」（十九頁）

照他這樣說，那麼南斯拉夫農村中的小農經濟和富農經濟就不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本質的障礙」，這種農村經濟「自然會逐漸改變自己的性質」，這個理論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實質，已是再清楚沒有了。

階級鬥爭的不斷尖銳化，已成爲人民民主國家（包括南斯拉夫在內）發展的必然規律，南共領導者忘記了這一真理，並失掉了領導全國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能力。

政策上的冒險主義

南共領導者在政策上沒有堅定的原則上的依照馬克思主義方式來製定政治路線，他們經常從一個方向搖擺到另一方向去，時而右傾，時而「左」傾。在聯共（波）中央批評了他們對資本主義成份發展估計過低和在本國宣傳階級鬥爭日趨削弱理論的錯誤之後，南共領導者就迅速的採取了對策，以便證明這種批評是「不公正」的。爲了證明在南斯拉夫已充分的消滅了反動派的基礎，他們就通過了包括小工商業國有化在內的，補充國有化法令。這種法令由於毫無準備工作和匆忙進行的原因，只能使南國人民生計發生困難。他們慌忙的頒佈了徵收農民糧食稅的新法令，這種法令也是毫無準備的，因此也只能使城市居民的糧食供給發生混亂。最近，南斯拉夫領導者更充分自信地頒佈了消滅農村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

情報局在決議裡公正的指出，南共領導者之在南國現存條件下消滅資本主義只能是冒險的行爲，因爲當着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資本主義的小農經濟還存在時，當大規模集體化的條件尚未具備的時候，是絕對不能解決這一任務的。南共領導者的這種冒險政策是由於他們否認了馬列主義關於消滅階級鬥爭必經過程的理論，和忽視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而產生的。聯共（波）黨的經驗證明：只有在全面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才有可能，而消滅富農之爲階級是農村社會主義

建設和農村經濟集體化的有機構成部份，一切以行政命令的辦法來解決這一任務的企圖，都是小資產階級的冒險性，都不能免於預先註定了的失敗命運。

大家都知道，蘇聯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曾進行了怎樣深刻的革命改革，資產階級及地主被肅清，一切土地、工廠、銀行、交通運輸等都進行了國有化，在殘酷的貧、富農間的階級鬥爭中，富農的基礎被強有力的摧毀了，大部份貧農都得到了巨大的勝利果實，都被提高到中農的水準，整個鄉村都中農化了。然而聯共（波）黨任何時候都沒有依據這些事實做出農村階級鬥爭日趨削弱的結論或是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可以消滅全國資本主義殘餘的結論。列寧指出：「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經濟國家裡的時候，資本主義在俄國就有着比共產主義還堅固的基礎。」

同樣，大家也知道，在十月革命後十五年的過程裡，都是這樣，首先是限制農村資本主義成份，然後才消滅富農之爲階級，十五年中這兩個步驟，一直沒有離開過波爾什維克黨的議程。

莫洛托夫同志在聯共（波）黨十五次代表大會上說：「黨在新經濟政策進行的整個時期內，堅決的執行了限制資本主義成份發展的政策——其辦法是：進行農業累進稅制，限制地租，擴展農村經濟中僱傭勞動的利益，用僱用借貸來扶助困難的經濟單位，以及執行一切蘇維埃政權的政策（包括強力扶植國家工業等在內）。然而，我們的任務是——在鄉村和城市一樣徹底克服和消滅農村資本主義成份，簡單來說，這不是別的，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

列寧、斯大林黨實行了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之後，黨就把貧農和中農團結到自己周圍，就孤立了富農，也就爲基本農民群眾根本轉入集體化道路準備了必要的前提。

當這些前提都已形成之後，黨就把限制排擠農村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轉變爲在全面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之爲階級的政策。這個政策已取得了集體農莊制全世界歷史性的空前勝利。

對聯共（波）黨，這種保證社會主義建設基本條件的經驗估計過底，就在南斯拉夫產生了重大的政治危險，犯了馬克思主義者不許可犯的錯誤。因爲，單在城市和工業方面是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必須在農村裡，在農業經濟方面，同時進行。

南共領導者最近期間執行的「左」傾政策已經超過了限制資本主義成份的任務。這些冒險主義的政策是不能適應目前南斯拉夫的實際情況的，這些辦法只有進一步的使工農聯盟發生混亂。

對合作社制度的右傾機會主義了解

任何人都想降低南斯拉夫土地改革的意義，然而我們如果過高的評價了這個土地改革的成果也會產生很大的危險。

關於土地改革的效果，下邊爾會於在波蘭舉行的情報局會上曾宣佈說：「土地改革更加使人民政權與勞動群眾接近，並使鄉村富有的投機份子陷於孤立；這樣，當然就根本給鄉村中全部資

本主義成份一個嚴重的打擊，因為土地改革大大減弱了他們對小農生產者的壓力，並用一定的界限，限制了他們的發展。」

可是，南斯拉夫農村的實際政治狀況，並沒有任何一點能令人心滿意足和高枕無憂的根據，素稱農業國（務農人民佔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南斯拉夫農業經濟，目前仍然是一片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南斯拉夫的土地沒有實行國有化，仍然是農民的私有財產，南共領導者認為實行土地國有在南斯拉夫是不適合的。企圖在土地私有財產制的原則下建設社會主義。因此南斯拉夫有將近二百萬佔地不過五海克脫的農民。與這些農民同時存在的是大規模的富農經濟，因為依據一九四六年推行的土地改革法令，最多土地的佔有者，可以佔有十五——三十五海克脫可耕地。由此可見目前南斯拉夫農村經濟中存在着富農經濟發展的很大的可能性。而這些富農經濟，就是反動派在農村裡的基礎。

南共領導者們，經常以工業國有化，發展農村合作社，「給我國資產階級分子的經濟力量以致命打擊」（下迭爾語）等話來安慰自己。由於南共領導者曲解了列寧、斯大林合作計劃的原則，他們就過高的評價了南斯拉夫反對資本主義成份的鬥爭，這種過高評價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有很大的害處。

南斯拉夫的農業合作社，在組織方面：還很脆弱，還不能很好的進行工作，還只限於交換的

範圍，還不能進行任何較大的生產；還不能改變小商品生產的基礎。而這個小商品生產就正是資本主義成份的最深刻的基礎，卜迭爾否認了消費和日用品供給合作社不能給農村資本主義成份以「致命打擊」這個衆所週知的事實。

而且，即令，這種消費、日用品合作社能够廣泛的供給個體農民經濟，資本主義成份在生產範圍方面仍能發展起來。由於富農在大生產方面佔着優勢，他就排擠着小農和最小的農民經濟使他們在競爭中毫無出路。

我們應當再次記取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經驗，一九二五、二七年的時候，社會主義部門佔全國貿易方面比重的百分之八十一·九，合作社和國家經營的部門已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二。而，這還不能說富農經濟已遭到了「致命的打擊」，聯共（波）黨堅決的警告着資本主義成份迅速發展的危險性，在一九二七年底，聯共（波）黨第十五次大會上莫洛托夫同志說：「農村經濟發展的基本問題，就在於目前富農仍佔有超越於集體經濟的優勢，因此富農經濟還在打擊着力量微弱的和中等的經濟。我們的農村經濟中的基本矛盾就在於此。我們無論如何，應爲貧農和中農找一條出路。」

列寧、斯大林黨在農業經濟的集體化方面，在小農經濟生產合作社方面爲貧農和中農找到了出路。



南共領導者過高的估計了消費、日用品供給合作社的意義，並把它與生產合作社對立起來，他們這種態度是和馬列主義毫不相容的。列寧、斯大林的合作社計劃認為普通形式的合作社，乃是集體化的前提之一。只有集體化的農業經濟，在粉碎農村資本主義成份的工作中才有決定意義。

列寧、斯大林的合作社計劃：就是建設大規模的社會主義重工業，以便用技術來供給農村經濟。把農民群眾的最普通的合作社形式，從交換合作社的範圍，提高為生產合作社，也就是走向集體農莊的道路，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給富農以致命打擊」和建設社會主義。

由上述問題裡可以看出，南共領導者脫離了馬列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這對於南共黨、南斯拉夫人民有着嚴重的危險。脫離了馬列主義，就使得南斯拉夫共產黨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裝，使得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有蜕化為資產階級國家的危險。

（葉群譯自七月十五日「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報）

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修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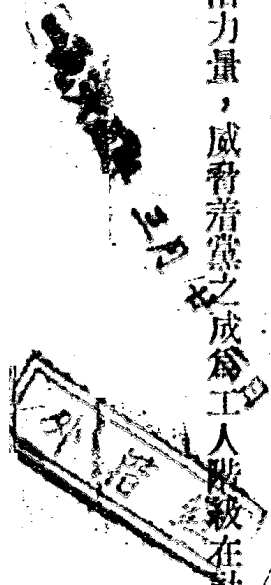
馬列主義關於黨的學說

A·沙路班潔

——「爭取永久和平與人民民主」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專論

共產黨情報局在「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裡批駁了目前南共領導之反馬列主義的機會主義路線。這個路線實質上是使南斯拉夫共產黨走向毀滅的路線。

南共領導者修改了馬列主義關於黨的學說之基礎，這個學說的無敵的動力已在近百年來國際工人運動的經驗中得到了證明。南共領導者一貫的進行着降低黨的作用，使黨溶化在包括極複雜的階級成份的廣大非黨人民陣綫裡的方針。這就損害了黨的基礎，威脅着黨本身的生存，威脅着黨之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威脅着黨之成爲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鬥爭中的最高的組織形式及最重



外借組

要的武器。

南共領導者，首先就是鐵托、卡迭爾、德熱拉斯、蘭克維赤，對黨的問題的取消主義的路線，使得南共黨處於半合法的狀態。這些領導者們在黨內養成軍事領導的方法。就像從前黨的最兇惡的敵人、間諜、托洛斯基所用的領導方法一樣。他們企圖建立一個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式的組織形式，並迫使黨實施一種可恥的恐怖制度，在這種情形下黨員的起碼權利都被蠻橫的剝奪了，對不正確領導路線及領導方法稍加批評就遭受到殘酷的鎮壓。

沾染了貴族式的傲慢、自大習氣的南共領導者們，已走上了脫離社會主義反帝統一戰線的道路，離開了南斯拉夫國際主義的傳統，叛變了勞動者國際團結事業，並走向民族主義的道路。

被帝國主義的流氓敲詐性的威脅嚇慌了的鐵托、卡迭爾、德熱拉斯、蘭克維赤等，以為向帝國主義作某些讓步就可以博得這些國家的歡心。就可與他們談好南斯拉夫的獨立問題。南共領導者一面用左傾的宣傳掩起他們從民族主義、孟什維克、托洛斯基等立場出發的亂箭，一面又企圖強迫人民群眾實行其在帝國主義國家幫助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假牌的冒險主義綱領。實際上這個「綱領」就是脫離社會主義，離開共產主義統一戰線，和走向資本主義的假面具。「這種民族主義的立場可能使南斯拉夫蜕化為一般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喪失南斯拉夫的獨立，變南斯拉夫為帝國主義國家的附庸。」（南共黨自傳結局決議）



外借組

一切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規律，南共領導者修改了馬列主義關於黨的學說，叛變了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原則之後，就危害到南共本身的生存，這種冒險主義的實施就造成了使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賊化的實際的危險。

南斯拉夫存在着對黨的問題的取消派的傾向

關於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這一學說，是馬列主義最重要的基礎之一。馬克思、恩格斯教導我們說，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獨立的政黨就不能掌握無產階級政權，和解決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

列寧、斯大林向前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這一原理，並創造了適應於新的歷史時代的，適應於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無產階級黨，黨的組織、思想、策略、理論基礎的完整學說。列寧主義的黨，這一新型政黨的波爾什維主義之組織原則，乃是在與機會主義者，尤其是在與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者進行數十年頑強鬥爭中創立起來的。列寧和斯大林教導我們說：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不等於整個階級，更不等於全體人民。如果把它們等量齊觀，就是取消了黨和非黨的界限。

馬列主義理論認為：共產黨乃是高於勞動人民其它一切組織的最高組織形式，也就是說，在

蘇聯黨應當高於蘇維埃，在南斯拉夫黨應當高於人民陣線。黨之高於勞動人民一切組織，不僅僅由於黨內集中了勞動人民中的最優秀的份子，而且還由於黨有其特殊的綱領和政策。可以依據這些綱領政策來領導勞動者的一切組織。

南斯拉夫的情況却與馬列主義這一綱領的原理正相違反，他們認為南斯拉夫的基本力量，不是共產黨，而是人民陣線。

鐵托在南斯拉夫人民陣線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說：「因為人民陣線不僅是我國各族人民政治上團結的最好形式，而且是我國各族人民在民族關係上友愛和團結的最好形式，所以無論何種政黨也不能代替這個人民陣線，因此人民陣線應成爲一個永久的全民政治組織。」

在人民陣線規章（南斯拉夫人民陣線基本組織原則）第一項內，就開宗明義的指出：「南斯拉夫人民陣線是基本的政治力量。」

由此可見，南共領導者認為：無產階級最高組織形式不是黨，而是人民陣線，而實際上人民陣線正在逐漸地代替着南斯拉夫共產黨，更確切的說是在篡奪着南斯拉夫共產黨。其本質是使南斯拉夫共產黨溶化在人民陣線裡。

南斯拉夫政治領導者（如鐵托、卡迭爾等）在他們所公佈的政治性的發言裡，經常提到的僅僅是人民陣線。

當然，我們並不懷疑，南斯拉夫人民陣線在南斯拉夫人民反抗法西斯佔領者的解放戰爭過程裡會起了很大的積極作用，我們也不懷疑目前人民陣線能是，而且應當是聯合我國一切民主力量的重要手段。

然而，人民陣線不能夠代替共產黨，而且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才能發揮它的積極作用。實際上，南斯拉夫人民陣線是怎樣的呢？

大家知道，還在德國進攻南斯拉夫以前，就在共產黨的領導和發起之下組成了人民陣線，參加人民陣線的各個團體，都是來自舊政黨的成份，以及舊政黨中的上層份子。與共產黨併排參加人民陣線的有：霍爾瓦特共和農民黨，塞爾維亞資產階級共和黨，資產階級民主黨和獨立民主黨，塞爾維亞人民農民黨和農業同盟（這兩個黨在戰後已合併爲塞爾維亞農業黨）。除了政黨之外，還有很多群眾性的組織也參加到人民陣線裡去，例如青年反法西斯同盟，南斯拉夫職工會，和婦女反法西斯陣線。

可見，人民陣線所包括的不僅是共產黨，還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黨，不僅是勞動者，還有富農，商人和小工廠主。

德熱拉斯曾公佈說：「參加人民陣線不受任何思想、宗教、以及其他任何方面的限制。」

（引自情報局選集九十三頁）

把這種包括極複雜階級成份的人民陣線視爲我國政治領導的基本力量，這就是直接脫離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理論和馬列主義論黨的學說。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黨不僅是工人階級先鋒隊，而且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部隊。』黨章裡會清楚的規定了黨的機構和黨的組織原則，沒有這些黨就不可避免地要蛻化爲散漫的、不定型的、無組織的「機構」，就取消了黨和階級的界限，黨章規定了黨組織的實際工作方法、黨的組織形式、以及黨內生活的規則。

南共領導者脫離了馬克思革命政黨的基本組織原則，也表現在這樣一件事實上，即是說：如果南斯拉夫人民陣線有自己的綱領和章程，則南共黨却反而沒有任何綱領、章程。而在這種情形下工作的南共領導者，却沒有感到任何缺憾。並且還熱心地把這種綱領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變成一種美德，甚至，還證明說，共產黨不需要自己的綱領。

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廿七日南斯拉夫人民陣線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鐵托說道：『南斯拉夫共產黨有沒有比人民陣線綱領更特殊的綱領呢？沒有的，南斯拉夫共產黨沒有另外的綱領，人民陣線的綱領就是共產黨的綱領。』

南共中央委員會書記卡迭爾在波蘭舉行的情報局會議上也發表了這樣的關於共產黨和人民陣線綱領的觀點。南共中央宣傳部長德熱拉斯也重複着鐵托的意見，認爲人民陣線綱領和黨的綱領

之間沒有任何區別。

如果，德熱拉斯曾在二九四七年在波舉行的共產黨情報局代表會議的報告中說：南斯拉夫共產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堅決依據着波爾什維克的組織原則進行工作」，那他就是直接欺騙和當面造謠。實際上，南共領導者已在組織綱領問題上，越來越遠的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已蛻變為孟什維克取消派的立場。

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半合法地位

列寧、斯大林教導我們：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自己的政黨不僅是爲了取得政權，而且還爲了鞏固自己的政權，和保證社會主義的徹底勝利。

斯大林同志說到鞏固和擴大無產階級政權在爭取社會主義徹底勝利中的意義時，曾指出：「這就是說——要向千百萬無產階級群眾灌輸紀律精神和組織精神，這就是說——要在無產階級群眾中間造成能防範小資產階級自發性和小資產階級習慣勢力腐蝕影響的一種骨幹和堡壘，這就是說——需要加強無產階級在重新教育和改造小資產階級方面的組織者工作，這就是說——要幫助無產階級群眾把自己教育成爲能消滅階級並準備條件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力量。可是做到這一切，沒有因本身具備團結性和紀律性而強有力的黨是不可能的。」

目前南共領導者的機會主義路線使得南共逐漸地破壞自己之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鐵托、卡迭爾、德熱拉斯、蘭克維赤等力圖使南共陷於半合法的地位。

在南斯拉夫，諸多有關國家政治經濟、思想生活等問題的重要決議的通過，及向人民公佈，不是用共產黨的名義，而是用人民陣線的名義。

直到現在黨的組織還保持着半合法的狀態，無論是下級黨的組織、區委、省委以及中央一級黨的組織，都處於半合法的地位。

南共還存在這種情況，即是共產黨員必須掩蓋自己的黨員面目，必須以人民陣線的某一團體的一份子出現在群眾面前，很多黨員說：「共產黨員在工作中沒有權利公開承認自己是黨員，否則就要受到黨的處分。」

在貝爾格萊德的大規模工廠（「日列藥尼克」廠是南斯拉夫有名的五金工廠——譯者註）裡，有四千以上的工人在那裡工作，據黨組織的書記談，廠中有一百六十個共產黨員，這些黨員的黨的會議是秘密召開的，在這些黨的會議上的決議是任何人不許知道的，黨的會議的決議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公佈過。與會的共產黨員只能在某適當的組織內把這些決議通過一遍。但却不能在任何場所引證黨的決議。工廠裡的工人都不知道他們有自己的共產黨的組織，不知道工人中間有共產黨員。關於這件事只有某幾個工人只是在猜疑而已。工廠裡的黨的組織從未用自己的名義在

工人面前公開活動。在這種情形下，入黨的手續是：由支部書記秘密地聘請這一工人或那一工人入黨。

南共的區黨委是秘密存在的，他們都採取極端秘密的方式召集會議，從來沒有以任何一種方式向非黨員公佈過區黨委會議的決議。區黨委的工作人員從來也沒有用過區黨委的名義在非黨群眾面前進行工作。

南共中央委員會也同樣地沒有像一個黨的中央領導機關那樣進行工作，黨的中央全會從不召開，一切黨內生活的原則問題，都在幾個領導者（鐵托、卡迭爾、蘭克維赤、德熱拉斯諸人）的狹小範圍裡決定。沒有具體領導，沒有吸收廣大的黨的積極份子去參加解決黨的任務。

從新南斯拉夫成立到現在這個期間內，上自南共中央委員會，下至黨的基層組織，從未公佈過任何一個黨的決議。

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機關報「鬥爭報」完全沒有發表過關於黨的生活的文章，奇怪得很，「鬥爭報」在一九四七年——四八年這麼長的時間以來，直到現在為止，幾乎完全沒有登載過有關於黨的生活、黨的會議、中央全會、黨的積極份子會議以及有關於基層黨組織工作的任何一個通訊、論文和消息。在這期間內任何一個黨的領導者沒有在黨的機關報上發表過有關於黨的生活的文章。在黨報的社論欄裡經常登載的是各種各樣問題的論文，然而却從來連暗示一下共產黨員

在解決國家任務中的作用這樣的事都沒有過，從未提出過黨的組織所擔負的任務。更從來沒有號召共產黨員成爲執行政府政策中的組織者和先鋒隊。

直到目前爲止，南斯拉夫共產黨實際上是用不合法的秘密方法來進行工作的。南共黨員被迫隱藏起自己的黨員面目，這就是說，每一個爲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的戰士的自豪和幸福——共產黨員這個最高尙的稱號都必須隱藏起來。在南斯拉夫民主共和國這樣的號稱是絕對秘密的。

當共產黨已是執政的政黨的南斯拉夫現存條件下，在人民面前，把黨完全秘密起來，這是絕對的錯誤的，是對黨有政治危害的。南共領導者爲了掩蓋自己對黨的問題上的取消派路線，他們製造了許多虛偽的論據，他們說，他們之向人民掩蔽共產黨的領導作用是爲了去掉南國其他黨派發展力量和進行鬥爭的藉口，鐵托、卡迭爾想以這種一文不值的狡猾手段來改變歷史發展的規律，來欺騙階級。

然而如果認爲這種一文不值的滑頭辦法可以使階級敵人停止鬥爭這是最可笑的想法。實際上，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者在人民面前隱藏黨的旗幟，僅只是降低了黨的作用，遲鈍了工人階級的武器，解除了工人階級的武裝。

由於目前南共領導者脫離了國際主義的原則，走向民族主義道路，害怕廣大的黨員群衆和人民群衆所產生的合理的憤怒情緒，他們就在黨內形成了可恥的，純粹土耳其式的恐怖制度。

南斯拉夫共產黨內形成了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組織形式，南共中央的大多數黨員不是選舉的，而是推荐的，他們取消了共產黨員公開做政治活動，公開向群眾宣傳黨的觀點的一切可能。在南共黨的生活裡鐵托，卡迭爾、德熱拉斯，南克維赤等處心積慮地、蠻橫地、剝奪了黨內民主的最起碼的原則。沒有選舉，沒有批評和自我批評，在黨內造成了對南共生存和發展有致命危害的官僚主義制度。

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者，不認為黨是團結的最高形式，是工人階級獨立戰鬥的組織，這個組織是建築在黨內民主、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基礎之上的，在這個組織裡每個黨員都有權發表自己的意見；而認為黨是游擊性的隊伍，黨員無權討論黨內任何問題，只應當是俯首貼耳，毫無異議的執行着自己「首長」的一切意圖和指令。南共領導者在黨內養成軍事領導的方法，和取消了馬克思主義黨的建黨基礎——黨內民主基本原則之後，就在實際上企圖採用軍事官僚主義的辦法，如像已被波爾什維克主義否定和擊潰了的「官僚家長」、叛徒、托洛斯基想在波爾什維克黨內使用的辦法一樣。

這種對黨內民主的摧殘，對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鎮壓就使得幹部脫離了黨員群眾，走向官僚主義和束縛黨組織的積極性的道路。黨員都害怕發表自己的意見，不敢對黨內缺點進行批評，都保持着緘默態度，以免遭受到鎮壓。

南共中央委員尤約維奇，和海德蘭兩同志因為敢於批評南共領導者的反蘇立場和主張南蘇友好就被開除出黨和遭到逮捕，這種駭人聽聞的事便是南斯拉夫實行恐怖制度的最好例證。

南共領導者在黨內所養成的可恥的恐怖主義的制度，就是他們對自己在內外政策基本問題上所犯的脫離馬列主義的錯誤進行改正中之最大障礙，共產黨情報局指出：「南斯拉夫本身的存在和發展都要求消滅此種制度。」

南斯拉夫正在奠定着社會主義道路過渡的基礎。在工人階級面前，擺着巨大而繁雜的任務：按社會主義方法改造南斯拉夫經濟，克服南斯拉夫技術經濟上的落後性，發展社會主義工業，根除資本主義成份，對小私有財產的農民經濟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所有這些都要求作為南斯拉夫領導力量的工人階級，高度的緊張自己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如果認為不進行階級鬥爭可以解決這些任務，不克服困難和矛盾也可以和平地、一帆風順地、安安穩穩地過渡到社會主義這種想法是極端糊塗的。南斯拉夫領導者還從機會主義觀點出發，否認了本國資本主義的成長，和由此產生的南斯拉夫農村中階級鬥爭的日趨尖銳化。

勝利解決這些任務的最先決的條件，就是要加強南共黨的組織生活和思想鍛鍊，使黨成為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領導力量和鼓舞力量。

消滅黨內恐怖主義制度，和組織中工作中的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習氣，全部公開黨，恢復黨的

領導作用，用加強黨的小組會，代表大會，和發揚黨員的積極性、自動性和創造性等辦法來使黨的生活健全起來，發展黨內民主，批評和自我批評，是南共黨目前生活中的首要任務。

南共領導上脫離了國際主義，走向民族主義的道路

南共領導者正在進行着從反革命托洛斯基武庫中竊用來的關於聯共黨（波）「蛻化」，蘇聯「蛻化」及其類似的誹謗宣傳。莫西·伯也得及其同類的「理論家」們進行着關於蘇聯蛻化，關於只有南斯拉夫是現代真正的革命因素這些愚蠢和卑劣的寫作，這不是偶然的。目前，對蘇關係，不僅已成爲考驗一切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試金石，而且已成爲考驗世界上一切誠實人的試金石。現在誰不知道：人民民主國家之能够獲得獨立，和走上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只是由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由於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下創造了蘇聯這個強有力的工農的社會主義國家；由於紅軍擊潰了希特勒帝國主義這架魔怪機器，把歐洲人民從法西斯奴役之下解放出來，和創造了人民民主國家自由發展的必要前提。如果目前南共領導者極力散佈造謠的宣傳，說南斯拉夫是自己從希特勒帝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的，蘇聯沒有給與他們任何幫助的話，那僅僅是由於他們的反對蘇聯的企圖在那裡作祟。

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南斯拉夫廣大階層人民群眾中的威信，是偉大和不可破壞的。

南共領導者之所以需要這些對蘇聯的造謠誹謗是因為他們想破壞蘇聯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破壞人民群眾對蘇聯的高度尊敬和愛戴。他們正在左傾的「革命」主義旗幟下煽動民族主義，用以造成南斯拉夫、蘇聯、及其他人民民主國家間的對立。這就是脫離反帝社會主義統一戰線的道路，叛變勞動者國際團結事業和走向民族主義立場的道路。

只有在國際主義的口號下，在以偉大社會主義國家為首的各族人民戰鬥友誼的口號下，保衛和平，爭取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勝利的鬥爭才能發展。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間的統一戰線，共產主義運動和資本主義國家內民主運動間的統一戰線，是人民民主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反抗帝國主義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鬥爭中的最重要的條件。

南斯拉夫領導者的冒險主義計劃，認為沒有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幫助，沒有別國共產黨的支持可以建設社會主義，他們可以孤立於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運動之外，這些冒險主義計劃，實際上是脫離社會主義，轉向民主敵人陣營，轉向帝國主義陣營的卑鄙的幌子。

由於南共領導之走向資本主義，他們就開始直接欺騙自己的黨和人民，他們把這些對南共不正確政策的批評，在黨和人民面前隱藏起來，他們徹底的推行着危害黨的方針，想以恐怖主義的制度來窒息其他黨內對南共領導的任何批評和抗議以及南斯拉夫城鄉廣大勞動者階級的批評和抗議。為此，他們就拒絕向情報局作工作報告，拒絕聽取別國黨對南共的批評的意見。他們害怕別

國共產黨這種同志的批評，不敢進行公開的討論。他們向自己的黨和人民隱瞞南共黨的實際情況。

南共領導者，蠻橫的違反了馬列主義關於政黨對待自己錯誤的學說。染上了極端自高自大，目空一切毛病的南共領導者，對聯共中央及各國共產黨中央的兄弟幫助和友愛批評採取了兵刃相加的敵對態度。

因此共產黨情報局有一切根據在決議中指出：「情報局一致得出結論：認為南共領導者之反馬列主義的、反黨的反蘇的觀點，其一切行爲，以及其拒絕出席情報局會議，這就是使自己與參加情報局的各國共產黨對立起來，走上了分裂統一的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陣綫的道路，走上了叛變勞動者的國際團結事業及轉向民族主義立場的道路。」。

南共領導者走上了民族主義的道路，就毀滅了自己的國際革命的前途，就把自己限制在狹小的範圍，就離開了列寧、斯大林關於「勝利國家的革命，不應當把自己看成是怎樣了不起的豐功偉績，而應當看成是一種助力，是促進各國無產階級勝利的手段」的這一理論。（斯大林選集五、三九六頁）

顯而易見，南共領導者並不珍惜社會主義營壘的團結一致，不珍重人民民主國家和蘇聯間的強有力的統一戰線，也不珍愛別國共產黨的幫助，南共領導者對帝國主義的威脅節節讓步，他們

以爲用對帝國主義國家成立某些協議的方法，就可以取得他們的歡心，和鞏固南斯拉夫國家的獨立。他不了解，或是假裝不了解這樣的路線，實際上是向資本主義投降的路綫，無論用怎樣極端「左傾」的辭句來掩飾，都是無法掩飾得了的。不言而喻，這種民族主義的立場只能使得南國人民失去社會主義的勝利，使南國蜕化成爲一般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變南斯拉夫爲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

南共領導者，破壞了南共國際主義的傳統，走上了民族主義的道路，明顯地企圖以冒險主義的非常手段形成一種僞裝的面貌，似乎是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正是遵守黨內民主制的原則的。這樣他們就匆匆忙忙沒有進行必須的、鄭重其事的和仔細的準備工作就召開了南共第五次代表大會，他們就像發寒熱症似的，草草寫成黨綱、黨章，就公佈了使南斯拉夫在幾天之內消滅資本主義成份和人剝削人制度的冒險主義法令和宣言。他們之所以用這種非常手段，其目的是想在沒有真正黨內民主和自我批評的條件下來迅雷不及掩耳地召集全黨代表大會，使大會批准目前南共領導上的機會主義路綫。

南共領導在對內對外政策的基本問題上的不正確路綫，這實際地威脅着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生存，造成使南斯拉夫民主共和國有蜕化的危險性。

然而，在南共內部是具有着忠實於馬列主義的，忠實於南共國際主義傳統的，忠實於社會主義統一陣線的充分健全的力量。

共產黨情報局決議中指出：「南共這些健全的力量底任務，就是要強迫今天的領導者，公開地誠懇地承認自己的錯誤，改正這些錯誤，脫離民族主義回到社會主義方面來，並以一切辦法鞏固統一的反帝社會主義統一戰綫，或者，如果南共現在的領導者表現得沒有這種能力，就要掉換他們，並推選新的南共國際主義的領導機關。」

無疑地，南共是有其光榮的鬥爭傳統的。南共黨內一定會有能够消滅黨內恐怖制度，反抗脫離了馬列主義的南共領導者的力量，一定會有能够在偉大的馬——恩——列——斯旗幟下，在別國共產黨的支持下，領導南斯拉夫勞動群眾去為社會主義勝利進行鬥爭的力量。

〔葉群譯〕

鐵托的民族主義正引向那裡去

一九四八年七月通過的共產黨情報局的著名決議「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形勢」中曾指出：最近幾個月來，那些過去隱藏着的民族主義份子取得了南共的領導權，而南共的領導機關已脫離了南共的國際主義傳統，走上了民族主義的道路。

一切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共產黨都一致擁護情報局這一「關於南共形勢」的決議。全世界的共產黨都認為南斯拉夫領導者，即鐵托集團，正因自己的民族主義政策而被玩弄於帝國主義的手掌之中並削弱了南斯拉夫。

鐵托集團有沒有從這些事實中吸取了有益的教訓？鐵托集團是否已經懂得，民族主義的政策正使南斯拉夫喪失最真誠的盟友——世界各國共產黨，事實上招致了南共的孤立，招致南共在國內和國外的削弱？

鐵托集團是否已經懂得，他自己將黨和國家已驅置於這樣的嚴重情況中，而由這種情況中脫

出的唯一出路——就是承認自己的錯誤，與民族主義決裂並返回共產黨的家庭之中？

沒有，鐵托集團並沒有獲取了有益的教訓，並且他還看不出他已經懂得了這些簡單明白的東西。

正相反。對於各兄弟黨，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對於鐵托集團錯誤的公正和同志的批評，他的回答是在咽喉舌貝爾格萊德報章上大肆謾罵，煽動的新民主主義各國人民的民族敵視，對於膽敢懷疑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政策的共產黨員和非共產黨員施行廣泛的鎮壓，逮捕和暗殺。不久以前，即由鐵托的副手蘭科維奇的手下特務人員殺害了南國解放戰爭中的英雄，在解放戰爭期中曾任南國參謀總長的，前南國高級軍校校長阿爾素尤萬諾維赤同志。他是由於懷疑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和恐怖主義政策而被殺害了的。正因此，在南斯拉夫人們才公開議論說：「鐵托集團正蛻化爲政治謀殺者集團」。

顯然，鐵托集團不準備承認和改正自己的錯誤。更正確的說來，就是他害怕，沒有承認的勇氣；因爲承認和改正自己的錯誤，是需要勇氣的。更壞的是，他恐懼地統制和鎮壓敢於提起這些錯誤的一切人。

列寧說：「一個政黨對於本身錯誤所抱的態度，就是最重要和最可靠的標準之一，以審查這個政黨的態度是否鄭重和是否正事實上執行自己對於本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義務。公開承認錯誤，

揭發這錯誤之原因，分析產生這錯誤之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這錯誤之方法——這更是政黨的鄭重態度的標誌，這便是政黨之履行自己的義務，這便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群眾」。

顯而易見，無論如何也不能把鐵托集團放到列寧所說的勇敢的、誠實的、愛護自己政黨的那類領導者的範圍裡而去。

鐵托集團的墮落爲民族主義發生在一九四八年春共產黨情報局召開會議之前。鐵托集團的露骨的民族主義政策是由這裡開始的，就是他拒絕出席情報局會議以與各兄弟黨共同討論南共形勢的問題。儘管情報局不止一次地邀請南共代表團出席會議並在會議上陳述自己的觀點——正像在以前會議中討論其他國家共產黨的問題時所有過的一樣——而鐵托集團却悍然拒絕了參加會議的工作。事情變得很明白了，鐵托集團並不珍視與各國共產黨包括與聯共黨的友誼。這樣就成了與共產黨的國際統一戰線公開決裂。這樣就成了與國際主義的決裂而走上了民族主義的軌道。

貝爾格萊德的「鬥爭」報辯護說：「鐵托和他的同僚都是擁護反帝統一戰線的。這自然是不正確的，只是用來欺騙，簡單的人」。事實上，鐵托這一集團甚至都不願與南斯拉夫隣近各國的共產黨相處在一個家庭內，那麼還喋喋於什麼反帝陣營呢？

表明鐵托集團墮落爲民族主義的第二個基本事實就是這一集團在南共第五次大會中所表現的廉價的，虛偽的，反列寧主義的行爲。許多人會期望着，大會會在各共產黨友誼的旗幟下，在加

強與各新民主主義國家與蘇聯的反帝統一戰綫的旗幟下進行工作。可是在事康上所得到的只是些完全相反的東西。事實上鐵托集團把大會變成了進行反對各隣國共產黨鬥爭的舞台，進行反對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反帝統一戰綫鬥爭的舞台。這是一個出師反對各新民主國及其共產黨，反對蘇聯及聯共黨的大會。

自然，在南斯拉夫公開談論出師反對蘇聯及新民主主義國家不是沒有危險的，因為南斯拉夫人民堅定地擁護與蘇聯及各新民主國家聯盟。因此鐵托集團就來玩弄一下廉價的伎巧，用一些關於熱愛蘇聯，關於對蘇友誼，關於蘇聯在解放運動中的偉大作用等等的辭句來偽裝自己的反動動員。事情竟到了這種程度，鐵托的同僚竟建議斯大林參加在這一無恥的動員裡，以便保護民族主義份子的鐵托集團不受聯共和其他新民主國家共產黨的批評。貝爾格萊德的報紙及其合作者玩弄了一切陰謀詭計，進行最奇怪的最可笑的馬戲班戲子的表演，就是爲要向南斯拉夫人民說明：黑的是白的，白的是黑的。而事實上所得的是什麼？鐵托集團玷污了新民主主義國家和蘇聯的共產黨，而現在已經和帝國主義站到一個陣營裡去了——使一切國家的帝國主義者大爲高興。代替與共產黨的統一戰綫而獲得了一個與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綫。南共第五次大會擁護並加強了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政策。

政治戲子「鬥爭」報要求共產黨停止揭發鐵托集團的錯誤，要求共產黨對這集團表示信任與

支持，否則這種反對鐵托集團的「戰役」會給南斯拉夫帶來嚴重的損失。

不，先生們！共產黨對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政策既不能表示信任，也不能表示支持。這種情況完全可能給南斯拉夫帶來損失，但在這裡應該責備的不是共產黨，而是與共產黨分裂並向他們宣戰的民族主義者的鐵托集團。

「鬥爭」報的政治戲子們應該認識到：馬克思主義與民族主義——是不能並存的，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的理论，是馬克思主義的敵人。他們應該認識到：馬——列主義不能與民族主義或是與共產黨內的民族主義傾向和平相處；爲了勞動人民的利益，爲了民族的自由與友誼，爲了社會主義的勝利建設，不管民族主義以什麼形式出現，都必須消滅它。

列寧說：「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兩大階級陣營，不可調和的兩個口號，它們表示着兩種政策（甚至可以說是——兩種世界觀）」。

當資產階級政權被推翻以後，在這種情況下，統治階級及其代理人總想利用民族主義這一有毒的武器來恢復舊制度。

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講道：「民族主義傾向是工人階級國際主義政策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策的妥協……。民族主義傾向反映出本國資產階級的企圖——資本主義復辟。」

南共的民族主義不僅對整個反帝戰綫給以打擊，而在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上——首先就打擊

了南斯拉夫本身的利益，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利益和南共的利益。

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在對外政策上走向與世界勞動人民革命運動的統一戰線進行分裂，走向喪失南斯拉夫最真誠的朋友，自己孤立了南斯拉夫自己。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使南斯拉夫在外部敵人面前解除了武裝。

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在對內政策上走向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政治和平，走向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團結」在一個「民族陣線」之內，走向由階級鬥爭轉入虛偽的說教，走向南斯拉夫勞動人民戰鬥精神的解除。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使南斯拉夫勞動人民在他們內部敵人面前解除了武裝。

一年前，當鐵托集團還沒有表現民族主義傾向，而和各兄弟黨合作的時候，南斯拉夫依靠着各外國共產黨所代表的各鄰近盟國的幫助，感到了自己勇敢而有信心地直向前進。這還是不久以前的形勢。但是，在鐵托集團轉上民族主義的軌道以後，景象就尖銳的改變了。既斷絕了與國際反帝統一戰線，與新民主主義各國的關係，南斯拉夫就喪失了自己最真實的盟友，並使自己在內部和外部的敵人面前孤立了起來。

這就是鐵托集團民族主義政策的悲慘結局。

鐵托集團不懂得這樣簡單的真理，正是在國際環境中，共產黨的兄弟團結，新民主主義國家

的互助與友誼，對蘇友誼與合作——是使新民主主義國家在建設社會主義戰線上上升與發展的主要條件，是他們民族自由獨立不受帝國主義侵略的主要保障。

「鬥爭」報的政治戲子們進一步武斷地說：對鐵托集團錯誤的批評變成了反對南共的鬥爭，反對南國人民的鬥爭。

這點自然是不真實的。過去和現在從來也沒有進行過反對南國人民的鬥爭。對於其英雄事蹟已為大家熟知的南國人民進行任何反對他們的鬥爭是有罪的。南斯拉夫人民堅定地與各新民主國家及蘇聯站在一條線上，這點也是衆所週知的。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對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政策負責。我們把南斯拉夫人民看作我們真實的盟友。

過去和現在同樣也沒有進行過任何反對南共全體的鬥爭。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南共的人多數堅定地擁護與各國共產黨的友誼，擁護與蘇聯及其共產黨的友誼。在南共的大多數中間有着國際主義的傳統——這點是無疑的。我們也很清楚，南共的大多數並不支持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政策。我們知道，正因為如此，他們才受到了鐵托集團及其特務機關的殘酷鎮壓。

進行鬥爭不是爲了反對南國人民和南共全體，而是反對民族主義者的鐵托集團。進行鬥爭是爲了幫助南共瞭解鐵托集團的錯誤，並清算南國領導上的民族主義政策。

「鬥爭」報的政治戲子們武斷地說，好像鐵托集團與南共是不可分離的，好像他代表着南共

的大多數。

這同樣不是真的。一年以前，鐵托集團可能代表着南共的大多數。但是這是一年以前的事了。現在，當他已經與共產黨決裂以後，當他已經與各隣近民主國家決裂以後，當他已經移居於民族主義的營幕中以後——現在鐵托集團已經不能代表黨的多數了。鐵托集團現在是一個只有黨內少數信任，而利用其政權機構強制黨內國際主義多數的意志的鐵托宗派。鐵托派既然將黨置於劊子手蘭科維奇的監視之下，既然在黨內實行鎮壓，集體逮捕和暗殺的殘酷的恐怖制度，他自己就使自己離開了黨。事實上，鐵托派現在是處於與自己的黨作戰的狀態，只有瞎子才看不見這點。如果鐵托派表現不能用正常的民主方法在黨內維持秩序而必須採取大規模鎮壓的手段——那麼這就是說，他早已喪失南共大多數的信任了。

鐵托派只是南共黨內的少數，他所依靠着的不是黨的信任，而是依靠着南國的行政和警察機構。

〔風譯自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真理報〕

附

錄

中共中央東北局關於

最近時期學習內容指示

爲了加強黨內關於階級的、黨的、國際主義的、自我批評精神和紀律性的教育，東北局曾於七月廿一日發出通知，責成各級黨委將共產黨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中共中央「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的決議」及東北日報廿一日「反對經驗主義」三個重要文件，列爲最近時期黨內高、中級幹部的學習材料。現在各地正在熱烈進行此項學習。各級黨委必須在最近期間，組織一次檢查，把此項學習運動深入一步，而未着手組織學習者，則必須立即着手組織，並將以上三個文件的學習與過去學習「中宣部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及最近新華社發表「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一文聯系起來，進行學習。爲了使學習有中心，我們特提出以下四個問題，作爲學習的基本內容：

一、反對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堅持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認清蘇聯是世界反帝的和平民主陣線中的主力軍與領導者；東北的解放，蘇聯紅軍的功勞最大；中國人民必須與蘇聯結成鞏固的兄弟聯盟；中國革命才能徹底勝利。任何盲目的反蘇思想與情感的殘餘，必須加以肅清與防止。對中蘇友誼的一切挑撥者，必須提高警惕。『一切共產黨員，必須懂得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兩個不容妥協互相敵視的口號』（列寧）。但是無產階級不但不反對而且贊成和領導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這種運動，不但包括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有時甚至一直包括到被壓迫民族中的封建皇帝。當着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是動員群眾以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為對象從而保衛或爭取自己民族的獨立地位時，這是革命的民族解放運動。這種革命的民族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並不矛盾，而且完全一致成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成為他的同盟軍。因為無產階級與共產黨人是反對任何一切的民族壓迫，主張世界上一切民族的徹底解放和完全平等的。因此，共產黨人必須領導和贊助一切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革命的民族解放運動，並在一切被壓迫被侵略的民族中成為最堅決的革命的民族戰士。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是徹底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者，同時又是最堅定的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民族奮不顧身的保衛中國民族獨立的革命的民族戰士。中國共產黨人，歷來是中國人民反帝的民族統一戰線的倡導者與組織者，並且當孫中山由於接受蘇聯與我們共產黨幫助而把他在辛亥革命後

所主張的那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加以修改轉到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及主張三大政策的革命民族主義的時候，我們是和他合作的。但是如果將民族運動墮落到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的民族主義，不去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反而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相對立或者以民族保守和排外的思想去拒絕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去反對社會主義的蘇聯，那就成爲反動的民族運動。又如果爲了某些民族上層階級的利益而犧牲全世界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共同的國際利益，甚至不但不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且依靠帝國主義的幫助去侵略與壓迫其他小民族，那就是一種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這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是和革命的民族解放運動完全不同的，是與本民族的全體人民的真正利益與根本利益相矛盾的。馬克思說：「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夠自由的」，是與全世界無產階級及全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相矛盾的。因此，我們共產黨人決不能贊成並且必須堅決反對這種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

二、在我們的一切工作中，必須以馬列主義關於階級與階級鬥爭的理論爲指導來分析問題，了解問題與處理問題。必須反對黨內各色各樣的，在某些部門與角落中所存在的，非無產階級的了解問題、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即地主階級的）立場與觀點。應經常根據中央與東北局指示具體分析東北解放區不同地區內各種不同的階級關係與不同的階級鬥爭形式，正確運用中央與東北局所規定的階級鬥爭的政策與策略，以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依照現實可能性，有步驟的有分

別地進行階級鬥爭，並善於在深入階級鬥爭時繼續防止冒險主義，同時善於在階級鬥爭初步勝利之後，防止自滿自足，自高自大，麻木不仁，喪失階級立場與戰鬥意志。

三、發展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以馬列主義的思想、作風及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與組織紀律去克服各種各樣非無產階級的思想、作風與無組織無紀律的現象。反對本位主義、地方主義、分散主義、游擊主義，以達到全黨在毛主席中央與東北局領導下，高度自覺的集中與統一。必須同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以及多報成績少報缺點甚至只報成績不報缺點的惡劣作風進行鬥爭，以確保請示報告制度的堅決執行。各色各樣的自由主義，模稜兩可的態度與哼哼哈哈的腔調，必須堅決反對。每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政治態度十分明朗，階級立場非常清楚，是非分明，光明磊落的黨的正確路線與真理的堅決擁護者與執行者。

四、應特別加強馬列主義理論（其中包括毛澤東同志的理論）的學習，使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真正結合起來。既要反對理論與實踐脫離的教條主義，又要反對實踐與理論脫離的經驗主義。不適當地和誇大地強調特殊性、地方性、局部性、民族性，不適當地和誇大地強調個人的或一時一地一部份人的切身體驗，而離開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輕視世界革命的經驗，輕視中國革命的經驗，放棄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不以馬列主義為行動的指南，這就是經驗主義。這種經驗主義，現在是東北黨內幹部思想方法上的主要危險，正像教條主義曾經是過去時

期黨內幹部思想方法上的主要危險一樣。經驗主義同教條主義一樣，也是一種主觀主義，必須加以揭露、批判與克服。必須使每一個幹部懂得如果不好好學習馬列主義，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而滿足於自己的狹隘經驗，就會喪失革命前途，變成鼠目寸光的事務主義者，其結果是非常危險的。

中共中央東北局

八月二十日

「情報局關於南共決議」中的名詞簡釋

編者按：這是從「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中摘出來的幾個名詞和術語，由於參考書及能力所限，僅能加以簡單的註釋，以供讀者學習這一文件的參考。名詞下邊括號中之字碼係表示該名詞在原決議中的第幾段（原決議共分八段）。

一 情報局

一九四七年九月，蘇、南、保、羅、匈、波、法、捷、意九國共產黨代表在波蘭華沙舉行會議，討論了國際情勢及關於出席各黨交換經驗與配合活動問題。鑒於出席會議各黨間缺乏聯系的不良後果，並考慮到互相交換經驗的必要，會議因此決定成立情報局。情報局由上述各黨中央委員會代表組成，其任務為組織各黨間經驗之交換；倘有必要並在互相同意的基礎上配合各黨的活

動。並且決定情報局得出版機關報，貝爾格萊德被指定為當時情報局及其機關報編輯部所在地（按：一九四八年六月下旬討論南共問題時是在羅馬尼亞京城布加勒斯特開的會）。九國共產黨為對當時國際情勢及由此而產生的任務達到完全一致的意見起見，會議並通過了關於國際情勢的宣言。

情報局機關刊物叫「爭取鞏固的和平與人民的民主」，第一期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在貝爾格萊德出版。該刊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五期上，曾將毛主席「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全文登載，對於這個文件歐洲各國共產黨均極重視。

二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位於巴爾幹半島的西北，隔着亞得里亞海與意大利相望。它是半島上最大的國家，擁有二十四萬九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差不多等於一個半山東省那樣大）和一千四百三十萬的人口。它是第一次大戰後，由塞爾維亞王國聯合門底內哥羅王國，加上從奧匈帝國割讓出來的一部份領土而成立起來的。

南斯拉夫民族成份非常複雜：塞爾維亞人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四十九，克羅特人佔百分之二十四，斯洛文人佔百分之九。這三族人本來都是屬於斯拉夫民族系統的，但在經濟文化風俗習慣的

歷史發展上却表現爲三個具有不同特性的民族。此外，還有少數的阿爾巴尼亞人、保加利亞人、馬其頓人、羅馬尼亞人、日爾曼人住在境內。

南斯拉夫在戰前是一個農業國家。在全國人口中，農業人口佔百分之七十五，工業人口則僅佔百分之十。同時，全國經濟發展是極端不平衡的，東南部的塞爾維亞、門底內哥羅、黑塞哥維那、波斯尼亞和馬其頓尼亞一帶都是落後的農業區域，而西北部的克羅提亞、斯洛文尼亞、斯拉窩尼亞則是發展了的工業區域。這些工業區域，都是被外國資本控制着，而在廣大農村中，則在小農經濟基礎上保存着封建殘餘勢力。

南斯拉夫因處於歐洲諸大國之間，戰略地位很重要，歷來成爲諸大國爭奪的一塊肥肉，特別是希特勒匪幫上台後，更積極地通過南國內部反動的法西斯份子，控制南國政治經濟，殘酷鎮壓南國人民進步的、民主的、爭取民族獨立的愛國運動。而南國各民族人民，爲了反抗外國侵略者的奴役，他們有長期的光榮的革命鬥爭的傳統；特別是希特勒匪幫佔領的四年中，南國人民在南共領導下，堅持了抗德戰爭，以至配合蘇軍擊敗德寇，建立了聯邦人民共和國，並積極從事經濟建設，使工業各方面有了相當的提高。南國人民，特別是南共黨內真正的國際主義者，他根據親身經歷的革命鬥爭的體驗，必然會起來糾正南共領導機關的錯誤政策的。

按：鐵托爲南共主席，卡德爾爲副主席，德熱拉斯爲宣傳部長，蘭科維奇爲政府內政部長，

被無理開除出黨的尤約維奇爲前財長，海德朗爲前輕工業部長。

三 民族陣線、人民陣線 ⑤④

一九四一年，南斯拉夫在希特勒「閃擊」下，十二天便亡國了，原來專制政府流亡倫敦。在共產黨領導下，人民游擊隊堅持抗戰，並日漸壯大。到一九四二年冬，便成立了反法西斯人民解放會議（即民族陣線的前身），當時的綱領是爭取國家獨立和民主自由；保護私有財產，並發展農工業；各民族一律平等。參加這個組織的極爲複雜，就民族成份說，有：塞爾維亞族、克羅特族、斯洛文族、馬其頓人、門底內哥羅人；就政治黨派成份說，有：共產黨、社會黨、民主黨、農民黨、獨立民主黨、天主教黨、人民黨、聯合獨立黨；就宗教成份說，有：希臘正教徒、天主教徒、回教徒、猶太教徒；就社會成份說，有：工人、從事個體經濟的勞動農民、富農、商人、小企業主、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等。

民族陣線在戰後大選中，獲得了八百萬選民中的七百二十萬票。

去年九月南斯拉夫人民陣線召開了第二屆大會，除選鐵托爲主席外，並選德熱拉斯爲副主席，尤約維奇爲總書記。

人民陣線是各國人民爲了爭取和保衛民主自由、民族獨立，反對國內外反動派，在共產黨領

導下團結各廣大階層及各進步黨派所組成的聯合戰線的通稱。在各國稱呼不一樣，如保加利亞的「祖國陣線」，捷克的「民族陣線」，意大利的「人民民主陣線」，羅馬尼亞的「民主陣線」，匈牙利的「全國獨立陣線」，阿爾巴尼亞的「民族解放陣線」等。

四 反革命的托洛茨基 ②

托洛茨基是俄國人，起初混入俄國社會民主黨內（即聯共黨前身），進行反馬克思主義的活動，如不承認農民有革命性，反對工農聯盟，主張不斷革命論，不承認蘇聯一國有單獨建立社會主義的可能等等。並一貫反對以列寧、斯大林為首的波爾什維克黨的革命活動，破壞黨的統一，破壞十月革命，一九一八年初又曾企圖破壞「布列斯特和約」之簽訂，一九一八年夏，托洛茨基份子行兇刺傷了列寧。以列寧、斯大林為首的波爾什維克，一開始便與托洛茨基反革命理論進行無情的鬥爭，並不斷的揭露其反革命活動。而托洛茨基也就公開其叛徒面目，和德、日、意法西斯特務機關勾結，出賣國家秘密，協助外國武裝干涉，兇殺波爾什維克領袖人物之一基洛夫。最後，在國際法西斯匪幫指使下，並企圖在蘇聯組織叛亂，後被蘇聯人民所破獲。這就是有名的在一九三七年蘇聯所破獲的大叛國案。在蘇聯人民法庭上，暴露了他們充當法西斯走狗反對蘇維埃政權的種種陰謀，同時證實大文豪高爾基也是被他們毒死的！

托洛茨基匪徒既成爲法西斯匪徒最好的幫手，於是就在許多國家內，他們便是反動統治階級最得力的幫兇，他們用陰謀破壞，放火暗殺等極卑鄙的特務活動，拚命的反蘇反共反革命。但他們常常是偽裝得很左，很「革命」，以此來欺騙年幼無知的青年。中國的托派有葉青、張慕陶等人，他們都是蔣介石的特務，在抗戰中也是日寇的走狗，積極破壞中國人民民主運動和抗戰事業。如葉青就是國民黨特務機構之一——「反共計劃委員會」的委員，因爲反革命屠殺人民有功，反動派在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並把他提拔爲國民黨中委。

五 布哈林式的機會主義④

當蘇維埃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到一定階段時，富農的存在對於繼續向前發展是一個很大的妨礙，尤其因爲布哈林份子爲富農的存在及其利益辯護，加強了富農對蘇維埃政府政策的反抗，因此聯共（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就決定向富農作堅決的鬥爭。在這個時候，布哈林份子便公開反對黨的政策。他們宣傳集體農莊的事業走不通，並反對觸動富農，因爲認爲富農自己會「長入」社會主義。布哈林認爲，在無產階級專政時候，階級鬥爭很快就會完全熄滅下去，階級敵人就會不經抵抗而交出的一切陣地。這樣他們就完全否定了馬列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因爲馬列主義認爲只有經過堅持的階級鬥爭，階級才可以被消滅，這種鬥爭，在無產階級專政時候

比無產階級專政以前還要劇烈些。

六 民族主義②

民族主義者對內主張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階級和平，對外則主張奴役他國人民，它完全是從狹隘的民族觀點出發，與馬列主義國際主義精神完全背馳的。民族主義的來由是：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真正馬克思主義政黨應該號召本國的工人階級反對本國反動的資產階級所進行的帝國主義戰爭，因為這種戰爭對工人階級、勞動人民毫無好處，只有蒙受無謂的犧牲，摧殘革命力量。真正的國際主義者，應該號召各國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團結起來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而鬥爭。但當時，第二國際社會黨領袖們離開了無產階級立場，公開叛變無產階級革命利益，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擁護帝國主義所進行的反革命戰爭，要工人階級為帝國主義當炮灰，使各國工人階級與勞動人民遭受巨大的摧殘。這些馬克思主義的叛徒完全墮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反動泥坑中去了。

七 民粹主義③

民粹派是一八七六年成立的俄國小資產階級革命組織。當馬克思主義團體尚未在俄國產生以

前，民粹派曾進行了革命的工作，但它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他們持有一種錯誤觀點，以爲俄國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階級而是農民，僅僅用農民「騷動」，就可以把沙皇地主政權推翻的。他們爲了發動農民反對沙皇政府，便到鄰村中間去，即「到民間去」（遂有「民粹派」之稱）宣傳自己的主張。這樣，當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俄國傳播、以教育團結俄國工人階級在正確理論指導下進行革命鬥爭的時候，民粹主義就成爲俄國社會民主運動發展道路上主要的思想障礙，它妨礙工人階級去瞭解自己在革命中的領導作用，阻撓工人階級政黨之建立。

民粹派又認爲俄國社會主義之到來，將不是經過無產階級專政，而是經過他們看作社會主義胚胎和基礎的「農民村社」，但在村社裡佔統治地位的却是富農。因此民粹派這個主張，實際上是代表和維護富農的利益的。

民粹派基本的錯誤觀點是：

一、否認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當時，俄國已經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並且沒有什麼力量能使它離開這條道路，而民粹主義者硬說，資本主義在俄國不會發展，因此無產階級也不會增長和發展。

二、不認爲工人階級是革命中的先進階級——當時，由於俄國境內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階級已成爲強有力的，先進的，能進行有組織的革命鬥爭的力量。然而民粹派却否認無產階級在革

命鬥爭中先進作用，他們夢想不要無產階級而達到社會主義，認爲由知識份子所領導的農民以及當時被他們看作社會主義底胚胎和基礎的「農民村社」，乃是主要的革命力量，即反對經過無產階級專政達到社會主義。因此，他們便走到農村中去，企圖掀起農民去作反沙皇政府的鬥爭，然而，農民並沒有跟他們走，而多數民粹派份子反而被警察逮捕了。

三、否認階級鬥爭的理論——按他們的意見，創造歷史的不是階級，不是階級鬥爭，却只是個別的卓越人物——「英雄」。而群眾，「人群」，人民，階級，則是盲目地跟着這些「英雄」走，因此當他們到農村去碰了釘子以後，他們就決定不要人民而只用自己的力量去繼續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鬥爭，用個別暗殺手段、個人恐怖手段與沙皇制度作鬥爭，拒絕在工人農民中間進行群眾的革命工作，這樣，就轉移勞動群眾底視線，使他們離開反對壓迫者階級的鬥爭。

民粹主義的這些錯誤觀點，在當時先進工人和具有革命情緒的知識份子中會佔着優勢，這就成爲當時散佈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運動道路上的主要思想障礙。而當列寧開始在國內進行革命活動的時候，民粹派就已經宣傳與沙皇政府妥協的主張。

當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勞動解放」社產生以後，就已經給民粹主義觀點系統以基本的打擊，但在思想上澈底粉碎民粹主義的，還是列寧的功績。

八 取消派①

一九〇五年俄國武裝起義失敗以後，革命就開始轉為逐漸退却。沙皇政府趕急趁此機會進行殘酷的鎮壓，以圖消滅革命力量。如解散國家杜馬（即立法機關，當時波爾什維克會利用國家杜馬這個講壇，以便揭破沙皇政府底政策，維持和保存黨和群眾的聯系），加緊搗毀無產階級政治經濟組織，到處出動討伐隊；而苦工監獄、囚禁所和流放地則均為革命家所充滿。在這個時候，很多小資產階級，特別是知識份子，因害怕沙皇政府的追究而離開了黨（當時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

在這樣反動年月，革命黨應當有組織有計劃的退却，以便保存力量重新向敵人進攻。而孟什維克（社會民主工黨內機會主義派別）當時倉惶退却，他們不相信有新的革命高潮之可能；並想取消和消滅革命的在當時認為不合法的無產階級政黨，而代之以一種絕對要在合法範圍內活動，甚至不惜以公然放棄黨的綱領、策略和傳統為代價。這樣，實際上就等於取消了黨，所以被稱為取消派。

以列寧為首的波爾什維克堅定無情地粉碎了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取消派觀點，勝利的團結全黨和工人群眾，堅持俄國的革命鬥爭直到推翻沙皇統治和反動的資產階級政權。

九 馬列主義關於黨的學說④

列寧在其名著「進二步，退兩步」中，曾「破天荒第一次在馬克思主義歷史中規定了關於黨的學說，說黨是無產階級底領導的組織，是無產階級手中的基本武器」（聯共（波）。黨史語）茲將其要點摘錄如下：

（一）馬克思主義黨乃是階級底先進的覺悟的部隊。因此，不可把黨和工人階級混淆起來。黨的任務不是把自己的水平降低到工人群眾的水平，而是提高工人群眾的水平到黨的水平。

（二）黨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部隊。黨只有當自己一切黨員都組織成爲統一的整個部隊……由意志之統一、行動之統一、紀律之統一所團結的部隊時，才能領導工人階級的鬥爭。因爲「無產階級在爲政權而鬥爭時，除組織而外，再沒有別的武器」。

（三）黨是高於工人階級其他一切組織的最高組織形式，黨是無產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黨的使命是去領導工人階級的其他一切群眾組織。降底黨的領導作用，就是削弱無產階級和解除其武裝。

（四）黨是工人階級先進部隊與工人階級千百萬群眾間聯系的體現，黨如果不與非黨群眾聯系，如果不增加這些聯系，如果不鞏固這些聯系，那麼無論它是怎樣優秀的部隊，無論它組織得

如何好，它仍還是不能生活和發展。

(五) 黨的組織是建築在民主選舉的原則上，是建築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上。

(六) 鐵的紀律：黨在自己的實踐中，如果要想保持自己部隊的統一，就應實行統一的無產階級的紀律，沒有這個條件，則黨的完整性和黨的隊伍的統一性就不能保持（詳見聯共（波）黨史第二章第四節）。

南斯拉夫共產黨在許多地方就違背了這些馬列主義關於黨的基本理論，例如：降低黨的領導作用，把黨溶化在非黨的人民陣線中，在組織問題上則以宗派主義、軍事領導代替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等。

十 馬列主義關於政黨對待自己錯誤態度的學說⑥

馬列主義黨對待自己錯誤的態度，乃是鄭重的進行自我批評。列寧說：

「一個政黨對於本身錯誤所抱的態度，就是最重要和可靠的標準之一，以審查這個政黨的態度是否鄭重和是否在事實上執行自己對於本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義務。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這錯誤之原因，分析產生這錯誤之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這錯誤之方法——這便是政黨底鄭重態度的標誌，這便是政黨之履行自己的義務，這便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群眾。」（左派幼稚病）

「無產階級政黨不怕承認……某些事情沒有做成功。在今天以前已經滅亡的一切革命政黨，其所以陷於滅亡，是因為自誇自大，和看不見自己的力量何在，而且怕說自己的弱點。而我們却不會滅亡，因為我們並不怕說自己的弱點，而且學習怎樣克服這些弱點。」（列寧在聯共（波）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的演講）

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

著者 劉少奇等

經售者 新中國書局

幹部學習叢書
第一輯

北平 天津 石家莊
鄭州 洛陽 開封
濟南 濰坊 佳木斯
瀋陽 長春 齊齊哈爾
安東 大連 哈爾濱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大連印造

